[illegible]

终于爱情

[illegible]

[illegible]

他只想做的那件事

[illegible]

[illegible]

腾讯、晋江、17K、起点中文网强力推荐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序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1）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2）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3）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4）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5）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6）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7）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8）
-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9）
-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1）
-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2）
-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3）
-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4）
-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5）
-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6）
-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7）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1）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2）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3）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4）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5）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6）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7）
-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8）
-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1）
-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2）
-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3）
-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4）
-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5）

-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6）
-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7）

序

夜色深沉，推开窗户，盛夏的空气夹着浓重的水汽扑面而来，一场大雨将夏夜的燥热浇得凉意透心，本是个让人感觉舒缓的大好夜晚，却有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心情烦燥得如那一片此起彼伏鸣叫不已的蛙蝉声。

曾雨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一向冷静自持的哥哥怎么会一身风雨地冲进她的房间里来，怎么会不顾忌他们之间的身份与关系，将满心莫名的她一把搂住。

他啊！

他忘了他是谁啊？他是沉稳内敛的高级法院优秀法官，他是她最漂亮同事的男朋友，他是跟她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十年的亲人！

平水起澜，晴空响雷，事情让她这段日子以来纠结于心的疑虑，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揭晓，但是这个答案，却让她惊骇不已。

引起她重新审视他们之间关系的那个事件，似乎是从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开始。只是当时，她意识一片茫然；只是事后，他表情仍旧若无其事。那晚之后，她假装迷糊地观察试探，他不动声色地默然配合。只是在她以为他与他女朋友的好事将近时，在她以为那一切都只不过是她的臆想猜测时，他为何又气急败坏地将事情来了一个回环大逆转，让她的思绪不得不重回到那夜，思考自那夜起这段日子的点点滴滴。

她与他已不同于以往那样淡水无澜的感情，从何时何事起，开始脱轨的……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1）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并不一定是爱情……

虽是初夏，可是这一年的夏天，阳光比往年同期似乎要热烈得多，正午时分，地面一片雪白，灼得路人眼睛总是难受地半眯着。曾雨撑着遮阳伞，汗水潸然地走在林荫道下时，才感觉到那股灼热稍有缓解，视线得以拉远时，就已经看到林荫路的尾端，那幢老房子，被她亲手栽种的植物包成了一个绿色的小城堡。有首歌唱道“每个家就是一座城堡”，十年并非弹指间，她自己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她一直并不当作是家的地方，也成了她的城堡。

曾雨回到家，换了鞋就直奔厨房，开了冰箱门先找着了水，咕噜咕噜地灌下一大杯。曾妈妈在厨房里切着菜，看着自家女儿牛饮着冰水，顿下手里的动作，直唤道：“慢点，慢点，这么喝要出毛病喽……”

一杯水下肚，曾雨长吐一口气，感觉痛快极了，手却未停地继续往杯子里筛水，又倒了大半杯水，将玻璃茶缸又放入冷藏室，才放慢了速度继续啜饮。韩爸爸正在炒血鸭，侧头笑着看了曾雨一眼，道：“丫头，累坏了吧。”

“嗯，又累又热又渴，这么大热天的，我们领导还让我下乡去测量，涂防晒霜当涂墙一样都不顶用。”

“你才工作呢，要少说多做，可不能喊苦喊累了，领导会不喜欢的。”曾妈妈自曾雨上班以来，每天都将这句话要重复一遍。

曾雨一边洗手一边乖巧地点头，知道妈妈是这个样子，你不乐意了，她还是会啰唆。

韩爸爸将血鸭装好盘，唤道：“丫头，把菜端桌上去，我再炒个青菜，你摆个碗筷，喊你哥吃饭了。”

曾雨应了声，可那心里突然就别扭了起来，抬头朝楼梯口的方向望去，经过一个上午平复的心情，突然又忐忑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盘炒得喷香的血鸭上桌，曾雨边走边喊道：“哥，吃饭了。”

曾雨向来只当着父母的面，才会叫韩孟语哥哥，平时，他们都没有什么交集，继兄继妹的，何况韩孟语大自己五岁，曾雨一直觉得韩孟语总是将她当小屁孩一样看待，即使她已经大学毕业且出来工作了，她也总觉得在他眼里，自己像个青涩小果子，不起眼地长在背阴处，他不屑一顾。

他们之间横亘着的隔阂，似乎并不仅仅在于那五年的年龄差距，更多的可能是他对她十年来的印象，在某个相识之初，便已根深蒂固。

她一度以为他对她这样的小青果是嗤之以鼻的，可是，她在这样认为的时候，却不曾想到……

曾雨十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爸爸抚养妹妹曾媛，妈妈抚养她。当时她多伤心呐，天天怨父母，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好端端的，说离就离了。直到她十二岁，母亲再嫁，她作为拖油瓶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那种怨恨的心情便转换成一种排斥的情绪，继续存在着。

她知道母亲另嫁，与父亲复合的希望完全破灭后，在初进入那个家庭时，她觉得自己已经钻进了死胡同，愈加怨恨。于是，她将那股子怨恨转化成敌意，转嫁到继父跟继兄身上，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她都不搭理继父跟继兄的。只是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觉得母亲过得很开心，继父对自己和蔼又关怀，才渐渐放开了心，真正融入到这个家庭中。

即便这样，她与这个哥哥还是有隔阂。记得很久以前某个阳光甚好的午后，十二岁的她，往十七岁的他的鞋子里倒过墨汁，干坏事的瞬间极有快感，可是完事一转身，就看到了立在书房门口的他，将自己的行为已悉数纳入眼底。

虽然他没有责备她，也未向父母告状，但是曾雨就是觉得他们之间的隔阂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并非十年时间不能消除那一件芝麻大小

的事，而是她那小肚鸡肠的行为一件两件三四件针对他而实施后，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之于韩孟语，就是一个小气、报复心盛的继妹。

她不知道从何时起，又因为何事，会让他对她产生不一样的情愫来，她昨天晚上迷迷糊糊地想了一夜，上午测量的时候顶着大太阳，都晒不化脑子里盘旋不散的思绪，这件事让她十分地纠结，她蹲着，站着，就连坐在公车上都在想，韩孟语那么样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对自己存了“非分之想”呢?

韩孟语从楼上缓步下来时，正好看到曾雨在啜手指上的汤汁，她的唇落在她的指尖上，柔软红润。

曾雨看韩孟语一如往常的优雅沉稳，连低头躬身洗手的模样都慢条斯理，硬生生地将自己那份小慌乱也掩藏了起来。他的一如平常，让她以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似乎是那南柯一梦，醒来后，他韩孟语还是她那肃穆成稳、高不可攀的继兄。

当然，她也从没见过他火急火燎或者粗暴无礼的模样，有的时候，她甚至会觉得他跟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实在是件不搭调的事情。怎么说呢，就像继父与母亲，在她看来其实也不那么适合。继父是一个较有修为的人，属于斯文温吞的老好人那?，而母亲性子就十分的急躁，是那种喜欢八卦家长里短的热心人，父母这样一动一静的性格能走到一起，本就是一件不怎么搭调的事，现在各自的子女，不论在性格上还是在成就上，又相差甚远，这个再组合家庭，便总是让曾雨觉得虽然看似和谐，却又融而不洽。

曾雨瞥了一眼韩孟语，这个继兄，是让她感觉仍然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家庭的最大因素，很多时候，她觉得他不像是二十七岁，而像三十七岁，沉稳内敛得过了头。她能对继父放下成见，却还远远不能和继兄拉近距离。

摆好碗筷，韩爸爸的青菜也已炒好了，曾妈妈用毛巾包着电饭锅的内胆直接摆在桌上，曾雨与韩孟语按一惯的坐位，坐在韩爸曾妈的对面。韩孟语坐在曾雨上位，曾雨要添饭时，够不着电饭锅，她手一

伸，韩孟语便知道她想什么，便用毛巾捂着电饭锅端至她面前。曾雨以前总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才像是食人间烟火、有些人情味的家人。可是今天，她去接的时候，差点就将整锅饭都打翻，仅仅因为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用手指的指节扫了一下她的手背，她便神经过敏地抖了手，幸好他反应极快，才免去再做一锅饭的麻烦。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2）

曾妈妈免不了又是一阵教训，曾雨觉得自己在家里待久了，就老与妈妈的关系处理不好，妈妈总是喜欢唠叨她，不但唠叨她的不足，还在她面前不断地夸奖韩孟语。

韩孟语十八岁考入全国数一数二的政法大学，二十一岁毕业，二十二岁取得全国司法考试资格证，并在当年考入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十四岁任助理审判员，并在职读研，二十五岁被任命为审判员，今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官，成为最年轻的优秀法官。这些事，曾妈妈常对曾雨念叨不止，大有感叹为何曾雨跟韩孟语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以此表达对曾雨怒其不幸、恨其不争的态度。

曾妈并不是说心里有多么的不待见自己亲生的孩子，只是像寻常妈妈一样，教育自己的子女时，总喜欢用一个好的孩子去做比较，但这样往往适得其反，只能让曾雨与韩孟语之间越来越有间隙。曾雨本已觉得这个哥哥不易亲近了，现在更是觉得高不能逾，两人之间的互动便愈加少了。

在曾雨心里，韩孟语是与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条平行线，每天会见面，在同餐桌上吃饭，但是却没有交流，韩孟语那样的性格那样的职业那样的成就，于她来说都是鸿沟。人家说三年一个代沟，他比她只大了五岁，可是她却觉得他们之间似乎有十个代沟，韩孟语是那种和父辈们更容易相处的人。她大学毕业后，对韩孟语虽不像小的时候那样抱着一分怨怼，但是她跟他关系始终淡漠，表面上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称兄道妹的，事实上她自己心里最明白，她跟韩孟语，压根就是比较熟悉的陌生人。

之前，曾雨并未这么深刻地去分析过她与韩孟语之间的关系，她现在正是爱笑爱玩，觉得青春无限好，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的年纪，而且以前不是韩孟语在外地读书就是她在外地读书，毕业后回来上班了，才突然觉得自己跟这个哥哥的相处，已经形成固定模式，亲和不

了了。她不知道有多少人如同她的家庭这般，看上去和谐，其实在和谐的表象下，有着不曾被拉拢的疏离。曾雨常觉得用“貌合神离”这个词语来形容她与韩孟语，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她一直认为韩孟语也应当和她是同一种认知的，没想到，人心不可估测，现在他是怎么想的，她已完全琢磨不透了。

曾妈妈除了关心曾雨在单位里的表现外，还会关心地问单位里有没有年龄相当，又没有结婚的男青年。当曾妈妈再次在饭桌上提及时，曾雨竟会觉得身旁的韩孟语有着前所未有的强烈存在感，自己的回答突然变得难以启齿，思绪杂乱不已。

曾雨低声咕哝道，说：“有。”

曾妈妈眼神一亮，追问人长得怎样，什么职位，家里条件怎样，对曾雨有没有意思啊……

曾雨瞥了自己的妈一眼，还偷偷扫了一眼韩孟语，十分正经地说：“人长得很帅，普通科员，家里有房无车，对我的意思不明确，不过对他女朋友的意思很明确。”

韩爸爸闻言哈哈大笑，曾妈妈嫌自己女儿拐弯抹角地害她穷开心，剜了女儿一眼。韩孟语细细地嚼着米饭，一脸的波澜不兴，似乎对这个话题，他既不觉得有趣，也不想要参与。

“小雨现在还年轻，早得很，再说了，我们家小雨又乖巧又懂事，肯定不愁找不着好人家的。”韩爸爸说着开解的话。

曾妈妈又剜一眼韩爸爸，说：“女孩子不能拖的，拖过去一天，就不值钱一天。”

“妈，你要趁着嫁我，捞回养我的本吗？”曾雨端着碗，举着筷子，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妈。曾妈妈见自家女儿语中带怨，一筷子敲了过去，曾雨急急地闪开，就听着曾妈妈道：“说值钱不值钱，不是说我们嫁女儿卖不到钱，而是你以后在男方心中的地位，早点结婚是有好处的。”

曾妈妈对于自己女儿误解自己，很有成见，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顿饭的时间，曾雨觉得自己快被念得崩溃了，万分后悔自己将话题带得深入了。韩爸爸倒是听得津津有味的，觉得自己家的女儿转眼就到了可以嫁人的地步了，很是稀奇般。韩孟语一直在安静地吃他的饭，直到韩妈妈将预谋良久的台词搬了出来，说是某某某牵线，替曾雨寻了一个好青年，安排着相一次亲时，韩孟语才将筷子往桌上一搁，倏地站了起来。

曾雨仰头看他，才发觉那十七岁时细瘦的少年，不知何时长得如此高大魁梧了。

他的突兀，让全家人都有些莫名，他竟是丝毫未觉，笃着眉像是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中，韩爸爸出声询问，道："吃饱了？"

韩孟语才恍然回神，道是还有事，离去前，匆匆瞅了一眼正盯着自己看的曾雨，眉头又是一笃。

曾雨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他那突兀举动吓得蹦出来了，他离开后好一会儿，她还担心父母会不会听到自己那么强烈的心跳声，想必脸也已经红了，于是慌忙低头，胡乱地扒着饭。

她差点就以为他要说些什么了，幸好，他什么都没说。

"□实我觉得哥比我年长，应当比我早些考虑。"

曾雨这样跟父母说的时候，曾妈妈才将话题从曾雨身上转了开，韩爸爸倒是不着急的模样，曾妈妈热心地赶紧问曾雨的单位是否有适合韩孟语的女孩子。曾雨咬着筷子想了会儿，适龄的是有好几位的，这几位中，形象及素质能够匹配韩孟语的，可能一祺还行吧。

曾妈妈说："对你哥哥，你要多花些心思，好好地物色，自家人当然要替自家人着想啊，如果你说的那同事真的是条件不错，你就要想办法多讨好讨好，让人家哪天来咱们家玩玩。"

曾妈妈这样说的时候，曾雨就后悔了，后悔自己为了掩饰心思，多嘴地提出这么一档事出来，如今话说出口，徒给自己惹了麻烦。

事情在曾妈妈的再三命令下，应承下了。曾雨觉得自己有些骑虎难下，在心里不知道埋怨自己多少遍了，怪自己的一时多嘴，如今这事在妈妈的逼迫下不得不办。

曾雨权衡再三，觉得给韩孟语找一个优秀的女朋友，也许挺不错的。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3）

下午上班时，曾雨就偷偷拉了王一祺躲一边说悄悄话。王一祺比曾雨大上一岁，已经上班两年了，平时是特别招领导喜欢的人，难得的是她既招领导喜欢，也招同事喜欢，足见平时很会做人，而且王一祺念的学校比曾雨的学校好，家境也很不错，好像父母不是国土就是地税的。最重要的是一祺是她们单位的一枝花，模样身材都没得挑，曾雨常觉得能跟一祺比肩而立的人都需要有十足的信心，像自己这样的站她身边，就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将她那朵鲜花衬得更是华美丰硕。

王一祺显然是不需要别人介绍去相亲的，追王一祺的人从来没有间断过，曾雨不是不知道，她们常议论着王一祺办公桌上的玫瑰花，但平时一起聊八卦时，王一祺却又总是表示自己没有男朋友，送花的人都不是她的良人。

王一祺认真地听了曾雨的热心介绍，一直缄笑不语，曾雨看这姐们一直未变的笑容，心想她肯定对此兴趣不大，自己跟人家又不是很熟，冒昧地去给人家说媒，这下怕是人家心里指不定怎样笑话自己呢。

“我是没有问题，小雨你替我热心，我很高兴的，不管结果如何，多一个朋友是相当好的。小雨看什么时候合适让我跟你哥哥见面，你提前通知我一声，好让我不至于失礼。”

王一祺一番话说出来，让原本觉得希望不大的曾雨一下就将心情放松了下来，心里知道王一祺就算对这次相亲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因为不想驳自己的面子，还是应承了下来。这在她看来已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等于完成了一半，八字有了一撇。所以，一祺在单位里人缘那样的好不是没有理由的，曾雨觉着要是韩孟语错过了这么好的姑娘，那绝对绝对是韩孟语的失败。

当晚，曾雨就屁颠屁颠地跑回家，跟妈妈及韩爸爸汇报了自己首次牵红线的进度。曾妈妈笑得一脸的高兴，韩爸爸也乐呵呵地听曾雨对王一祺赞不绝口，只差掏心挖肺地证明王一祺有多么多么的好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除了韩孟语，一家人都算计着如何跟韩孟语提出第二天让他相亲的事。之前，一家人有商量过，凭韩爸爸对自己儿子的了解，觉得韩孟语可能对这样的事情会排斥，认为这事由曾妈妈提出，会比较容易。因为韩孟语从没有驳过曾妈妈的面子，反而韩爸爸有的时候说的事，他觉得不妥时，会不予理会，但是曾妈妈一旦提出来，韩孟语鲜少会直接拒绝。

而曾雨虽然觉得这件事她初步完成得不错，可是对于接下来，她却戚戚然，十分地担心紧张，一个晚上都在观察家里每个人的表情情绪，一副草木皆兵的模样。

大家在饭桌上先拉扯些家常，韩孟语也一如既往专心致志地进食，等到曾妈妈正式地跟韩孟语提出相亲一事时，韩孟语半天没反应过来，然而反应过来后，第一动作就是扭头神情怪异地瞅曾雨。

曾雨被他瞅得背颈发寒，挺了挺脊梁，咽了咽口中的食物，咬着筷子就不知所措了。

韩孟语收回睇视曾雨的目光，转而看了看自己的父亲，又看了看曾妈妈，曾妈妈一个劲地在跟韩孟语说王一祺如何如何的优秀，仿若自己见过一般，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

最后，曾妈妈带着十分的希冀，小心翼翼地征询着韩孟语的意见，问："明天，让小雨叫上王小姐，来咱家吃个饭，你先看看，行吗？"

看着韩孟语不甚愉快的脸，曾雨突然就觉得自己抖擞了一下，一家人都在等着他的回应，他的脸色却让人愈等愈觉得萧瑟，曾雨已经能想象他脱口而出的定是拒绝了，却未料到，他却略显僵硬地点了点头。

低气压一过，曾妈妈继续噼哩叭啦地说着她对这次相亲抱持着怎样的乐观心态。曾雨放下快被自己咬断的筷子，偷偷地吁了口气，在心里揣摩着韩孟语真正的想法。她认为结果可能不怎么乐观，韩孟语明显的不情愿，但毕竟，他应承了啊，只要他应承了，就是还有希望，没见面以前，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说不定两人一见钟情了也未必，毕竟都是优秀的人。曾雨继续缓慢地扒着饭，偶尔偷瞄一眼韩孟语的侧脸，她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虽然去撮合他不是她的本意，可这不，这不她也混乱着嘛！

不管他心里怎么想，曾雨是觉着，明天的相亲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不知道为啥，曾雨就是觉得王一祺跟韩孟语的气质相当地配，两人的形容相貌才干内涵，无一不合，他们俩要站一块，叫做那个啥，相得益彰？不对，相敬如宾？呸呸，更不对，反正，就是人们说的，一看就有夫妻相，配得很，天作之合！

想出了一个贴切的形容词来，曾雨含着筷子不知不觉地就将笑容溢了出来，不期然一侧头，看着韩孟语又用那怪异的眼神盯着自己瞧，便收敛了些，呼呼噜噜地扒着饭，碗一见底，曾雨便将碗筷一扔，抢白曾妈妈道：“谁吃最后谁洗碗。”

说完，一哧溜跑楼上自己的房间，躲是非地上网?。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4）

网上曾媛在QQ上抱怨说她的男朋友如何如何不体贴她、对她不关心，曾雨嘲笑说他们那些小朋友，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个个都是在尝鲜而已，没点经济基础，就男朋友女朋友的，都是伪爱情，成事的概率太小。

曾媛不满意姐姐给自己泄气，小女生总觉得爱情是美好的，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它有着不好的论断，气呼呼地发了几个狂轰滥炸的表情后，就下线了。曾雨看着炮兵叼着根烟，拿着机枪在屏幕上不停扫射的QQ表情，哑然失笑，觉得自己也就比曾媛大两岁，却总觉得自己跟曾媛有了代沟。也许是她自己的爱情观有问题，她觉得自己的眼光比起曾媛来，成熟太多，也现实太多了。而她老以长者的身份在教育妹妹，两人似乎越来越说不到一块儿去了。

“环境啊环境。”曾雨对着电脑屏幕大叹，有着韩孟语这样的家庭成员，自己想轻浮一点幼稚一点，都不行啊，她得随时让自己看上去成熟稳重点，以免被他暗地里取笑。今天她那牵线的举动，在她后来仔细斟酌一番后，还是觉着自己又过于轻率了，她每每想起他那怪异的眼神，就浑身不对劲。事实上，对于昨天的那件事，她也不知道究竟该不该多想，或许是个意外，或许是她意识不清的一个幻觉，今天自己处处留心观察了他，他那一如往常的模样，什么暗示明示都没有，想想自己看着他还会脸红一下，而他连个眼神波动都没有，恁他再内敛过头，也不会真淡定到这种地步吧？她觉得自己昨天就是做了一个梦，一切来自于她怪异的幻想。

虽然她胡扯乱扯的，把他扯进相亲事件中，但是可能也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处理方法，事情干到了这种地步，不得不去做完。曾雨拿手机拔了王一祺的电话，在电话里约王一祺明天来家里玩，电话还没讲完，就听有人敲自己的房门。匆匆挂了电话，曾雨扯了扯身上皱巴巴

的衣服才去开门，她猜是继父找她，因为曾妈妈从不敲她的门，总是直接冲进来，而韩孟语几乎没有进过她的房门。

曾雨打开门时，有些小小的诧异，诧异过后就是忐忑，门外高大的韩孟语差点将她的房门口堵了个严实。曾雨仰头看他的面容，突然就觉得极有压迫感，心脏突突地跳得不正常，莫名其妙地就红了耳根子，不由自主地退了退，视线落在了他的唇上，然后悄悄地吞了口口水，问："有事？"

韩孟语二话不说，直接就进了她的闺房，曾雨一时觉着不妥，在露了胳膊的睡衣外，又披上了一件外套。

韩孟语不客气地巡视了一圈曾雨的房间，女孩子的房间，总有一股子馨香，即便在他看来，曾雨的房间凌乱了些、邋遢了些，却仍然透着股明显的女人味，梳妆台上的那些瓶瓶罐罐，床上堆的那些毛绒布偶，电脑旁边摆的小小盆栽，都与他房间的摆设迥然不同，他似乎是第一次这样正式地走进她的房间，也是第一次如此坦然地打量她的房间。

待韩孟语寻了把椅子坐下，曾雨便也随意地盘着腿直接坐床上，觉得这样坐着又有些别扭，顺手又捞了一个抱枕，抱在胸前。她不知道韩孟语这个时候这副神情来找她，是来兴师问罪的，还是打探虚实的，又或者……单独面对他的时候，曾雨就是感觉到拘谨，极不自在，明明相处了十年了，仍是觉得他对自己，有着一种威慑的影响力。

可能法官都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吧，不然像他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何让人信服，如何压得了阵?

"中午明明是在讨论你相亲的事情，怎么到了晚上，就变成我相亲了？"法官大哥言语平缓，可曾雨就是听出了责问与不满。

曾雨讨好地哂笑，想了很久，欲言又止。

"一祺是真的很不好……"她想说很不错，又想说很好，于是话一遛出口，就变成这样了，于是慌忙改口道："不对，是很不错，是我们

单位最漂亮最有人缘的女孩子……”最后那一句话，在韩孟语渐硬的目光下，竟渐渐消隐了去，似乎没了底气。

曾雨瞅自己的屋顶，瞅电脑屏幕，瞅地板，瞅墙上的画，实在没得瞅了，仍是不敢瞅韩孟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就是觉得韩孟语的眼神似有带电，让她不敢迎视，而自己在他的逼视下，似乎连汗毛都根根竖了起来。

受不了相视无语这样的尴尬静默，曾雨继续劝道：“反正你也没有女朋友啊，明天见见吧，说不定她就是你的有缘人呢。”

“有缘人？”韩孟语的面色，隐隐地蕴含了些微怒意，脸色青灰得让曾雨觉得自己快要缺氧，但是最终，他只是拧了拧眉头，道，“你小说看多了。”

“那你找个人谈谈恋爱，总没有损失啊。”曾雨长吁一口气，忍不住地撅嘴，继续道，“而且明天你只要下班回家，像往常一样就可以了，又不会很麻烦。”

韩孟语闻言，突然气焰又涨，瞪着曾雨半天，唇都快抿成一线了，曾雨一愣，那种似梦非梦的幻觉又在心底作祟，恍神间，就见韩?语倏地站了起来，光线投在他的身上，将她的整个身影都笼罩在了他的阴影之下，曾雨只觉得自己的小心肝儿一抖，就听韩孟语不带温度地道：

“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麻烦，可是往往就会往麻烦的境地发展，希望你今天的行为不会让你日后觉得十分麻烦。另外，你怎么就确定我没有中意的人？”

“呃？”曾雨挺直背脊，十分地惊讶，韩孟语会有女朋友？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她为那事，一夜一天没有平静过，看见他就连汗毛都进入备战状态，可是他却说他有中意的人！

韩孟语在她过分惊讶的睇视中，起身步出了她的房间。

他是用来推脱的吧？哪像啊？他哪像有女朋友啊？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5）

曾雨在他将她的房门阖上后，烦恼不安地咬着手指甲，痛苦地思考猜测着，他中意的人，他中意的人，不会吧……

烦恼地将怀里的抱枕往床上一摔，不管了不管了，不管这是不是他用来推脱的借口，反正他答应了明天要相亲的，无论他到底意欲如何，明天一定得见面！曾雨觉得，自己多管闲事了也好，瞎折腾了也好，说是为了保护自己使的一个障眼法也好，以后这事要真的变成她的麻烦也好，她搬起的那块石头，明天定是不能砸了自己的脚。

第二天曾雨将王一祺往家里拉了去，曾妈妈与韩爸爸老早就在家里候着了，见了王一祺，也是乐得眉开眼笑的，觉得自己家姑娘推荐的人，确实是不错，看上去与韩孟语，配极！

韩家是见天占地的小低层，在市里到处是大楼盘鸽子笼一样的居室，能拥有这样独门独户带个小院落，前可种花后可种菜的房子，已是难得了。这房子是韩爸爸早些年单位里房改时半分半买的，后来儿女都大了，没有负担时，又翻新扩建了，房子在老市委大院内，大院内有好几株百年以上的大榕树，一年四季都遮天蔽地地将大院拢得葱郁青翠，一条从大门通往家属住宅的小道两旁种满了法国梧桐，环境安静悠然，很适合居住。韩家前后都有些土地，曾雨在前面种了些花，韩爸曾妈在后面种了一些蔬菜香料，前年翻新扩建后，曾雨觉得这房子越来越有遗世小屋的味道了，她在屋前种的三角梅、爬藤蔷薇，怒放时，姹紫嫣红的，她常常就觉得自己的家在外观看上去就是梦中小屋，十分符合她的少女情怀。也许，她融入这个家庭，跟她爱上这栋房子，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一祺来的时候，正是蔷薇开得最盛的时候，她显然也极是喜欢，在屋外大大地赞叹了一番，少女情怀总是诗，曾雨觉得王一祺再矜持再优雅再风度万千，也还是跟自己一样有些少女情怀的，不由地觉得跟一祺的距离有所拉近。

大家在等韩孟语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拉了一段极长的家长里短，特别是曾妈妈，将韩孟语说得那是连曾雨都觉得世上罕有了，她在没听妈妈这么一总结一宣扬之前，居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发觉，身边摆了韩孟语这么一个活的宝物。

曾雨不知道曾妈妈的这一番加强型的宣传，会不会引起王一祺更大的兴趣，但自从昨天韩孟语那将明未明表露出来的意思，她倒是希望王一祺对韩孟语没太大的兴趣，省得到时候神女有心，襄王无梦，她还弄得两面不是人。

幸好，王一祺在听了曾妈妈过分夸张的言辞后，表露出来的微笑一如初始，阿弥陀佛！人家王一祺是谁啊，什么样优秀的男人没见过，韩孟语又如何？不就是一木头吗？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韩爸爸叮叮咚咚地做好了晚饭，炒了一大桌丰盛的菜，时针已指至七点，新闻联播都开始了，男主角仍未出现。

曾雨又不满了，埋头使劲地给王一祺削水果，添茶，生怕怠慢了，曾妈妈跑去拔了好几趟电话，当着王一祺的面不好说，打着马虎眼说韩孟语正忙着，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菜都炒齐了，新闻联播播完了，大家在看天气预报时，门开了，一身夏装制服的韩法官略显疲态地出现在门口。

韩孟语不是不知道这一屋子的人都在等他，但是乍见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望向他，他还是愣了一下，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曾雨那张明显抱怨的脸，她的那双眼里，盈盈的，全是对他的不满。

韩孟语想笑，掀了掀唇角，又忍住了。转移了视线，他冲家里的生客，扯了抹笑意。

王一祺轻浅地冲韩孟语回着笑，曾雨见两人对上了眼，视线来回巡视，转头瞅曾妈妈，见老妈笑得特别的贼，似乎特别看好这次的见面。

因为男主角的出现，场面又闹腾了起来，大家都围着餐桌坐好了，为了撮合那一对儿，曾雨主动将自己的位置搬到桌尾，韩孟语跟

王一祺一落座，那气质那姿势，默契得竟似浑然天成，就仿若天生一对。曾雨一时看得有些傻了，她长这么大，就没见过初次在一起就能让人觉得这么合衬的一对人儿，这明明是她家，可自己落座一边，就仿佛是陪王子公主进餐的丑小鸭，莫名地，自己竟因为这种落差，而有些微的自卑。

曾雨觉得自己小心眼了，因为一大家子中，就她自己有些不入格，曾妈妈与韩爸爸自然得很。韩爸爸乐呵个没停，曾妈妈则是倒豆子般说个没停，还连带地不断挟菜，曾雨看着妈妈将鸡腿鸡翅分别挟给了王一祺跟韩孟语，一时间就有些堵，她当然不是因为她想吃那鸡腿鸡翅，也不是因为母亲一时只将注意力投在那一对人儿身上，她只是觉得……

微微拧起眉，这还真不好形容，她感觉自己突然成了这个家里的一个陌生人了，韩爸曾妈加上韩孟语王一祺，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自己，也许某天因为嫁人等原因，最终会被从这里剔除出去。

?拍死！趁人不注意，她用拿着筷子的手磕了磕自己的头，都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啥时候这么乱了，啥都乱想，明明自己想促成好事，却又在莫名地斤斤计较。

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曾雨，韩孟语有注意到，于是将曾妈妈挟入自己碗中的鸡腿挟起，越过一祺，放到曾雨的碗中。

曾雨看着自己碗里的鸡腿，先是一愣，她刚刚真没想过要吃这个，虽然她曾经因为妈妈将鸡腿挟给韩孟语而发过脾气，但她这会儿，真没想过要吃它，她只是突然觉得有一点点吃味。

韩孟语看曾雨敲自己的头，知道她定是又在懊恼着什么，她常常如此，那是她的习惯性动作，一旦觉得自己没做对没做好或者胡思乱想了，就会敲自己的头。

韩孟语看在眼里，顿时觉得心里一松，不由自主地想笑，莫名地冲着身旁的人扯了个淡薄的笑容来，却没想到被她接收个正着，看到王一祺眼里一闪而过的光芒，韩孟语不着痕迹地敛去了笑容。

一顿饭吃得前所未有地久，韩孟语跟韩爸爸喝了些小酒，没想到王一祺居然也有些小酒量，未邀先敬地喝下了四杯，那可是56度的白酒啊！曾雨看得咋舌，她一杯都挡不住，可一祺喝下四杯，居然一点事都没有，难怪领导都喜欢带着她去应酬啊。

连韩爸爸也乐得赞不绝口，说一祺这闺女，既内秀又豪气，以后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曾雨看韩爸爸满面通红乐得直合不上嘴的模样，不由自主地又检讨自己，自己咋就没让继父这么开心过呢？不就陪一杯小酒么，自己怎么就没陪他喝过呢？

目前看来，父母长辈对王一祺是满意的，就看当事人自己了。曾雨想，如果韩孟语那句有意中人的话不是真的，而是为了敷衍她的话，那么，他应该对王一祺也会存有一定的好感的。曾雨对此十分地有信心，在她看来，王一祺斯文美丽，举止得体，明明自身条件很优越，还十分地谦虚低调，哪不好呢？曾雨睨了一眼韩孟语，她试图猜测韩孟语会挑剔什么，未料到韩孟语不知为什么，竟侧头睨向她，曾雨一愣，就感觉自己浑身一激，像过了电般，于是慌忙别开视线，低头就在心里咒骂了起来，祸害祸害，他简直就是一单身公害。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6）

王一祺离开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曾雨贼笑着说太晚了，一定得有人送送，韩孟语明显知道她的意思，也不说什么，拿了钥匙就领头走了出去。

一祺也很聪明，不扭怩不推却，在曾妈妈韩爸爸絮絮叨叨的叮咛嘱咐下，一步三顾，最终还是快跑几步，跟上了韩孟语的脚步。曾雨跟父母看着两人在路灯下并肩而行，又是一阵喟叹，那个子，那身形，连影子，都真配啊。

曾雨收拾好残羹洗好碗，再将房间打扫好，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湿着头发从浴室里出来时，韩孟语刚好到家，韩爸曾妈已经回房睡去了，足见他们这一送，送得绵长，曾雨顶着块毛巾，跑上前去问问情况。

“你送一祺到家了？”

“嗯。”

“送了这么久，聊挺多的吧？”

“嗯。”

“一祺很不错吧？”

“嗯。”

曾雨一听，马上乐开了花。

“比你中意的人要好吧？”

韩孟语停下不经意的动作，肃容正对着曾雨，字字铿锵地道：“比起我中意的人，那可是好太多了！”

曾雨的脸一僵，他怎么一脸的不对劲？他在说反话？不至于啊，一祺是真的好啊！

曾雨看他进了他的房间，一会儿，拿了换洗的衣服，进了浴室，看来已不想再跟她交底细谈，那，人家要是明天问起他的感觉来，她要怎样回答啊？

曾雨想了一宿，第二天上班见到王一祺时，就先发制人，直接去问王一祺对自己老哥的感觉如何。

王一祺啥也没说，只是一笑，那一笑，就让曾雨觉得百花盛开，春回大地，那份心思在那一笑中，已全然明了。

“我哥说，对你的印象很好啊。”曾雨乐颠乐颠的，觉得如果韩孟语要是对王一祺的印象不好的话，都对不起人家那一笑了。

当然，韩孟语说比他中意的人要好得多，她只是修改了一下原话，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细枝末节，意思还是差不多的。

最重要的是，一祺听了这话很开心，一祺开心，她便也开心，父母也会开心，当全家人都开心时，韩孟语肯定也开心！然后，当韩孟语的心思都花在一祺身上时，不管那晚是意外还是幻觉，便都不重要了！

下午领导让曾雨去对西郊那块地进行测量，那块地的旁边正规划着开通一条二级公路，连接这条公路的是新的火车站，被规划的公路两侧的土地属西村集体组织所有，在公路规划文件还没下达之前，不知道谁得到了消息，用了些非法手段从西村那购了大片的土地，后来被查了出来，虽然犯事的人被抓了，但是那一片土地已经分割出售了，最让领导焦头烂额的是，买地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大到政府官员，小到菜市商农，这些人都看好了土地升值潜力，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退回。不是权大施压，就是死硬的钉子户，天天闹着，互相较劲嘶咬着，小户的拿大户做比，谁都不肯将地交还。

于是曾雨她们就忙坏了，上面出个通知出个命令，她们就顶着大太阳跑去测量，要不就是绘制现场图，今天领导又说要去测量，是因为上面下了硬命令，为了保证二级公路的工程顺利进行，政府与购地者各退让一步，让原先被倒卖的土地划出二分之一出来，被划去的那二分之一，一部分作为保证公路两旁的人行及绿化，一部分归还原集体组织。购地者就算觉得再亏也没办法，谁让他们参与投机倒把的行为。

所以，曾雨她们苦兮兮地往自己的脸上死命地涂防晒霜，戴上大沿帽，硬着头皮往烈日下站。

一个下午晒下来，曾雨觉得自己的防晒霜及大沿帽都对阳光毫无抵抗力，因为一掀短袖，便可看到袖沿处，黑白分明的皮肤，脸上更是火辣辣的，尘土蒙了满面，又被汗水一裹，自己都不知道那张脸再这样折腾下去，会不会快速老化。

回到办公室时，已经快下班了，王一祺接过曾雨递过来的数据，笑得清爽干净，被空调吹了一天的身子，清凉无汗，她一转身，裙裾翩翩，曾雨对着她的背影哀嚎出声，领导对下属有明显的偏颇啊，人家王一祺娇美如花，她曾雨难道就不是花么?

曾雨牛饮下好几杯冰水，直到觉得食管都要抽搐了，才作罢。她想想自己比起王一祺来，确实差很多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才去跟她比呢，再说了，指不定某天，王一祺还成自己家里人呢，有啥好嫉妒的。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7）

她跑去洗手间洗了把脸，收拾收拾脸面，才准备回家。一祺在她打算出办公室时，才从电脑面前抬起头来，道："小雨，今晚有大片上映，我搞了两张票，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看大片？这好！关掉室外的热气腾腾，曾雨又乐得跑回到一祺的桌边，心想着好人总有好报，自己对人家热心，人家总晓得回报，还请她看大片。

一祺从抽屉里找出票来，递给曾雨，曾雨一看片名，兴趣突然减了一些些，这片是新上映的没错，可是是她不大喜欢看的灾难片。曾雨就喜欢看搞笑片或恐怖片，哪种白她爱哪种，向来不看伦理剧与社会剧，历史剧也不看，灾难片不是不能接受，只是在极度无片可看时，才会耐着性子看。王一祺请的这场电影，网上的口碑很好，只是曾雨就不好那一口。不过也没关系，在影院里看这种片子很震撼，而且自己老被领导说还得锻炼一下心理素质，看这样的灾难片容易发人深省，对锻炼心理应该是有帮助的吧。而且人家的一番好心，自己在这挑三挑四的，太不利于和谐了。

最最重要的是，这家影院是全市环境最好的影院，一祺还订了情侣专座的包厢，情侣专座啊，曾雨从没在情侣专座看过电影，据说免费送可乐及爆米花哦。

一想到灯光暗、音效美、画面震撼、可乐和爆米花，曾雨的心情就High了起来，就算是看社会历史伦理剧，她也会去看啊，光进去感受一下气氛，都很值啊。

递过票，一祺见曾雨乐得跟什么似的，也扬个笑来，在曾雨打算离开时，她刻意提醒道："是情侣专座哦。"

曾雨将票揣进衣兜，回头笑得无邪，道："明白。"

她明白啥了？

她啥也没明白！

发香肤美娉婷倩姿的王一祺在大海报前，等来了T恤马裤的曾雨时，她就知道，曾雨啥都没明白。

王一祺的兴致已大大低落，曾雨却犹不自知，挽着王一祺的胳膊，就往影院里冲，看影片的过程，完全就是曾雨咋呼的过程，时而哇，时而啊，时而将可乐罐捏得噼啪响，时而惊恐万状地缩成一团，王一祺想，她就差没在宽大的红色沙发上蹦了。

“简直是颠覆我的想象啊，原来灾难片，一定要去影院看才能感觉到震撼啊。”从包厢出来，曾雨还未从影片中的大场面回过神来，跟王一祺随着人潮向影院门口走去时，仿若踩在棉花包上，一切都不够真实。

“那个地壳运动啊，那个海啸漩涡啊，那个电闪雷鸣啊，那个飓风暴雨啊，整个城市啊……”人的心灵一旦受过飓风般的震撼，总会想要发泄些什么，好让心灵少承受些负荷，曾雨的发泄方式就是说话，不断地感叹。

“啊，狂风，啊，闪电，啊，下雨了……”原本燥热的夏夜在电影散场时，突然地电闪雷鸣狂风骤雨，曾雨觉得这太邪门了，刚刚经受过一场心灵的洗礼，现在要经受一场身体的洗礼吗?

夹着水汽的风吹得久了，身体的感觉就从凉爽变成了冷意，原本想等雨停的观众看着越下越大的雨势，都有些不耐了，不断有人冒着大雨冲了出去，转眼就消失在一片水汪汪的光影斑澜中。出租车还没停稳，就有人抢先一步叫了去，曾雨跟王一祺在人群里望天望地，希望能成功拦截到一辆出租车。

曾雨终于想起了，她还可以电话求救，捣出电话来，才发现手机仍然关着机，开机时，曾雨扬着一抹暧昧的笑跟王一祺道：“我让我哥来接我们。”

王一祺也笑，在曾雨低着头拨号码的时候，王一祺看着密密的雨幕，浅浅地浮上抹算是欣慰的笑来，这一个晚上，总算是让人还有些期待。

曾雨不会贸然要韩孟语替自己做些什么的，她以前几乎没有开口让韩孟语帮过自己的忙，所以现下她拨的是家里的电话，并不是她不知道韩孟语的手机号码，而是她觉得凭自己的缜密分析，不管是谁接的这个电话，来接她们的，都一定是韩孟语。

王一祺侧耳听见曾雨在有人接起电话后，十分高兴地说："妈，我跟一祺看完电影遇上大雨，回不去了，你来接我……"

王一祺那原本满是期待的心就那么低落了下去，然而曾雨挂了电话，却一脸嘻笑地转向她，用明显的暧昧语气道："放心，等会我哥就会来了。"

"咦，你不是让阿姨来接我们吗？"一祺觉得自己有必要装得淡然些，面对太过单纯、毫无心机的人，自己也应当尽可能地显得"纯白"点。

"我用了一点小心机的，要是平时我让我妈来接我，我妈肯定自己来，可是我说我跟你在一起，我妈就知道怎么回事，肯定会让我哥来。"曾雨很乐，觉得自己十分聪明，跟王一祺说这话时，完全没有顾虑到王一祺会不会从她的言语中，觉察出她与韩孟语怪异的互动来。

王一祺并不知道韩家是一个再组合家庭，两兄妹不同姓，她也当作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随父随母，各执一姓，去韩家时，人家没有主动提及，她自然也不好追问，但是如果一个妹妹不会直接向哥哥撒娇或提出一些正当的要求来，就让她奇怪了，感觉韩家的关系，似乎不如她所看见的亲睦。

但是王一祺的想法，也就到这里为止，她更多的心思已转移到了要如何面对即将出现的韩孟语身上去，身旁曾雨的一些碎言碎语，一时半会地都进不了她的耳，来来去去的每一辆车，都成了她视线的焦点。

曾雨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王一祺觉得自己的心脏突然就跳漏了一拍，曾雨接听了后，就不断地引颈张望，一边嘀咕着："哪呢，哪呢……"

王一祺也四处张望，却是曾雨先发现了韩孟语，冲着某个地方使劲地招唤，王一祺往那个方向看去时，刚好看到韩孟语撑开伞从车内下来，在溅满雨花的街道，步履稳健地朝她们走了过来。

我心目中的男子啊，温文俊雅，卓尔不群，于大雨滂沱中，不显狼狈，于千万人群中，尽显风采。

韩孟语步上影剧院的台阶，在她们的身边收了伞，曾雨仰头看他，他的肩头发梢沾了些雨水，在灯光的映照下，光光点点。

“冷吗？”韩孟语在拍去肩头雨水时，向两位女士询问。

“不冷！”曾雨与王一祺同时脱口而出，然后两人又飞快地噤声，曾雨突然就察觉出三人间的尴尬因子，于是又咋呼道：“一祺肯定是冷了的，她穿着雪纺的衣裙，多薄啊。哥，把你的外套给一祺披披。”

韩孟语低头别有意味地瞥了曾雨一眼，将手里的雨伞向她一递，曾雨乖巧地接过，抬头就看见韩孟语乖巧地听着自己的话，动手脱他的外套。

王一祺抱着双臂，直唤：“不用不用。”

曾雨看她明显地打了个冷颤，一阵的愧意，嫌韩孟语动作不够快，催促道：“快给披上，看把人家冷的。”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8）

王一祺披上了韩孟语宽大的黑西装，是真正感觉到了一阵暖和，拢一拢，就闻到了似有似无的淡香，他定是在出门之前，沐浴过了。

韩孟语撑开伞，冲王一祺淡然一笑，道："我只有一把伞，王小姐请稍等。"

说完，他的手拢住曾雨的胳膊，然后一拧眉，道："这么冰？"

曾雨其实在韩孟语搂自己的时候，是非常惊讶的，他们之间，似乎还从未如此亲密过。在他提出疑问的同时，他已移动脚步，带动着她往车子方向走了去。

走出好几步，就听到雨水打在伞面上，一阵嘈杂，不一会儿伞骨的滴水就连成了线，曾雨小声地说："只是胳膊有点冰，其实我一点也没觉着冷。"

她说完，身旁人又搂得紧了些，像是要给她温暖般，又状似她的错觉，可能其实，什么都没有。

曾雨执意要坐后座，将副驾驶座留给了一祺。

在韩孟语第二趟去接王一祺时，王一祺原本期待满满的心，被自己细腻的发现，又搅得低落起来。韩孟语很是体帖地将雨伞尽量往她的方向举，但是他与她的距离，却与之前他与曾雨间的距离，多出了一条手臂的宽度，而且他将这个宽度，一直维持到将她送了汽车的后座。

曾雨看到韩孟语不解风情地将一祺塞入后座时，语噎了半天。

他这到底是不解风情还是对一祺没有意思呢?

一时间，车内没什么言语，曾雨觉得气氛不对，开始大肆向韩孟语宣讲她对今晚电影的观后感，韩孟语听着曾雨的聒噪，注意着路况，雨刷器来回扫得频繁，曾雨见两主角都不说话，自己的行为倒是显得白目了，于是引着一祺也说话。

“其实我挺少看灾难片的，我都是看周星星的电影，看他的特别轻松好笑，下次我们看周星星的吧，一祺。”

一祺笑了笑，轻声道：“我的笑点太高，一般的影片难得逗我发笑，所以每次和朋友去看搞笑片，在别人都大笑的时候，我老觉得情节太过幼稚，怎么都笑不出来，所以老惹得别人不高兴。”

“咦，那恐怖片呢？我看恐怖片会连续三个晚上做恶梦。”曾雨觉得看恐怖片要看得浑身发冷才过瘾，虽然她喜欢看恐怖片，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她是不敢看的。

“可是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一切鬼怪神力，看恐怖片，我老是觉得那是声光音响刻意将一些氛围变得恐怖，我每次都挑得出它不合理的地方……”一祺很是抱歉地看曾雨。

“噢，你的爱好跟我的还真是相差挺大的。”曾雨十分地惋惜，若王一祺某天成为自己的嫂嫂，她们定是无法一起去逛街看电影的，多可惜啊！

“我觉得啊，看电影逛街一定要跟喜好差不多的人一起，不然多折磨啊。”曾雨这样想的，就这样说道。

“那也不一定，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看看是和什么对象。”一直在前面专心开车的韩孟语突然道。

“和生疏的朋友做这些，会是折磨，和亲密的朋友做这些，会是一种交流思想的方式，和爱人做这些，便是一种爱的迁就。”

曾雨挠着头，一脸的不解，她不是不解韩孟语话里的意思，而是不解韩孟语说这话背后的意思，她觉得韩孟语这话里，一定包含着些什么意思，不是冲着一祺讲的，就是冲着自己讲的，可是，这是什么意思？

曾雨看一祺，一祺原本淡然的表情，突然丰富了些，眼里甚至能看出乍然的光亮来。曾雨能看懂一祺的表情，那表情是期待且有着浅浅喜悦的，曾雨看了一祺的表情，就不再去思索韩孟语讲的那话背后

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那话能让一祺露出这表情来，肯定是包含了一些好的意思，不由得也开心起来。

但是曾雨的开心，止于一祺的下车，本来一祺是邀他们进她家坐坐的，可是韩孟语说夜深不便给推脱了，曾雨还想跟一祺说约个时间某天来一祺家玩，可是一祺却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一句话让曾雨之后一整晚，都开心不起来了。

一祺在临走前，最后道："上次韩大哥说喜欢灾难片，说能发人深省，我本也不爱灾难片的，但我愿意去迁就。"

曾雨听完这话后，直觉天空是不是闪了道霹雳。

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车子已掉转了方向，然后曾雨在这个时候开始懊恼，仔细回忆起一祺约她去看电影时的每个表情每句话来，才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的蠢笨，人家那么明显的用意，自己都无视了，兴冲冲傻乎乎地就跑去搅和了，人家穿得那么的漂亮，不是穿给自己看的啊。

第一章 我们的感情，始于亲情（9）

抬头看前面，从后视镜里隐约看到韩孟语的眉目，像韩孟语那么聪明的人，定是明白王一祺的用意吧，既然他明白，那他现在指不定在心里如何笑她的迟钝吧。

揉皱一张脸，真不想活啊，自己做什么媒啊，太缺乏经验了，太盲目自我了。

在她还在自我反省深刻检讨时，韩孟语将王一祺脱下放在车前座的外套递到后面来，道："披上这个。"

呜呜呜，不披。

曾雨见他一直单手向后举着，接了过来，却没有如他所言地披上，而是放在了旁边。

韩孟语从后视镜里瞅了她两眼，借着路灯闪进来的光影，瞧清了她懊丧的脸与不合作的行为，便不再说什么。

两人回到家时，雨已有收势，小了很多，共用车库离他们家有一小段距离，曾雨下了车，等着韩孟语替自己撑伞，两人一道回家。路面经过暴雨的清洗，很是干净，曾雨的凉鞋踩着湿漉漉的路面，叭嗒作响，而韩孟语总是有办法走得没什么声响。曾雨看着他们家外墙上的爬藤蔷薇被雨狠打过后蔫蔫的，却在这水汽浓重的雨夜，仍然散发出一股清香来，闻着这气味，便不由得心情舒缓了起来。这座曾经让她觉得陌生的房子，不知道何时，真正成了她的家，每每闻到这种花香，她总有一种到家的安心感。

感情确实可以因时间而积累出来，如果可以，她想她身边的这个人，总有一天，她会当成亲哥哥，跟他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那晚之后，虽然王一祺对曾雨总是笑语盈盈，可是曾雨却觉得与王一祺亲昵不起来，除了自觉爱好与王一祺相去甚远外，还有就是觉得王一祺对自己不够坦诚，也许是自己小气了，但是她就是觉得王一祺那晚的做法，让自己在羞惭尴尬之外，莫名地还竖起道隔阂来。

再者，一祺仍是每天坐空调室里绘绘图搞搞接待，而曾雨像个勤杂小妹一样，天天顶着烈日往外跑，两人也没太多的时间在一起交流感情。曾雨觉得吧，王一祺与韩孟语的事情，她就帮到此为止了，两人之后要如何，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总不能谈个恋爱还要借助于她吧。

而王一祺因为有了上次曾雨的乌龙事件，也不再靠曾雨去传递消息，一时间，曾雨又自在地上班下班逛街睡觉。

直到某一天，韩孟语再度在晚上敲开了她的房门。

当时，曾雨正在网上看小说，看得正带劲，听到敲门声，也没多想，光着脚三蹦两跳地就去开门，开门看到是韩孟语，招呼了一声，又跑回桌前，穿上拖鞋。

韩孟语就站着，也没打算坐，曾雨偏着头问："有事？"

韩孟语拧着眉头，道："你咋老看些乱七八糟的？"

曾雨看自己的电脑，她为了在电脑上看小说不那么吃力，都是下载了TXT的文档，再调整成特别大的字号，所以即便是离得远些，文档上的字，也可以个个看得清晰，毫不费力。现在看到的地方，是男主角用强的将女主角按在了门板上……

曾雨飞快地滑动鼠标，点了叉叉，关掉了TXT文档。

曾雨笑得汗颜，转过来看韩孟语的时候，他竟在那愣神。

"哎，有啥事啊？"曾雨不习惯在私底下还叫他哥，即便现在她觉得跟韩孟语没有隔膜了，还是不习惯，一直维持的模式，总是难以轻易被改变。

"王一祺说明天周末，要么就上我们家来玩，要么就让我们一起去游河。"他看她的眼神，让曾雨有些不敢迎视，那眼里的内容高深莫测，似带些试探，又或者挑衅的意味，凭她曾小白有限的识人本领，根本参悟不出，也懒得去参悟。

"让她上咱们家来玩啊，我跟韩叔叔及我妈都出去玩，给你们留私人空间。"曾雨自觉再也不能犯傻气了，应该聪明灵放些，像现在，她

对自己的反应就挺满意的。

可是韩孟语显然不满意，听了她的话，一点都不高兴，沉着的脸瞪她，让曾雨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误解了他的意思。

难道说，他们其实想游河?

这大热天的，游啥河啊，在家里吹空调看电视多好啊，两人可以窝沙发里，聊聊人生，聊聊理想，想吃啥冰箱里都有，趁家人不在，还可以亲亲摸摸，还可以……HOHOHO。

“你笑成这样子，在想什么？”

“呵呵，我觉得在家里约会，比较方便。”

“不适合。”

“人都是从不熟到熟的，在家里促膝谈心能加速你们的感情深化。”

“我还不想加速。”

曾雨想想，也是，欲速则不达，但是要是有她这个电灯泡在家里，那多无聊啊。

“那就游河吧。”曾雨长叹一声，天天坐办公室的小姐完全不明白天天跑外面的她是多么想趁周末在家里做做面膜补补白啊。

韩孟语比较满意这个答案，转身离去，曾雨点开文档，滚轮不断往下，刚刚看到哪里了?

还没找到刚刚看到的地方，那还未走出门口的韩孟语突然顿住了脚步，转过身，声音低沉，道：“少看那些东西，容易冲动。”

曾雨手一抖，突然感觉鼻腔一热，她一抹，鼻下是她冲动的鲜红。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1）

表面上的背向而驰，其实是某种形式的试探。

早上七点，韩孟语就来拍门了，曾雨十分地不乐意，本来游河吧，她就不爱，这好好的一周末，用来睡睡懒觉，她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就算不用来睡懒觉，也不用这么早啊。

刷牙时，曾雨觉着韩孟语对王一祺应该是上心了，不然不会这么早就硬把自己给挖了起来，打开门时，看到他心情颇佳地站在门口，她自是没办法对他撒起床气。

韩爸爸跟曾妈妈一早就双双出去晨运了，曾雨洗漱完毕，韩孟语已经做好了面条，曾雨喜欢用豆酱辣椒拌面，吃得很干，韩孟语自己喜欢吃汤面，曾雨坐餐桌前，看着一汤一干的两碗面，卖相不错。

曾雨在初进入这个家庭时，性格十分的别扭，每每韩孟语在家时，曾妈妈让曾雨帮着洗碗做饭做家务，她就会不同往常的乖巧，闹着脾气，一定要求与韩孟语分工做家务，若自己洗了碗，那韩孟语一定要扫地擦桌子，要么就每人洗一天碗，轮流着做，再不行，就谁吃后面谁洗碗。

通常，曾雨会是家里第一个吃完饭的人，而韩孟语会是家里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人。

韩孟语从没跟她争，轮到他做的话，他会一声不吭地把事情做了。起先，他做得一点都不好，洗碗会碎碗，地也擦不干净，曾雨常带些恶意地嘲笑他，他那么高大的一个男生，被小破孩一样的妹妹夹枪带刺地挑衅，也不介意。一段时间后，他便做得很好了。而曾雨却常被妈妈教训，说太懒了，还不厚道，做家务还不如韩孟语。

当时曾雨不服气，但是现在她服气了，因为韩孟语会做吃的，面条煮得很好，不光好，还知道迎合她的口味，曾雨自己只会泡面，煮面条通常会煮成面糊。

曾雨一边吃面条，一边打量着韩孟语的衣着，韩孟语穿得很正常，但是因为正常，反而让曾雨觉得不正常了。

“你除了白短袖衬衣加西裤，或白长袖衬衣加西裤，还有没有其他的衣服？”比如T恤啊，比如其他颜色的衬衣啊，比起他百年不变的装束，哪怕是换件粉红的衬衣，都是一些改变啊。

“我还有制服。”韩孟语看自己的装束，衣服很白，熨烫得十分平整，抬头看曾雨，眼神询问：哪不好了？

曾雨听到他提制服，夸张地趴桌上，法官的夏装制服啊！

曾雨一直觉得，法官的夏装制服是所有职业服装中，最难看的，她实在不懂法院那些法官的审美观，如果要显得庄严肃穆，也不用把服装弄成那种颜色啊，灰不溜秋的，颜色像老鼠皮。

“法官的夏装制服太难看了。”曾雨瞅韩孟语，她怀疑韩孟语的眼光是不是跟最高院的那些大法官的眼光一致，如若这样，这还真是韩大法官为数不多的缺陷之一啊。

“我没有其他款式的衣服，这样不好吗？”韩孟语拧眉。

“不是不好，是太过普通了，我天天看你这样穿呢，把你丢人群里，我会第一眼找出你。”

“第一眼找出我？”韩孟语顿下吃食的动作，抬头正视曾雨，眸中光亮一闪，然后缓道，“那也挺不错啊，证明很醒目。”

曾雨将面吃得呼噜呼噜的，边嚼边道：“这还不普通？我之所以会第一眼认出你，是因为我太熟悉了，再者，没人像你这样穿了。”

两人又是埋头一阵吃喝，快吃完时，韩孟语突然道：“改天，你帮我去挑一些衣服吧。”

曾雨一愣，然后就笑了起来，觉得这样挺好，在她看来，韩孟语是真的看中王一祺了，都肯为她努力至这分上了，破天荒的第一次啊，他不仅愿意改变形象，还请自己帮他忙呢。

两人吃完面后，曾雨便收拾了碗筷，在清洗台快速地洗好。她并不是真的那么小肚鸡肠，她只是比较爱追求公平而已，她洗碗时，韩

孟语就无所事事地看着她洗碗，无聊地等着她。

等他们都拾掇完出门时，曾妈韩爸都还没回来，出门后，韩孟语提着小行李袋走在前面，曾雨拎着小手提袋跟在后面，她看着前面那英挺简单的男子从容行走在绿荫下碎花间，清晨的阳光碎碎点点落在他的发间肩上，白衣黑裤，让他的背影看上去十分地清秀尔雅，曾雨突然觉得，其实，他也许不需要去改变装束，他这样，很帅！

他们走近河边码头时，一祺已经等在约定的地点了，见到他们，远远地招手。曾雨十分得意地跟韩孟语道："我就说一祺是个好女孩吧，一点也不拿乔，谁说迟到是美女的专利了，这就叫人品啊！"

韩孟语听在耳里，不予置评，两人双双行至王一祺面前。

"一祺，这么大太阳，你都不带把遮阳伞呢？"曾雨将伞移至一祺头顶，近距离地看王一祺，这美人的脸啊，果真不是吹出来的，皮肤白得连颗小雀斑都没有，让曾雨看得大为嫉妒，她自己的脸啊，不管用哪种美白效果的护肤品，都护不出这种白皙度，何况这个夏天，她已经被太阳烤焦了，面皮没有晒爆掉，已是领导怜香惜玉了。

一祺压压帽沿，冲曾雨笑笑，道："我有这个。"

就一遮阳帽？这胳膊这腿，都不用遮遮？

曾雨看着阳光下，白衣白裙的一祺，与韩孟语一衬，太相得益彰了，那两团白，灼得她的眼都泛出酸意来了，愣是觉得，这样出色的登对，是自己这辈子，也肖想不来的了。

韩孟语去码头的游船售票处买票，让两个女孩子在阴凉处候着，买好票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提了些吃的及瓶装水。曾雨为了体现作为媒婆的殷勤之态，伸手去接他手中的水和零食，想让这对"天作之和"看上去更免于尘俗，可是男主角却更侧重于发挥体贴情人的风范，挡掉了她的殷勤，一直将物什提在手中。

周末游河的人不少，码头的人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外地客，这个城市少有景点，仅河的两岸风景秀丽，再被政府想想办法，愣是让河两岸的一些平时不见经传的坡壁，因象形而赋予一些故事传说，却未

料这一举动，倒也带动了市区的经济发展，让闲暇时无处可去的人们，多了个可游玩的去处。

只是再怎么说，这炎热夏季，也不是游河的旺季，除了外地的一些游客，其他的就是一些谈恋爱的小青年或者钓鱼爱好者。

游船是上午九点开始出发，第二天上午九点回岸，提供三餐。曾雨觉得一祺的心思真的是太高杆了，游船只这么大，船上也就那么多人，再怎么陌生的人，经过一整天这么相对，也会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了。曾雨觉得，以后她若要倒追一个男的，也这么倡议。

韩孟语买的是二等舱，四人一室，自由混合的。

对于这个舱室，王一祺没有异议，曾雨颇有些小意见，她觉得男女混着同居一室，总是不妥。而且这个四人舱中，被安排进一个年轻妈妈还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有陌生人住进来，曾雨就是觉着不自在。虽然自己跟一祺，甚至是跟韩孟语，也不见得就十分熟。

床是高低铺，两个床铺直着挨在一块，这床的床头挨那床的床尾。年轻妈妈带着小孩，她们便自动让出一个下铺给她娘俩，一祺是淑女，淑女不应该爬着上床，所以曾雨让一祺也睡下铺，于是两个上铺，韩孟语与曾雨，一人占一铺。

收拾妥当后，游船发出鸣笛，船身微动，启航了。三人出了舱，到甲板上去看风景，有导游在介绍行程及三餐与活动的安排。曾雨虽说在这城市生活了多年，却是第一次乘船游河，主要是因为这个旅游项目开发还不久，上学时，她也没舍得将零花钱花在这游河上，一位二等舱，要一百五呢。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2）

开船后，甲板上很大的风，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热，所以坐在凉棚下，还是挺舒服的，曾雨的心境，渐渐好了起来，本以为大热天游河会是一件痛苦的事，却没想到出乎她意料地舒服，这人一舒服，反而变得慵懒，两岸的秀山奇峰，在她眼里，只是一晃而过的景致，唤不起她的大兴致来，只是这一切配合起来，让她觉得十分惬意。

王一祺在低声跟韩孟语说些什么，曾雨起初的时候，会想听听他们说些啥，咋要那样低声耳语，在他们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姿势久了后，她连偷听的兴致也没了，只是觉得有些郁郁的。

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电灯泡，她相信她不来，他们也可以相处得很愉快，何苦要拉着她也来凑上一脚呢。难道以后每次约会，都要拉个电灯泡照着？照就照吧，他们拉她来照着，却又把她撇一边，隅隅私语不断，电灯泡也是很有情绪的啊！

导游说完行程及安排，就开始讲解山峰奇迹，指着某山峰的凹陷处说那是水帘洞，因为旁边有一块石头，非常像猴子。

曾雨扯着脖子一个劲地看，那石头确实有些像猴子，但是说那是水帘洞，未免太扯了。

行至一峭壁旁时， 导游说这个景点叫沉香救母。

曾雨马上又扯着脖子看，沉香在哪，三圣母在哪。

导游小姐指着峭壁中间的一条缝隙，道："这道缝，就是沉香劈开的……"

曾雨一听，就囧了，沉香咧？三圣母咧？

然后曾雨就领会到了，该情境，应当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因为导游的讲解，原本那私语的两人，也终于引颈四顾。曾雨提议替两人在这河光山色中拍几张照片。一祺含笑未语，韩孟语却拒绝

了，拿过了相机，主动替两个女孩子拍照。

曾雨觉得韩孟语真是笨，一祺的表情明显十分期待与他合个影啊，他竟榆木般不懂得好好合作。

船上很多人都在抢拍景色，为了找一个好的拍照角度，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曾雨小八婆一样见缝插针，抢到好的位置后再招呼斯文淑女的一祺，两人合照数张。曾雨想办法拉韩孟语入镜，最终她的成就只是让其他游客替他们三人来了张合影。

曾雨浏览着相机里的影像，一个劲地叹，抬头看看韩孟语，又看看照片，摇头，又摇头。

韩孟语睨她，终于发问，她叹什么。

曾雨终于也逮到了一个跟韩孟语耳语的机会，大发责难，道："你怎么就那么拘泥呢，看看人家谈恋爱，当众接吻都自然得很，让你跟人家合个影，你咋就这么不爽快呢？"

她凑他耳边一嘀咕，让韩孟语呼吸一窒，莫名地就红了耳根，韩孟语偏了偏头，离她远了些，表情颇不悦地道："姑娘家，成天想着这些，说话也不注意些。"

曾雨不满地嘟起唇，她这不是在教他怎么追求女孩子么，他竟不开化地这样说，让她十分地不满。她一旦不满，习惯性地就爱嘟唇，但是两人的距离颇近，她这一嘟唇，就让离她咫尺的韩孟语恍了神。

曾雨仅一瞬，觉得韩孟语看自己的眼光怪异且灼热，就像自己脑袋不清醒时的某个印象，那些细微的感觉突然就恍过心头，自觉自己离他过于亲近了，忙撤开了些，但是心头那一阵惶然，一时回不了神。只是最终，被导游小姐的吆喝打断，才改变了注意力。

曾雨觉着奇怪，那导游小姐怎么会发出那种奇怪的吆喝来，探身观望，发现有船只驳身而过，那船上的人，也回应着导游小姐的吆喝，唱起了不知道是哪个民族的山歌来。

两只船最接近的时候，竟然都停在了河面上，导游小姐煽动着船上的游客，说那只船挑衅我们，我们要对歌，唱赢他们去。

群众是最受不得激的，一听导游小姐这样说，见对面那边船上的人又唱又鼓掌的，于是个个摩拳擦掌，一个接一个亮了嗓子就喊，毫不拘泥。

曾雨瞥了韩孟语一眼，心想，出来玩，就应当这样放得开，拘泥了，就不好玩了。

韩孟语收到曾雨的挑衅目光，淡定地抿抿唇，不由自主地噙了抹笑，让人瞧不出心思，不知道他在想些啥。

曾雨揉揉鼻头，在一外地大肚兄唱完一曲后，也没顾忌地冲着对面的船，唱了起来："嘿，什么水面打跟斗，嘿了了啰，什么水面起高楼，嘿了了啰， 什么水面撑阳伞，什么水面共白头。"

她一唱完，旁边的人就轰笑了起来，曾雨左右两顾，不明白众人笑什么，她觉得虽然没有创意，但对歌就应当对刘三姐的歌啊，电视里都这么演的啊，前面那些人唱的歌，五花八门的，没有针对性，她就想把对歌这活动，引到正规模式上，有什么可笑的?

导游小姐十分给面子，鼓掌说唱得好，掌音还未落，对面船上竟有人回唱了，那人扯着黄了的调跑了的音，用着破铜锣嗓子唱道："鸭子水面打跟斗，嘿了了啰，大船水面起高楼， 嘿了了啰，荷叶?面撑阳伞，鸳鸯水面共白头。"

然后对船与这船上的游客，同时发出爆笑声来，曾雨隐约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了，脸一热，捧着个猴屁股般的脸蛋就躲回韩孟语他们身边了。

难得地，看到韩孟语一直低笑着，王一祺也在笑，王一祺笑得斯文，韩孟语笑得隐忍。曾雨威胁地瞪他们俩，他们一瞧她那模样，又笑。

他们的笑，一直维持到吃中午饭，偌大的餐厅里，人声鼎沸，韩孟语还可以在这样繁杂噪乱的环境里，兀自笑得双肩微抖，曾雨实在气愤。

最初的羞耻感过去后，被韩孟语笑到发毛的她，恨不得使劲去掐他两把。看他平时那么严肃的一人，竟为这么一点小事，窃笑不止，笑点未免也太低了。

还好，一祺早已经不笑了，看她的双眼，只是盈了些笑意。

下午的时候，大家先是午休。曾雨毕业不久，睡惯了高低铺，爬上爬下的，十分的顺溜，韩孟语则不然，他本身十分的高大，又久未睡这样的小床，爬上去时显得有些笨拙，不似以前的从容，曾雨刻意地的掩唇取笑他，他也不介意，爬上床床上好，拍拍枕头，将枕头放至床尾。

他的床尾，挨着曾雨的床头，他若将枕头放至床尾，那么就意味着曾雨要将枕头放至床头，否则曾雨用脚底对着他人的头，既不礼貌又不雅观。

曾雨躺下后，起初还不觉着什么，等到一室都安静之时，头顶那细微的呼吸声入耳，她才觉得不自在起来。

她还从没有和一个男人睡得这么近呐，虽然只是头挨着头，虽然那个人是她名义上的哥哥。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3）

可他也是一个异性呐！

曾雨让自己的呼吸声小心翼翼些，轻些再轻些，她听到韩孟语的呼吸均匀悠长，偶尔他因为翻身，而有些微声响，甚至他翻动被盖时，还会有股风带着他的气息扑向她。

轮船有着轻微的马达声，还有空调动作时的轻响，曾雨听着这些，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醒来时，是被舱内小孩的说话声吵醒的，睁开眼，曾雨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看到大家都醒了，便也坐了起来，底下的小孩一见她坐起，仰着头撅着嘴冲她嚷道："阿姨打呼了。"

曾雨一愣，她打呼?

年轻的妈妈责备地搂过小男孩，侧着身子仰头冲曾雨抱歉笑笑，反而让曾雨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韩孟语叠好了被子，正准备下床，曾雨趴床上，俯身讨好地跟小男孩说："是叔叔在打呼呢。"

正在下楼梯的韩孟语闻言一愣，抬头看曾雨。

曾雨正好也侧头去看他，一对上他的墨般的眼眸，心里就一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像是漏了一拍，抑或又是快了一拍，说是做贼心虚，又不全然像。

暑气消了些后，甲板上的人才多了起来，一些爱好钓鱼的游客静静地坐在有着护栏的船舷边，游船行驶得极慢，甲板上有徐徐微风，或立或坐在这里看风景、聊天，都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享受。

曾雨自然不会让王一祺跟韩孟语错过这样享受的机会。中午时，曾雨睡得很好，所以，下午聊天时，精神极好，妙语连珠，逗得一祺总是巧笑不已，韩孟语的心情似乎也不错，尽管没有明显的笑容，但是曾雨看得出，他在认真地倾听着。

就连说到女人才感兴趣的首饰服装，他都没有表现出神游天外的模样来。

曾雨觉得自己这个“哥哥”的修养，真的是太好了，并不是他从头至尾都礼貌地认真倾听，她才如此觉得，而是因为她曾经对他做过那么多幼稚无聊而且恶劣的事情，他都一一容忍了，她对他的恶意，并不是一天消除的，她对他的好感，也不是一天积累的。他们现如今能如此祥和友好地一同出游、一同聊天、一同眺望同一处风景，是她曾雨着着实实地已经向这个没脾气的哥哥妥协了。

“我上次听到小雨叫伯父韩爸，可以冒昧地知道一下缘由吗？”一祺在某个话题的空档如此问。

曾雨本笑得一脸灿烂，突然听闻此言，略略地收了收笑容，不由自主地就侧头瞅韩孟语，韩孟语正在回望她，却一副没有打算回答的模样。

“我没跟你说过吗？其实韩爸是我的继父。”曾雨刻意说得云淡风轻，似乎这是一件不怎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又似乎她们这个再组合的家庭，原本就是一家人一样。

“就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王一祺笑道。

只是，她讨好式的说法，却让曾雨心里微微地不舒坦起来。曾经，她那么排斥这个家庭，曾经，她因为与爸爸及曾媛分开而悲伤，到如今，从别人的口中说她似乎已经融入那个再组合家庭时，即便应当释然了，却仍然有些落寞。

韩孟语不知道从哪里借到了一套钓具，熟练地上饵抛沉，一祺跟曾雨好奇地看他一系列的动作，然后陪着他，各坐一侧地看着漂在河面上的浮标，耐心地等着鱼儿上钩。

“真没想到，你会喜欢这么安静的休闲方式。”一祺道，然后侧头问曾雨，“小雨肯定经常跟哥哥一块儿去钓鱼吧？”

曾雨一愣，然后缓缓地摇头，道：“我不爱钓鱼，我怕闷。”

很久以前，她也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他曾经满脸笑容地说带她出去钓鱼，说可以钓到怎样怎样的鱼儿，还说可以买个玻璃缸，钓到某种鱼时，就给她养着。

曾雨那几天一直跟曾妈妈嚷着要买小金鱼养，曾妈妈一直没给她买，韩孟语跟她说这话时，曾雨已经跟妈妈生了好几天的气了，她之后也想过，韩孟语当时完全是好意，讨好她的意思十分明显，可是那个时候的她，任性又刁蛮，直接就把气撒在了这个哥哥身上，在韩孟语的笑容还没收起时，她已经冲过去将他那一套新的钓具抢过去又折又踩，她自己也不知道那套钓具被她破坏到了什么程度，只是一通泄愤后，睬也不睬地就躲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当时她觉得自己多委屈啊，她只是要几条小金鱼，妈妈却不满足她，可是韩孟语要买一套钓具，却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她一直不知道，那之后韩孟语是不是还钓过鱼，她之后一直没有养金鱼，他也没有再叫她一起去钓鱼，所以，她一直都不知道，他是否还喜欢经常去钓鱼。

“韩大哥会煮鱼吗？”一祺将吹拂在脸上的散发拨至耳后，侧着身子歪着头的模样，看在曾雨的眼里，纯真而美好。

“不会。”韩孟语没去看王一祺，视线的落点一直在浮标上。

“咦，那钓到的鱼让阿姨煮吗？”

韩孟语闻言，侧头看向王一祺，道：“我都放了。”

“啊？那多可惜啊，花上一天的时间去钓，却没有收获。”

“你要吗？要的话，就给你好了。”韩孟语说这话时，曾雨也不知道为啥，心里的感觉郁郁的，若不是刚刚想起自己以前曾做过的那些泼皮无赖的事情，心里也许不会那么别扭。

她抬头去看韩孟语，却不想韩孟语似乎知道她在看他，侧过头来，不躲不闪地直盯着她。

她忽闪地眨眨眼，晃晃眼神，掩饰心头那一丝慌乱地道：“一祺姐陪我哥慢慢等吧，我去找点吃的。”

“嗯，我买了很多好吃的，都放在房里了，你去吃吧。”一祺一点也不介意与韩孟语单独相处，乐得曾雨离开，坐在甲板上，轻轻地晃动着白皙修长的腿，惬意无比的模样。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4）

天快黑时，曾雨才看到韩孟语跟王一祺进舱房，而她之后一整个下午，都待在舱房里，无聊地看着琼瑶的新剧，神游天外。

在韩孟语他们回来之前，睡下铺的女人带着小孩也回了舱房，小男孩十分眼馋曾雨手中的零食，又不好意思问她要，含着手指观望了半天，曾雨才反应过来，韩孟语回舱房时，看到的就是曾雨拿着一块薯片在逗小男孩，骗人家小孩叫她“美女阿姨”。

小男孩本来为了得到那块薯片，那声“美女阿姨”已经叫到嘴边了，可是一见到韩孟语他们进房来，却又显得不好意思了，然后为了表示自己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硬是指着王一祺，对曾雨道：“她才是美女阿姨！”

曾雨一回头，就看到王一祺捂着唇，笑得眉眼弯弯，不禁十分郁闷，拿在手上的薯片，直接就丢进了自己的嘴里，嚼得“咔嚓”作响。

小男孩在听到那声“咔嚓”声时，眼里明显流露出了后悔的意思，却也颇有气概地不向曾雨讨要，王一祺十分地高兴，抢了曾雨手中的那包薯片，就往小男孩手里塞，曾雨反应过来时，不服气地去跟小男孩抢，小男孩灵敏地抱了薯片就躲妈妈身后，冒个头出来，还刻意气曾雨地大声道：“美女阿姨是不会打呼的，美女阿姨还不会强迫人家。”

曾雨就觉着自己的那张脸啊，瞬间丢光光。

所以当晚，曾雨一直让自己不那么早入睡，所幸中午睡得好，下午活动又少，所以晚上她基本上也没太大的睡意，于是躺在床上，静静地感受着游船的轻微晃动，耳里塞着耳机，MP3里下载的都是一些轻而舒缓的音乐，直到黑暗中一只手伸过来，拿走了她的一只耳麦，她才惊觉船舱里已是十分的安静，夜已深沉。

曾雨抬了抬身子，去看跟自己头对头躺着的韩孟语，一时不解他想做什么。

看到他将耳机塞入他的耳朵里时，曾雨才又躺了下来，一只耳机听音乐的效果明显不如两只，她只好将音量调大些，MP3里刚好放完了一首歌，正在播放的是奶茶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耳里全是奶茶淳和的声音，那里面唱“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原来你也在这里”时，曾雨忽又觉得别扭起来，这样的歌词，韩孟语听着，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她不知道韩孟语的音乐喜好，她觉得自己对他一无所知，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她统统不知道，她MP3的那些歌，全都适合小女人听，平时她反反复复听的这些音乐，觉得听着舒服，如今他同她一起听时，就如同他贸然闯入了她的心灵之地，窥伺了她的内心。她忽地就嫌自己听歌的品味不够高档，怕被他嫌弃了。

几首歌后，她的心思便飘散开了，不知道是听到第几首歌，神思才沉淀下来，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曾雨醒来时，发现MP3已经摆在枕边，耳麦的线被整齐地捆扎好，韩孟语的床位上，已经不见人影了。

小男孩跟他们似乎又熟悉了一些，更加肆无忌惮，继续嘲笑曾雨，两人追追打打地出了舱房，跑到了甲板，韩孟语逮到一大一小时，小男孩才收敛起来，立马变得乖乖的。

韩孟语一放开两人，小男孩便哧溜跑回舱房去，曾雨看着小男孩头也不回跑去的背景，笑道：“你的样子很能吓到小孩。”

韩孟语责备道：“在甲板上，不能这样乱跑，挺危险的。”

曾雨扁扁嘴，觉得他不仅能吓到小孩，还可以唬到她。

曾雨看他桶里提了些小鱼，问：“这么早就钓鱼了？不是说钓到的都放了吗？”

韩孟语瞄了一眼她，淡然道：“一祺说要养在玻璃缸里，于是钓些小一点的给她。”

曾雨一噎，心中感觉顿时杂乱纷呈。

游船提供了早餐，吃完早餐后，游客们就回舱房收拾东西，准备下船了。

下船时，太阳已升得老高了，晒得人有些蔫蔫的，曾雨拎着小塑料袋，有些无精打采的，精神状态显然不如韩孟语跟王一祺，王一祺拎着用塑料袋兜养着的小鱼，冲他们俩晃晃，兴高采烈地道别，曾雨一手撑伞遮阳，拎着塑料袋的手朝她也晃晃。在王一祺转身后，韩孟语拎过了曾雨手中的物件，领着晒得蔫蔫的曾雨往回家的路上走。曾雨跟在他的身后，两人一路无语，不复在船上的融洽与轻松，距离感继续回复原状地横亘着。

回到家里，曾妈韩爸都在家，曾妈妈切了西瓜，一边吃着一边看电视，曾雨随韩孟语进了家门，随手关掉室外白花花的太阳光，顿时感觉到一阵清凉。曾雨换好了拖鞋，叭啦叭啦地就去拿西瓜吃。曾妈妈看到女儿吃得毫无形象，不满地瞪了一眼，却也不再多说，转头就去问还在换鞋的韩孟语。

“昨天玩得开心吗？觉得一祺那女仔好吗？”

曾妈妈这样问时，韩爸爸也来了兴趣，拿着西瓜乐呵呵地望着韩孟语。

“可好了，他们相处得很愉快的。”韩孟语还未及回答，曾雨已口齿不清地抢白了。

韩孟语立直了身子，曾雨的西瓜已经啃到了皮，曾妈妈转回身子，听到曾雨的说法，十分地高兴，眼见曾雨又去拿第二块西瓜，忙叱道：“姑娘，给你哥留一块。”

这话还没落音，就已见曾雨已经飞快地将西块放至唇边，还咬了一大口，曾妈妈一生气，指着女儿就凶道：“你咋长这么大，一点长进都没有，每次都这样，好吃又懒做，还不谦让。”

曾雨觉得自己比小时候已经好太多了，小时候家里吃西瓜，曾雨为了多吃一块，常常是拿着两块一起吃，吃以前，先每块都舔舔，还

挑衅地看着韩孟语，更猥琐的一次，是对着一大盘西瓜都喷了自己的口水……

韩孟语每次都无所谓，曾雨不知道他是真的无所谓，还是偷偷在心里记恨了，但是每每回想起他默默回房间的情景，心里总是有些小忏悔，想想自己那时候，多恶心呐！

曾雨举着那块西瓜，拎着自己的东西就打算上楼梯回房间，以躲开妈妈的训斥，韩孟语随在她的身后，一起上楼。

在转角后，一心一意踩着楼梯的曾雨突然感觉手一紧，还未恍过神来，身体就随之一滞，差点向后倒去。曾雨回头一看，韩孟语竟抓住了自己拿着西瓜的手臂，然后在曾雨惊诧不知所谓的神色下，他对着那块被她咬得参差的西瓜，狠狠地咬了下去。

曾雨“啊”的就叫出了声，声还没收住，韩孟语已挤过她，抬着长腿，从容自在地上了楼。

“怎么了？”曾妈妈在底下听到叫声，出声询问。

“没，没事，西瓜，掉了……”

曾雨看着手中的西瓜，惋惜万分，然后又有些愤愤然，一想着那上面有自己的口水，韩孟语吃了她的口水，突然又有些无地自容，一张脸蛋滚烫滚烫的，兀自在楼梯上纠结万分，最后一跺脚，上了楼梯，将剩下的西瓜扔进了垃圾桶，哀怨万分。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5）

周一上班，曾雨觉得自己又精力充沛了，前一天她睡得极早，可能在船上还是没有休息好，所以昨天晚上她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在八点就进入了香沉的睡眠，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分，发现起晚了，飞速地穿衣洗脸刷牙，所幸是夏天，一切做起来简单，赶到单位时，只迟到了几分钟。同事们过了一个周末，周一上班时，通常都会聊一些八卦，所以办公室里的气氛一派悠闲。

曾雨最先注意到的是一祺桌上的那个玻璃缸，里面养了几尾鱼，一些同事围在那里观看议论着。

林子说："这鱼不就是普通的那种鱼吗，青青黑黑的，不好看！"

田小七说："它们吃草呢，还是吃虾子呢？要是喂得长很大了，岂不是要换一个很大的玻璃缸？"

莱宝说："笨啊，如果长很大了，就不用再喂了啊，我们可以煮了来吃。"

一祺这才出声，道："谁也不准吃，我要一直养一直养的。"

然后，就听田小七她们十分敏感地抓住了暧昧的引子，捉住一祺，穷追猛问。

曾雨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一祺的心思已经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可现在就是愁韩孟语，那家伙的心思，深不可测，她也拿不准，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曾雨觉得，既然自己已经让一祺进入了角色，那势必也要让韩孟语也尽快地进入角色。

可是当天再次灰头土脸地回到家时，曾雨已经将早上的想法忘得一干二净了，身体疲累是一回事，另外一码事，是曾妈妈用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将曾雨的心思给完全搅乱了。

曾妈妈不知道自己说的那句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餐桌上的三人，全部顿住筷子，定定地望着她。

“就是相亲啊！”曾妈妈以为自己没说明白，于是重复道。说完缓慢地将筷子伸嘴里一舔，来来回回地梭视着三人，不明白这话有什么好惊奇的。

“对方可老实了，人家也是公务员，职业稳当，父母人也相当地好，而且很健康，小雨你以后要是生了小孩，婆家身体好还能帮你们带带小孩。”

曾雨艰难地吞下口中的食物，一脸的不可思议。之前，曾妈虽说要给她找个对象，也只限于叨唠，没有这样具体化、实际化，现在真摆一个人去给她相，她心里那种滋味，像囫囵吞食，不知道是太满了，还是太空了，反正，噎着了！

“对方是哪个单位的呢？什么职务啊？”

“是当兵回来的，在房产局。现在房产局多吃香啊，大把大把的钱。”

曾雨听曾妈一说，好好的一个人，听上去硬是市侩了。

韩爸想了想，道：“只怕不是正式编制的吧，房产局很多的事业编制，退伍回来的，一般都是事业编的。”

曾妈显然没问清这个，一时有些摸不清，但想想，又道：“事业编就事业编呗，也没啥，只要是人品好、性格好，不会亏待我们小雨就行了。咱们也不是大家大户，对方工作稳当，能做上一辈子，安安生生过日子就行。”

韩爸想想，觉得曾妈说得对，点点头，继续扒饭。

曾雨拧着个眉头，半天都解不开，虽然觉得自己的年纪尚轻，但却很有自我认知地没有像同龄人一般去幻想过不切实际的爱情，周围的朋友相亲的大有人在，她也不排斥，只是真的要去相亲了，又有些郁郁寡欢，在心里感叹着自己终是有这么一天。

曾妈与韩爸还在讨论着要给曾雨找的那对象的各种条件，曾雨一边嚼着饭，一边认真地听着，对于询问韩孟语的事情，已一股脑地忘却，甚至连坐在身边的这个人，她也彻底地忽略掉了。

相亲见面，安排在周三晚上。

曾妈是足足兴奋了两天，周三下午，热情更是涨至最高点，曾雨还在上班，就接到妈妈的好几个电话，让她跟领导说一声，早一点回家。曾雨跷了一个小时的班，回到家里，曾妈二话不说，就让曾雨先去洗澡，然后在曾雨的衣柜里挑挑拣拣的，扔了一床的衣服，曾雨一出来，就件件往她身上比，看哪件漂亮。

“还是这件好，我就喜欢看你穿这件，穿着显得精神。”曾雨看曾妈手中的衣服，不由得有些发囧，这衣服已过时几百年不说，还偏厚，这样的大热天，穿上去不是精神，而是神经了。

拒绝老妈的意见，曾雨自己挑了一身衣服，平时不怎么化妆的她，只将头发梳了梳，那晒得发黑的皮肤，估计用粉遮也遮不住，就算遮住了脸，这脖子胳膊的全露馅，索性就那样了。

曾雨穿好打扮好时，韩孟语下班了，曾妈妈拉着韩孟语问：“孟语，你来看你妹妹这身打扮，以男人的眼光来看，能吸引到人不？”

曾雨没料到妈妈会这样去征询韩孟语的意见，被韩孟语一看，突然就感觉极不自在，急忙抢白地跟老妈抱怨道：“妈，自家人看自家人的眼光跟别人看肯定不一样的，都看这么多年了，看习惯了，能有什么意见啊，你瞎折腾什么啊。”

韩爸马上接话，道：“那可不对，我看我们家小雨，就觉得一天比一天漂亮，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

这话说得，让曾妈十分高兴，乐呵呵地又把女儿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打量审视一番，觉得没啥问题了，看看墙上的钟，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喊上韩爸跟韩孟语，说是一起去给曾雨参考参考。

韩爸一早就做好去参考的准备，只是一直未发言的韩孟语，在这个时候，却推说自己晚上要加班写判决，径直上了楼。

曾雨觉得韩孟语没有去，简直是太遗憾了，那场面，多闹腾啊！两家人，曾雨家只来了三人，男方家来了七人，加上一个中间人，一间包厢坐满了人，十人位的大圆桌，还加了一张凳子一套碗筷。

曾雨从头至尾，都有一种晕乎感，眼前都是些陌生人，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个个都带一种探究的目光来打量她，她不知道怎么称呼，只能见人就笑。

最要命的是，男方的奶奶出于对孙子的关爱，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了，坐在上位，从头到尾就拉着曾雨的手，没放开过。

曾雨觉得自己的脸都快笑垮了，被握住的手，抽也不是，不抽也不是，介绍人一个劲地夸着双方，两家人把对方或自己子女再夸一次，曾雨听得多了，才听明白，不怎么说话的那对象，叫颜南北。

这人长得吧，不帅也不难看，没韩孟语高，但可能比韩爸要高一丁点，因为当过兵，所以坐得很正，少言寡语，也少看向曾雨，一看就知道真如他们家的人所说的：老实得很！

开始吃饭时，曾雨才得以将手抽出，那老奶奶乐呵呵地，竟以看孙媳妇的目光在看她了，曾雨心中突然就十分地排斥，竟有一种事竟至此、尘埃落定的悲怆，于是，自此埋头狠吃，不再赘言多语。

酒足饭饱后，在中间人的提议下，两个主角互换了电话号码，这一席相亲大宴算是结束。

曾妈与韩爸一路议论着回到家，曾雨夹在两人中间，一路沉默地听着。曾妈认为那男孩不错，看上去老实，比曾雨大一岁，年龄相当，家里条件也不错，家里人对他都很关爱，证明在家里的地位举足轻重。

韩爸偶尔点头，有的时候会担心地说那个男仔不怎么说话，交际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恐怕有些障碍，曾妈又说了，少些社会交际也挺好的，单纯，不会被一些社会风气给污染了，再说人家是当兵回来的，好歹思想健康，身体健壮。

对于这点，韩爸是表示赞同的，曾雨没什么意见，心里的那股感觉，不是明显的排斥，但也绝不会是十分的欢喜。听长辈们这样议论来议论去，心里也像在拉锯般，扯过来拉回去的，自我辩论着。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6）

三个人回到家时，曾雨率先发现韩孟语不同寻常地竟在客厅里看电视，看的还是网上评论的最烂十部影片之首，各大电视台巡环播到让人看到就作呕了，他居然盯着电视屏幕，一眼不眨看得极其认真。

听到嘈杂声，韩孟语才恍然回神地转过头来，曾雨已经换好鞋，抢先走到厨房去，倒了水喝。

“那菜可真咸。”曾雨早就已经忍不住了，极想喝水。

“人家那请的可是顶好的酒楼啊，你还嫌人家的菜。”曾妈不喜欢曾雨那么挑剔。

“又咸又辣的，那厨师怕是四川来的吧。”曾雨又咕噜下一口水。

“我还是觉得叔叔做的菜最好吃。”曾雨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想拍韩爸的马屁，可是却让韩爸十分的开心，乐呵呵地道：“要是小雨不嫁该多好，叔叔一直煮好吃的给你吃。”

说这话的时候，曾雨正偷偷地瞅韩孟语，韩孟语在听闻韩爸这样说时，突然就将视线投曾雨身上了，灼灼视线让曾雨饮水的姿势一顿，含在口腔里的水突然就呛进了气管，于是一阵大咳，水弄得满脸满地，曾妈妈三步两并地走上前来拍她的背，替她顺气。

曾雨收住咳时，听到韩爸在问韩孟语怎么还没有休息，韩孟语继续瞄着电视说是写东西写累了，看一会儿电视放松一下。

曾雨觉得这可真鲜，他韩孟语可是第一次用看电视来放松，电视对他有用之处就在于每天七点的新闻联播，再不然就是全国性重大事件的直播，他以前看到她看韩剧看台剧看古装武侠剧，都会投以让她觉得他在鄙视她的眼神。

曾雨觉得自己错过了鄙视他的最好时机，多难得啊，他居然在看大烂片。

一家人正唠着嗑，曾雨的手机突然就响了起来，曾雨摸出手机一看，就愣在了那里。曾妈反应最为敏锐，趴过身子就去看曾雨手机屏

幕显示，然后眼中光芒大盛，催着曾雨赶紧接。

曾雨经老妈这么一催促，不敢再迟疑，马上就按了接听键，就只听得先是一阵沉默，曾雨“喂”了两声后，对方有些支吾地说自己是颜南北。

曾雨轻吸一口气，道：“我知道你是颜南北，我们存了对方号码的。”

曾妈妈将耳朵也与手机贴近，企图听些什么来。

曾雨见老妈这么不客气地偷听，索性按了免提，一时间，颜南北的声音通过手机的扩音，在安静的韩家客厅响起，曾雨这才发现，不知道是韩爸还是韩孟语已经将电视关掉了。

“那个，我家人都十分的喜欢你。”颜南北说。

“嗯，谢谢，我觉得你家人很热情。”曾雨回应。

“我也觉得你很好。”颜南北又说。

曾雨一噎，等了几秒钟，瞅瞅老妈，然后回道：“你过奖了！”

“我没有谈恋爱的经验，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惹你不高兴了，我们能进一步交往看看吗？”颜南北此话一出，曾雨觉得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了。

曾妈妈一个劲地点头，示意曾雨答应了。

曾雨觉得郁闷，哪有人这样问话的，摆明了让人不好拒绝啊，换一个人，也许觉得不乐意了，马上就回绝掉，可是她不是那样的人啊，她最怕伤害别人了，让她明确地马上拒绝，她做不到。

但是谁都知道那进一步交往是什么意思，曾雨想了又想，还是觉得虽然不好立即回绝，但也可以换个平和一点的方式来说，于是道：“我们先做朋友看看吧。”

这样说，连曾妈妈都没有意见，对方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电话那头，颜南北的语调似乎较之刚刚轻松了些，曾雨关了免提，才将手机贴回耳边，就见坐在沙发上的韩孟语倏地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绕过他们，径自上楼。

曾雨的第一次约会始于相亲这一周的周末，颜南北将约会地点定在麦当劳。正值周末，麦当劳里人特别多，小孩尤其多，颜南北去买吃的时候，曾雨占了两个座，座位对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不开心的小胖墩，小胖墩旁边的位置放了一袋东西，估计是小胖墩的家长去点餐了。

等候不久，曾雨的手机便响了，一祺在电话里问她现在在哪里约会。

“你怎么知道我在约会？”曾雨觉得有点奇怪。

“孟语说的。”一祺的声音轻快，透着些小八卦的意味。

“你跟我哥在约会？”曾雨惊奇，他们已经达到了私下约会程度了？才过了一个星期，就不用她这个电灯泡了？

一祺的心情十分的好，笑得欢快，说：“嗯哪，我们也过你那去好不好，我帮你看看对方怎样，你哥说他也没有见过，我们一起来见见好了，你们现在在哪？”

曾雨看看熙攘的麦当劳，虽然觉得这地方与韩孟语这一对人儿的风格极其不符，却也没啥好理由推却，于是道：“麦当劳。”

“好，我们十分钟内就到。”

电话一挂，曾雨便有些失神，不知道哪不对劲了，总觉得有些不妥，放眼望去，颜南北还在安生地排着队，他的身形与相貌淹在人群里，她好半天才看到。那个男人啊，连她自己都还不熟悉，怎样介绍给一祺她们认识啊！

颜南北端着点好的食物过来时，小胖墩正在跟他妈妈撒娇，这个不吃，那个也不吃，一定要吃广告里的那款啥，他妈妈说这里没有那个，然后小胖墩就开始嚎啕大哭。

曾雨觉得那小胖墩被宠坏了，麦当劳因为他的哭闹，显得更为嘈杂，曾雨跟颜南北坐他们对面，更是因此而无法进食，这种感觉，糟透了。

韩孟语与王一祺正在这个时候进了麦当劳，小胖墩的妈妈哄着小胖墩，说带他去肯德基，小胖墩才抽抽噎噎地从椅子上滑了下来，被妈妈牵着手，离开麦当劳。

韩孟语与王一祺就刚好赶上他们离开，在曾雨对面的两个空位上坐了下来。

曾雨看不出韩孟语对于掺和自己的约会有多大的兴致，倒是一祺满面春风笑得可亲可切的，显出些难得的八卦意味来。

曾雨替二位做了介绍，颜南北一脸诚惶诚恐的模样，带点讨好意味地赞道："二位容貌出色，真是男才女貌，很相配啊。"

一祺回道："哪里哪里，你跟我们家小雨，也很配啊！"

曾雨的笑容突然就僵住了，心里莫名其妙地就涌上来一阵强烈的落差感。

是因为一祺说自己跟颜南北相配，还是因为一祺说"我们家"?

曾雨搅了搅冰淇淋，扯出个勉强的笑容来，问韩孟语跟王一祺想要点些啥，颜南北很是热情主动地站起身，说要再去排队，给他们点餐。

韩孟语这才开口，淡然道："不用客气，我不吃这些。"

一祺巧笑倩兮，道："我也从不吃这些。"

颜南北尴尬地坐下，曾雨心里的落差更甚，他们呐，什么人呐，从来不吃这些的啊！哪像自己跟颜南北啊，真配啊！曾雨突然觉得有些气堵，侧头看了看颜南北，颜南北虽然外形很平凡，但是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啊，虽然言语不多，但是人很殷勤啊，没什么不好，真没什么不好！

第二章 有种试探，叫背向而驰（7）

莫名其妙地，曾雨在心底对颜南北衡量一番后，将眼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韩孟语。不知道为什么，颜南北因为当过兵，所以坐姿很正，但是在曾雨眼里，却觉得韩孟语的坐姿比颜南北更正，加之身高比颜南北要高上一些，所以当这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的时候，曾雨一眼望去，两两相比，韩孟语的气势比颜南北要盛上许多，尽管曾雨认定颜南北还不错，但一经比较，却又觉得仍是相差甚远！

“待会我们去看电影，小雨你们要一起吗？”一祺问。

曾雨忆及上回的乌龙事件，再也不敢错会意思，正想摇头，谁知颜南北竟飞快地开腔答应了。

颜南北瞅了一眼曾雨，笑笑道：“我正愁吃完了我们要去哪逛逛呢，正好韩大哥跟王小姐一起，看看电影是不错的选择。”

曾雨扭头跟颜南北小声地道：“还是不要了吧，我哥他们喜欢看灾难片。”

意思是，跟她们这一对，不是一个调调。

“不是灾难片，孟语说要去看周星星。”一祺抢白道，意思是一点也不在意多两个灯泡。在王一祺看来，她跟韩孟语还不是十分的熟稔，两人在一起过于拘谨了，多上曾雨这一对，对她来说，有利于她与韩孟语更轻松地相处。

曾雨十分怀疑地瞄了一眼韩孟语，不明白他哪根筋搭错了，居然会抽时间去看周星星，在他们家，就她爱看周星星，曾妈都反感她看周星星，说不明白有啥好笑的，总是让她笑得跟个白痴一样。韩爸与韩孟语虽不曾说她，可是曾雨明白得很，韩孟语很鄙视她的品味。

电影是周星星的新作，带一点科幻成分，曾雨其实已经在网上看过枪版了，一直等着能有个清晰点、没有镜头晃动、没有人走来走去或咳嗽的正常点的版本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她好再认真看上一次，现在有机会让她进影院看，她求之不得。四个人买票进入电影院后，

发现来看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空位多得很，并不需要按号就座。于是四人找了一排比较好的位置坐了下来。曾雨本想与一祺挨着坐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祺先往里进，韩孟语跟在王一祺身后就直接坐在了一祺的身旁，于是曾雨只能夹在韩孟语与颜南北中间，安生就座。

还未开始的时候，曾雨跟颜南北小声地讨论着剧情，说这个片子，其实走的不是暴笑风格，是温情风格。

颜南北替曾雨买了好些吃的，曾雨在准备拆食物包装时，见韩孟语没有为一祺买任何吃的，便举着爆米花，越过韩孟语，递向一祺，一祺却很矜持地向她挥手，拒绝了。

曾雨小小地叹了口气，不明白一祺与韩孟语来看电影，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与看这种影片的气氛，简直就是格格不入嘛！虽然跟韩孟语是一家人，但是……

曾雨扭头看颜南北，颜南北的脸在变幻的光影下，表情专注，心思明显被剧情吸引了进去，曾雨觉得，还是颜南北跟自己属同类人，王一祺说的那句话，其实一点都没错。

曾雨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个七仔做各种各样的表情，她第一次看枪版时，就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公仔或饰物。

“你看你看，多可爱啊，看它装可怜的模样，你看你看，呵呵，好想要一个七仔啊！”曾雨扯着某人的袖子就直嚷嚷，嚷嚷完了，一看，咦，扯错人了，居然扯哥哥了，手一松，低头扫了一眼，他平整的衬衫衣袖已被她抓出一团皱来，于是又伸手抚抚，抚完了，又不由自主地用抓过他袖子的手，抓爆米花吃。

看到周星星死掉的时候，曾雨不由自主地往后靠了靠，抿抿唇，生怕旁边人看见自己眼里含的那两泡泪水，明明已看过一次了，也明明知道他还会再活过来，可是看到小男主哭泣的模样，硬是怎么憋也憋不住眼泪，再没有心情吃爆米花了。

可就是突然，那一瞬间，在她毫无预警的情形下，她原先沉浸在电影中的感观被完全转移，她那安生放在座椅扶手上的左手，被一只大手，安稳地覆上了。

曾雨直视前方，不动声色，可是心里却如鼓擂，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被盖住的手，心想着，也许他是不经意的，也许他还未察觉，她想悄悄地将手从他的手心底下抽出来。

可是她的手才轻轻一抽，他那盖住她的手竟飞快地一拢，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曾雨觉得自己的小心肝，就那么狠狠地一抖，嗓子眼一阵发紧，耳里是呼啸而过血液流动的声音。

影院里的光影打在观众的脸上，忽明忽灭的，电影演到高潮处，所有人的心思都放在了电影上，谁都没有关注到自己身旁人的行为动作，那两只纠在一起的手，隐在黑暗中，丝毫不显异状，但是在曾雨的心底，却搅起了惊天大浪。

那天晚上，她想起了那天晚上，她半夜睡到迷迷糊糊地起床上厕所去小解……

她真的是睡到迷糊了，迷糊到，她竟没有发现厕所的灯是亮的，也没有发现这么晚还有人在洗手间，直到眼睛对焦后，看到他近在咫尺，而她已经从睡裙里解下了内裤，坐在马桶上了……

她记得她当时本能地想大叫出声的，可是……

唇上突然有种针刺感，这种感觉让当时的记忆似乎又清晰了起来，她之后总自我催眠地告诫自己那天晚上其实只是她做了一场怪梦，她不想也不敢承认那让她觉得是一场颠覆的一吻对于她及整个韩家意味着什么，但是当他的手现在这样既隐讳又大胆地覆上她的手时，她便无法再自我欺骗，那并不是一场梦，那晚他亲吻她嘴唇的时候，她明显地感觉到了一阵火热。

其实当时，他可以用手捂住她的唇，不让她尖叫啊，他也可以马上退出去，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可是，他却用那样的方式……

他是她那高高在上沉稳内敛的哥哥啊，即便她已经不再那么的排斥针对他，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远远够不上亲密啊，可是，他却对她那样……

她不断地自我催眠，她不记得他是怎样出去的，她连她自己是怎样回房的都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在他离开卫生间后，她曾呆愣良久，最后她还想到要低头审视自己的状态。幸好，宽宽大大的睡裙将屁屁遮掩得很好，连内裤也只露了一角而已。之后，她又记起自己在床上反复折腾良久后，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睡着的。第二天想起来那件事时，觉得不可思议且不真实，韩孟语之于她啊，之前表现得曾是那样的云淡风轻、淡泊宁静啊！

而现在，他坐在他女朋友的旁边，却错握她的手，究竟想做什么呢?

曾雨一忆及那晚，便觉得无地自容地想用手捂脸，于是左手不自觉地又抽了抽。然后，这回更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手又紧了紧，坚持着没让她的手从他掌心抽离出去。

电影已快接近尾声了，结局是一个HAPPY ENDING，一片和睦美好的情景，旁边的颜南北突然说了一句什么，曾雨没听清，却更为紧张地将手用力一抽，未料韩孟语此时已打算放开她，于是她的手一个用力过猛，弯曲的手肘就撞在了座椅椅背上，发出一声闷响来。

顾不上手肘的疼痛，曾雨慌忙想掩饰什么地转头与颜南北交谈起来，自此，再也不敢回头看向另一边。

有人打算离场了，站起来的人也多了起来，曾雨坐不住地也站了起来，催促着坐在外面的颜南北起身离开。

颜南北还没反应过来，动作有些迟缓，将将要站直身，就感觉曾雨的身子一倾，他想伸手去扶，动作却不够快，手还未伸出，便感觉软玉在怀，心旌一荡，那个柔情满怀啊！

曾雨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扑颜南北身上了，她只是觉得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身体失了衡，她倾向颜南北时，还感觉到身后有一

只手拉了自己一下，可是却被她条件反射性地挣脱掉了，这一挣吧，结果就是倒颜南北怀里，被他抱了个正着了。

曾雨只觉得一团混乱，连分开各自回家时，与一祺的笑，都笑得虚无与勉强，她更是忘记自己是如何与颜南北说再见的，等到终于只剩自己与韩孟语时，那些纷乱的思绪又突然回笼般集中起来，整副心神无比专注，感应着身旁人的一举一动。

“那天……”尽管斟酌了很久，可是当发出声音来的时候，曾雨仍是迟筹了。

怎样问呢？问他那天是不是看到她小解了？哦，死也不要将这样的话说出口。

问他为什么要亲她？又觉得过了这么久才问这话，似乎又不合时宜。

问他刚刚为什么要摸自己的手？对啊，他为什么要摸自己的手呢？难道摸错了？本来想摸一祺的？这也太不靠谱了啊，一左一右的，分不清吗？也可能没分清，她还不是本来想抓颜南北的衣袖的，后来却抓到韩孟语了吗？所以是有可能摸错了！

“你在想什么？想成这样？”

他从她发声时起，就等她开口，可她还没想好如何开口问他，他却瞅到了她反复纠结的表情，忍不住开口询问了。

“那天，那天，晚上……”曾雨觉得自己要崩溃了，这个怎么也问不出口啊！

“撞到你上厕所的那天晚上？”握着方向盘，直视前方的韩孟语直接将话丢了出来，这话一丢，无疑像丢了个重磅炸弹，曾雨的整张脸轰地就被炸得气血涨涌，满面通红。

他真亲了！他真亲了她！他还直言不讳，说得坦荡荡，响当当！！

曾雨有跳车的冲动，她长这么大以来，除了小学时有一次因为回答不出问题让老师罚站墙角，她还从没有像现在这般，感觉到无地自

容。

平日里不管是自我纠结还是反复揣测，都因为他在她面前装得云淡风轻，那些尴尬就不像现在这般明显，她也可以自欺欺人地当成意外，可是刚刚黑暗里他的行为，又让她直觉事情已经不再简单，现下他这毫不避讳地提及，让她后悔极了，她宁愿他继续云淡风轻下去，她宁愿她自欺欺人下去。

韩孟语看到坐在旁边的曾雨整张面孔可以蒸腾出热气出来的模样，不免有些好笑，见她如此纠结，他心中反而舒坦了起来。

“我那时，我那时，睡迷糊了。”曾雨有些语无伦次地想补救些什么，一想到自己那么大一个人了，还当着一男人解裤入厕，简直就无法原谅自己……

韩孟语轻轻地打着方向盘，车子缓缓地改变方向，车子摆正方向后，他淡淡瞅了一眼不断揪着头发的曾雨，缓道：“我那时，很清醒。”

曾雨似乎又重重地挨了一拳，本来纠结到无以复加的她，在听闻后，如惊弓之鸟，一颗心提至嗓子眼，悬了半天，然后“咻——”的，坠至无底深渊……

机械地转过头，带着七分的哀怨，带着八分的羞惭，带着九分的不解，带着十分的愤懑，出声问道：“为什么亲我……”

“不知道。”相较于她的迟疑，韩孟语的回答干脆而快速。

不知道？他堂堂一个大法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为什么，刚刚又抓我手？”曾雨哼哼哼地以不满的眼神盯视他。

这一回，韩孟语不如刚刚那般干脆了，避开她的眼神，抿着唇，半天没有回答。

得不到他的回答，曾雨觉得有些愤慨，其实又害怕他真的跟她说些什么，此时此刻，她突然想远远地躲开，她突然什么都不想要知

道，什么也不想要听到了。将身体向门侧靠了靠，企图将与韩孟语的距离拉开些。

韩孟语飞快地瞟了她一眼，车子放缓了速度，曾雨抬眼看向前方，路口，红灯。

车子缓缓刹住。

曾雨一等车子刹稳了，突然飞快地开了车门，毫不停歇地下了车，头也不回地跑向人行道，落荒而逃。

韩孟语看着她疾步于林荫道下，转个角，消失。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一直在犹疑，究竟要如何开始，要怎样周全，那个亲吻可能只是一时冲动，但是却真真实实地发生了，她像炸了毛的雏鸟一样，在第二天就开始紧张兮兮、虚虚实实地对他研究试探，甚至乱点鸳鸯地将事情弄至现在的局面，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去正式面对她的提问，只是他知道，现在她与他的背道而驰，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试探。

红灯转绿灯，身后喇叭声不断，后面的车辆越过他的驶去，绿灯又转成红灯，不知道转了多少个灯，那辆泊在车流中的车子停驻良久后，才又启动，重新缓缓混入车流中。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1）

如果感到伤心失望，那是因为我们开始，渐渐爱情！

从这天开始，韩家开始上演躲猫猫大戏。曾雨才明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要躲那个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不管是早出，还是晚归，难免还是会有碰到韩孟语的时候，曾雨觉得自己越来越神经质了，一回到家，整副心神就全处于备战状态中，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四下逃窜，曾妈妈也说自家女儿怎么越来越神经兮兮。

“我真的觉得我跟我妈说的一样，越来越神经兮兮了。”曾雨在网上跟众姐妹哭诉。

曾雨常聊天的QQ群里的姐妹，最近最感兴趣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某只“萝卜”跟“兔子”要结婚了，另一件事就是某个哥哥要跟妹妹乱伦了。

是的，是乱伦，她们就是这样评价韩孟语跟曾雨的。

多么耸人听闻啊，曾雨一听到她们不以为意甚至带点禁忌的兴奋如此形容时，只有心惊肉跳。

“多邪恶啊！小雨，你想一下，同住十载，你的隔壁一直住着一只对你虎视眈眈的狼啊！”小鸟最兴奋，最近这几天，只要曾雨上线，她都会揪着曾雨问进展，恨不得真有些什么。

曾雨其实无法将韩孟语与狼啊，虎视眈眈这样的形容词凑到一起，却也无从辩驳。

“我觉得吧，小雨，你应该去跟你哥哥谈谈，他究竟对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像他那样的人，如果不是衣冠禽兽，就是绝世好男人。”那个即将结婚的萝卜正正经经地建议道。

蓝色沸点：“其实兄妹不兄妹的没关系啊，何况你们不是亲的，这年头，难得有情郎，姐妹我的意见是，能有，就不放过！”

往南续北：“可是，颜南北怎么办？好歹他跟我的名字这么有缘，我一直是支持他的，不过，不过，我听说小雨的哥哥，长得很帅啊！（花痴）”

说到这个的时候，群里一下就沸腾了，倒向韩孟语的人又多了，曾雨看到对话框一个劲地闪，回复得手忙脚乱，有人敲门，曾雨整个心思沉在聊天上，随意地喊了声“进来”，却在门打开那一刹，才忆起自己忽略了，有狼住隔壁，绕房进门来……

曾雨摸着鼠标，侧着头，目瞪口呆地看着韩孟语轻轻阖上门，悠哉慢哉地走向自己，电脑屏上不断更新的聊天记录还在疯狂更替，韩孟语躬着身子，凑近屏幕，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曾雨回头，刚好看到小鸟非常彪悍地大声嚷嚷道：“我挺帅气的禽兽哥哥，我挺帅气的禽兽哥哥……，重复一千遍！”

往南续北跟小鸟杠上的说：“支持大兵哥南北，打倒禽兽哥哥……，一万遍。”

“哗啦啦”地一阵手忙脚乱，键盘差点都掉下去，曾雨叉着五指压屏幕上档住还在闪烁的对话框，一手忙乱地用鼠标去点QQ的红叉叉，QQ程序一退出，任务栏顿时一下就清静了，电脑桌面上，是那天去游河时曾雨的一张照片，曾雨不记得是谁帮她拍的了，她在相机里无意看到的，觉得拍得很好，从侧面拍她安静远眺的模样，很有意境，所以她用来做桌面了。可是现在，她与韩孟语两人凑在一起时，盯着这一张照片做成的桌面，又觉得暧昧丛生，诡异的情绪四溢。

“你觉得，我的行为，很符合‘禽兽’的标准？”韩孟语在问这话时，缓慢中透露着些失落。

曾雨一时觉得不忍心，忙道：“不是不是，我朋友她们，喜欢用一些比较‘劲爆’的形容词，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韩孟语微微退开些，叉着裤袋，静默地看着曾雨，道：“我们可以谈谈吗？”

曾雨仰着头瞅了他一眼，低头想了想，微微地点点头，就听韩孟语道：“我在外面的门球场等你，你过十分钟出来。”

曾雨又微微的点点头，眼睛瞅到他的长腿一转，缓缓地走了出去。

门一阖，曾雨长呼一气，觉得自己的脸红到快要爆掉了。

重新登录QQ，群里的人都在叫嚷着找她，曾雨飞快地敲打着键盘，对话框架里出现以下对话。

淅淅沥沥：我哥刚看到你们的聊天了，要我出去谈谈……（惊悚）

小鸟：啊！啊啊！啊啊啊！

往南续北：啊啊啊！

只爱小鲁：啊——！

小鸟：看到我们叫他禽兽哥哥了没？看到我们说小攻小受了没？看到我问你他内裤晒在哪里没？

淅淅沥沥：－－！！！你啥时问我他内裤晒哪了？我刚关Q了……

只爱小鲁：那你还不出去跟他谈谈，好期待好期待。

淅淅沥沥：他要我等十分钟去外面的球场。

小鸟：快，快，快去刷牙。

淅淅沥沥：为什么？？

小鸟：好期待好期待……。

只爱小鲁：好期待好期待……。

往南续北：坏人坏人坏人，乱伦乱伦乱伦，我爱大兵哥，我爱大兵哥……

兰子：咦，刚去刷牙去了，发生什么事了？

……

曾雨看到乱糟糟的群，再瞅瞅时间，时间只剩一两分钟了，越接近十分钟，那个小心肝就越是止不住地狂乱，群里的意见还是分两

派，一派是小鸟为代表的，强烈要求出去，一派是南北派，势单力薄微弱却顽强地还在为颜南北喊口号。

吸了吸气，曾雨下定决心地在键盘上敲道：我出去了！

站起来时，瞅到往南续北同学发个表情，趴地上，伸着手大喊：不要出去啊，万劫不复啊，万劫不复啊……！

万劫不复？

曾雨轻悄悄地打开自己的房门，二楼的楼道里亮着灯，父母的房间房门是闭着的，韩孟语的房间本来是与她相邻，但是门却离得远，曾雨特意瞅了一眼，那门关得好好的。只有父母房间里有电视的声音传出来，曾雨小心地下楼，摸着墙壁下楼时，心里一直在想着，啥是万劫不复？这一步一步地，走向漆黑的客厅，心里那种沉甸感愈甚，万劫不复啊，如临深渊啊，什么跟什么啊。

曾雨打开家门，室外混着花香的热气扑面而来，知了声声，蛙鸣阵阵，月光洒了一地，银光盛盛。曾雨突然觉得，开了一扇禁闭的门，感觉却豁然开朗了。

走过一段水泥路，下一个小坡，就到了他们约定的门球场。门球场的四周种了很多的樟树，樟树的树龄颇大，棵棵长得高大，又正值盛夏，树冠葱葱郁郁，将门球场围了个密实。白天很多的退休老干部喜欢在这里打打门球，或乘凉下棋，到了夜间，因为这里较为偏僻，基本上少有人来。

曾雨借着月光，小心地跨过沟渠，步步小心地走下矮矮的阶梯，在门球场边上站定时，四顾球场，便看见斜对角，反映着月光的白色衬衣，裹着萤萤光芒，犹如神仙霓裳，仙光盈盈，仰首望月的人，身形俊朗，若说形容美人为月下仙子，他就是那月下仙君。

形容若被小鸟听了去，指不定匍匐着爬过来，再力挺“禽兽哥哥”一千万遍了。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2）

在曾雨距他十步之远时，他才将身子侧过来，盯着她步步靠近。曾雨自他盯着自己起，觉得突然混乱了脚步，紊乱了思绪。

“那个，找我谈什么？”很扭捏，环境、气氛、还有眼前这个人，统统让她觉得扭捏，在曾雨的意识中，这样的夜晚，这样的人，叫她出来，定是有些暧昧情事要发生的。

“我们来谈谈你对我的感观好了。”虽然韩孟语的语气平和缓慢，但他抱胸而立的模样，仍是让曾雨觉得有压迫感，她觉得自己就是站在庭上的一名当事人，法官现在向她提问，她必须如实回答。

“很好，很威严，很能干。”曾雨言之凿凿，以增加说此话的可信度，不会让他觉得她在刻意拍马。

“那禽兽一说呢？”

曾雨抿抿唇，偷偷睨韩孟语，然后再吧唧一下嘴，道：“那是，我网友们在胡说八道。”

“你跟她们是怎样谈论我的？”

“说你很英俊！”曾雨回答得飞快。

然后，在朦胧的光线中，曾雨仍能看清他眼中波光一动，似乎被她的话触动了，又似乎只是他微眨了一眼。安静了好一会儿，曾雨见韩孟语没有动静，才恍然发觉自己说那话说快了，这话咋能对着他说呢，即便她确实是这样跟网友们说的，但是不能跟当事人这样形容，这说明她至少在外形上肯定了他。

“她们为什么要把我跟颜南北放在一起比较？”他又问，看上去像是好奇，其实曾雨总觉得他在循循善诱。

曾雨在心里抽口气，他连这话都看到了？这下怎么说呢？总不能直接说因为她在和网友们诉苦，说哥哥觊觎自己吧？

仔细斟酌一番后，道：“那个，其实就是她们在鉴定我男朋友的优劣时，想找一个参照物，找明星吧，太有距离了，说是最好找身边

人，所以就……”

拿他作参照物！这个说法应该不危险吧？其实，他之前若不对她有那样的行为，她也不拿去群里面说，她不说，群友们是不会拿他们做比较的。

可是在如此说完后，曾雨觉得心底不安的感觉却愈加明显起来，心脏“怦怦”跳得简直像要犯病。韩孟语在她回话之后，久久未语，曾雨偷偷瞄他，却见他盯她的双眼，沉如深潭，月色太亮，他眉间的细褶清晰可见，曾雨觉得气氛越来越怪异，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导致局面如此僵持。说到底，她觉得她太不了解韩孟语了，不知道怎样说，才是顺遂他的心意，才会轻松气氛。尴尬地将手交握至身后，曾雨不自在地左右轻晃着身体，以示自然。

良久，韩孟语才再发言，道：“关于一祺的事，你去跟她说一声，我跟她，不合适。”

这话，说得干脆俐落，显得说话之人其实无情狠绝。

“啊？”曾雨一愣，敢情这就是他今晚找她的主要目的啊！拒绝人家女孩子，居然要借别人之嘴，这，太不厚道了！

“一祺挺好的啊，而且一祺对你也挺上心的，老问我你爱吃什么，喜欢什么款式颜色的衣服，人家那么关心你……”曾雨觉得一祺比自己好太多了，瞎子都知道选谁。

“你告诉她我爱吃什么爱穿什么了？”他侧着身子睨她。

“没告诉，我说让她慢慢了解你。”其实她不知道他爱吃什么，好像没有什么不喜欢吃。她如此说的时候，看到韩孟语似乎带着些不屑一顾的意味，转回身子不再睨她。

“其实，我觉得吧，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你不用这么快就推了，过些时日，说不定就能发现她其实挺合适的，等有了感情就好了。”曾雨继续说，然后觉得似乎还不够，又补充一句道，“人人都说我跟她，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可见她有多好。”

“感情是慢慢培养的？”韩孟语问。

“是的是的，日久生情。”曾雨很诚恳地点头。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来？”他问。

“……！”

曾雨回去后，一直在懊恼，她当时怎么会语噎呢，她明明可以说，他们其实已经培养出了亲人的感情了啊，虽然不太浓烈，但是曾雨认为比起她初进这个家庭时，已经算是好了太多了，如果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一定会对韩孟语很肯定地回答道：“我们是有感情的！”

只是，还不是那种感情啊！

真复杂，曾雨常常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脑袋里一团浆糊，连她自己都不明白她对韩孟语究竟是怎样的感情，说亲情吧，也不太亲，说爱情吧，她直觉想要否认，她想了很久，那种又疏离又崇敬又好奇又自卑又隐晦的感情，它究竟是什么？

曾雨有点两面不是人的感觉，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都坐卧难安，在家里，韩孟语总让她莫名地忐忑，在单位，对着王一祺她怎么也说不出口，毕竟，她很清楚韩孟语拒绝王一祺的原因中，某部分，跟她曾雨有关。她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揽下这样的事情来，她觉得自己是中了韩孟语的魔咒了，他那天晚上的咄咄逼人，让她急于逃避地应承着揽下了这一破?来。

她想起了韩孟语曾说，希望有一天，她不会觉得麻烦。

曾雨这会儿觉得他定是故意的，故意制造好了麻烦再扔给她，让她长个教训。如今，她为了这个麻烦，闹得心神不宁。

这真的是一件破事儿。

破到让她上班时老是出神出状况，事情做得一塌糊涂，偏偏几次想开口，一看到一祺亲切且讨好的笑容，那话语就怎么都吐不出唇际。下班了，因为无法向韩孟语交差，又老是在街上晃荡，晚饭都不敢回去吃，等到暮色深沉时，才像个小可怜似的偷偷溜回自己的房里。

两天捱过去，就到了周末，曾雨觉得这个周末来得真是太及时了，可以让她缓上口气，能当一天的鸵鸟，就当一天的鸵鸟吧。

她在网上跟朋友谈论的时候，群里的人纷纷鄙视不已。

往南续北说：你这样拖，反而对你同事不好，误人家的青春不说，这万一感情日深，拖久了，就难断了。

小鸟这一次跟南北是同一战线了，道：早断早升天啊，这样哥哥又恢复了自由之身，哥哥就可以对你进行下一步了。

淅淅沥沥：下一步……我不要下一步，我不想背负乱伦的枷锁！

话题被曾雨自己带的一转，马上群起而轰之，群员们七嘴八舌地开始围绕“继受血缘关系是否引起道德乱伦”、“自家人成为一家人的好处七八点”、“哥哥的行为所暗示的隐晦思想分析结论”、“阶层论与门当户对论孰是孰非”等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辩。

讨论得正激烈，曾雨的房门又被人敲响，这一回，曾雨十分谨慎地先将聊天对话框给关掉了，才喊请进。

果然是韩孟语，曾雨觉得，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家了。

电脑里正唱着：满身风雨你从海上来……。

他现在满身风雨的，从哪里来?

韩孟语甩甩额头湿发，脸色不愉。

“你掉水里了？”曾雨少见他如此狼狈，这模样，真好，没距离感。

“你还没去跟王一祺说？”

曾雨眼睛滴溜溜地一转，道：“还没有合适的时间说那话，下个礼拜上班了就说。”

“不用了，我自己去说。”

“咦？”曾雨不知道现下是什么心情，一方面不用她去说，觉得卸包袱了，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后怎么面对一祺。

正在小计较着，突然感觉到面前有气息拂面，一抬头，便发现韩孟语不知何时已蹲至她的面前，距离她是那样的近，近到曾雨可以看

到他亮着光泽的眉毛和长长的眼睫毛根根分明，近到觉得他深潭般的眼眸像是要将她吸了进去般，曾雨觉得自己突然就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她不敢将自己的任何气息轻喷于他的面上，她一度以为他是否想要亲吻她，在她看来，如此近的距离，如此专注的神情，与电视上情人亲吻时的情境，如出一辙。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3）

“我喜欢你，如果你一定希望我如此明白地跟你说的话，我想说我喜欢你。”

曾雨觉得血液倒流了，读大学的时候，她曾收过一张小纸条，上书：我喜欢你！当时她也觉得兴奋加血液倒流，可是，给她纸条的那哥们，却要她继续传下去……

这次，较之上次，血液更加强烈地倒流了，曾雨一度怀疑自己大脑的血管是否会爆掉，刚刚静默地对视，只是让她脑袋发晕，心跳过速，可是他的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比一些视觉触觉更加强烈的震撼力，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大脑拒绝作任何思考，良久后回过神来，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虽然是同住一屋檐下，但一个天上的人儿怎么会看上一个地上的人呢？

从那个晚上的意外事件起，她就在回避两人不一样的情愫来，一来是觉得暧昧的关系让她有些琢磨不透，二来就是认为自己跟韩孟语，着实不适合那种身份与关系。

“我们，不适合啊……”曾雨见他紧迫盯人，眼神开始乱晃。

“怎么不适合？”韩孟语问。

“我一直以为，我以后找的对象，肯定是那种穿着拖鞋、大短裤在家里横行；每个月赚的工资和我一样多，会交给我管，但是还是会偷偷攒私房钱；平时邋遢随性，总会被我骂；工作表现平平，回家就知道上网炒股或玩网游；长得不好看，甚至有些猥琐……”曾雨唯唯诺诺，絮叨了一大通，这一直就是她对未来对象以及将来婚姻生活的设想，她的朋友常常说选夫君要选有车有房长得英俊有背景有靠山可以提供花不完的钱以便让妻子不用再去上班的人，但是曾雨从来不是这样想的，她觉得，她这一辈子，就只能找一个虽然满身缺点但还算是可靠的男人，平凡地过一生，有钱有点权的男人，总是有太多女人惦记，就如同她爸爸一样。

“你就这要求？”他的表情像在说：你就这点出息？

曾雨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思维有些异于常人，但她确实如此这般地想了很多年，于是虽然迟疑却仍然点点头。韩孟语终于站立起来，抱胸低头沉思，正想说些什么，门外有声音，两人侧头看去，只见洞开的房门外，曾妈妈趿着拖鞋，穿着皱褶繁多的大睡衣、大裤衩，一脸好奇的看着他们俩。

“你们在商量什么呢？”曾妈妈问。

曾妈妈的出现，让曾雨一度屏住了呼吸，紧张得忘了如何出声。

“阿姨，我们在商量一祺的事情。”韩孟语答得面无波澜。

“你回来也不先去换身衣服，看身子湿的，会感冒的，赶紧去先换了衣服再来商量。”

“嗯。”韩孟语点头，步履沉稳地离开。

等他们统统都离开了，曾雨才几步蹿过去，关门，上锁。

真危险！

这家里，让她前所未有地觉得危险！

点开QQ对话框，屏幕上跳出来的对话飞快地闪动着，连续闪了一分钟，才到了最新的留言，曾雨没注意上面说了些什么，兀自发了一会儿呆后，飞快地敲打键盘，写道：我刚被我哥告白了，还被我妈撞见他在我房里了，我觉得他差一点就想亲我……

此话一出，群里突然安静了，曾雨正觉得奇怪，检查自己是否掉线时，群内的言论突然间如洪水开闸般，一下就又炸开了。

首先反应过来的是往南续北，在那痛心疾首地呼喊着：苍天啊，大地啊，乱上了啊……

虫小米：一场家庭伦理剧，于今晚，正式拉开了帷幕……锵锵锵锵。

小鸟：欧耶！禽兽哥哥真帅，亲多久？亲哪里？亲到什么程度了？

淅淅沥沥：我说的是他好像想要亲我……

等兔子的萝卜：你妈妈……发现了？

淅淅沥沥：不知道，应该没有发现，我妈妈看到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站起来了。

小鸟：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偷腥请一定要记得关好门啊！

淅淅沥沥：还没亲……

虫小米：那要是关了门，被发现，更加说不清了。

小鸟：我早就有预感，一定会出事，果然，哥哥没让我失望，哈哈哈，真HAPPY……

往南续北：可怜的颜南北啊，啊，南北啊，小雨的初吻最终没能留给你啊……

淅淅沥沥：没有亲……

小鸟：小雨，肯定还有下一次，据大神俺的推算，应该不久，下次要记得关门啊！

往南续北：颜南北啊……

虫小米：可是，不关门，不是更刺激吗？

往南续北：颜南北啊……

小鸟：但是，我的意见是早期还是不要让父母知道了，等感情成熟稳定点再说，这样更刺激。

往南续北：颜南北啊……啊……啊！

蓝色沸点：我也觉得不能让父母知道先！

曾雨看着乱得不成样的群聊天框，眉头是越皱越紧。于是又赶紧键入一行字来。

淅淅沥沥：可是，我还没有同意啊，他说喜欢我，我没回应他啊。

小鸟：……

蓝色沸点：……

虫小米：……

……

往南续北：欧耶，颜南北，颜南北！支持颜南北。

系统提示：用户（1234567）被管理员（7654321）请出了本群。

泪珠：咦，谁T人了？谁被T出去了？

小鸟：把南北T出去五分钟。

小鸟：小雨，我以群主的身份命令你，答应他！

等兔子的萝卜：答应他！

蓝色沸点：答应他！

虫小米：答应他！

泪珠：为了不被T出去五分钟，不知道要答应什么，但是小雨，答应他。

曾雨觉得自己的心正乱七八糟，群里这些人的起哄，更是让她无法冷静，一时间，竟理不出个头绪来，那些正确的道德的伦理观，一时间与群友的叫嚣、与自己内心的贪念形成了拉锯，她突然分不出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应该什么不该。

于是，只得在电脑上键出这样一行字来：

淅淅沥沥：无视你们！

稍后！

系统提示：你被管理员（7654321）请出了群（1098765）

嘿呀！居然被T了。

群主喜欢在群友意见占大多数时，将持少数意见的人踢出群反思五分钟，这是这个群恶搞式的特色，曾雨与众群友早习惯了。

觉得有些无聊，便打开某涯论坛，曾雨一边等着五分钟过后被拉进去，一边看一看，某涯论坛上的一些情感帖子。

还没找到好的帖子，QQ提示便有了消息。曾雨一笑，这次还没过五分钟，她们就忍不住把她拉回去了？

点开消息一看，却不是入群消息，而是有陌生人加好友，曾雨十分地好奇，自己向来都是隐身，居然也会有陌生人来加，于是顺便查看了一下陌生人的资料。

面板上的信息如下：
帐号：52777888
昵称：子于皿上
年龄：30
性别：男
州/省：HN
城市：CS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4）

曾雨觉得奇怪，这个人比自己大那么多，虽然同一省份城市，按理说应该不会是她的朋友同学啊，她没有那么大年龄的朋友，于是很干脆地点了拒绝。

消息发出后，没一会儿，又有消息提示，曾雨觉得这回应该是入群消息了吧，点开来一看，仍是那个陌生人坚持要求加为好友。

曾雨再拒绝。

消息又来了，还是那人。

曾雨疑惑了，这哥们还锲而不舍了。

拒绝且禁止再加为好友，等于就是直接把他加入黑名单了。这下安静了，她只需等着加群的信息来就好了。

在找帖子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一篇关于姐弟恋的帖子，曾雨带着些探究的心态点开来看，因为开帖之人讲的是其本人与她血亲弟弟间的真实爱恋故事，因此此帖十分火爆，回帖很多，楼主述说得比较详细，将整件事的过程，某些事的细节，都写了上来，跟帖的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惋惜的、谴责的、谩骂的、祈祷是非血亲的、甚至还有一部分是支持的……

曾雨看着看着，就囧了，这个世界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血亲啊，情何以堪啊！

看着看着，曾雨就感叹着：幸好……

然后，自己也愣住了，她在幸好什么？

她在幸好自己与韩孟语虽然是拟制血亲，但毕竟是拟制的，而非真正的血亲？！

是的，她刚刚，的确不经意地就这样在想了。

她被自己吓到了，虽然她之前觉得跟韩孟语发展恋情，那是一件异想天开绝不可能有美满结果的事情，可是，现在，她却潜意识地那样想了。

看完了整个帖子，觉得最后无疾而终的结局是理所当然，却又叹惜不已，楼主描写的情感十分真挚，那些纠结的、痛苦的情绪，可以令看帖人感叹不已。

欷歔完了后，曾雨才猛然发现，一直没有消息再加她，群里的人把她T了后，忘了再把她加进去了?

一生气，她从QQ上找到了小鸟，拍她，怒气冲冲地要求把自己拉回去。

小鸟过了好几分钟才有回复，战战兢兢地应道：马上拉，马上拉。

然后系统提示：你被管理员（7654321）邀请加入群（1098765）……

曾雨一进群，就开始抱怨：这都一个小时过去了，不是一般都T五分钟吗?

往南续北：那是因为你不服从组织安排，惹得众怒，所以你要反省久一些。

淅淅沥沥：咦？你啥时进来的?

往南续北：五分钟一到就进来了，话说，经过五分钟的反省，我大彻大悟了，觉得你应当跟哥哥好好相处。

淅淅沥沥：咦?

自此，群内大众才开始纷纷发言进行劝谏，曾雨一时觉得奇怪，这一小时，好像群内达成了什么统一意见一样，连南北都倒戈了，太怪异了。

曾雨私下里敲小鸟，问：刚刚群里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似乎达成了什么统一意见。

小鸟：咦？没有啊，我只是忘了将你拉进来，如此而已。

曾雨：不信，给我看你的聊天记录。

然后，五分钟，十分钟，小鸟的头像灰了。

曾雨低声咒骂了一声，将QQ也关了，临睡前又刷新了那个姐弟恋的帖子，见楼主不再更新了，才悻悻然地睡去。

第二天是周六，曾妈妈与韩爸爸一大清早就去公园晨练，凡是周末，他们总会在公园待上小半天才回来，说是晨练，但其实是他们不但要在公园附近解决他们的早餐问题，曾妈妈还要跟一些老人家唠上一阵子的嗑，韩爸爸还要杀上几回象棋。曾雨觉得他们那样挺好，过得休闲又开心，只是自己周末的早餐问题，就变得没有着落了。于是一旦周末，她索性睡上小半天，自己也惬意舒服。

但是这一日，她正睡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房门却被持续地敲响，曾雨以为老妈回来，糊着一双眼，踉踉跄跄地就去开门，门开了，眼睛还没睁开。揉着眼便往回走，任人进来，打算听完事后，就继续再睡上一觉。

“别睡了，洗个脸，先吃早饭，我们等会出去。”来人没进房，曾雨已经爬至床边，听完后，打个哈欠，可是打到一半，就顿住了，扭头一看，就惊叫一声往被窝里钻。

天哪，这是什么形象啊，没洗脸，没梳头，穿着皱巴巴的睡衣，胳膊腿啊，全露着呢，低头一看，自己习惯晚上睡觉穿着睡衣时不穿内衣，刚刚去开门时，也没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知道，也不知道……

曾雨换好衣服洗脸刷牙，对着镜子时，不免又疑惑了，她在惊慌啥呢，以前也是这样啊，相处十年，他几时没见过她这模样了？她甚至，在他面前上过厕所……

画面一转到那天晚上，曾雨马上打开水龙头，以水泼面，恨不得将整个脑袋都伸水龙头下去冲洗一番。

韩孟语回头看到曾雨出现在厨房门口，惊诧的同时，心里也被她清水湿面的模样蛰了一下。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莫名，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模样，换了一个人，自己总是无知无感，但偏偏是□个人的时候，自己就变得不像自己，一切的感知都被抓在了一点，凝在了某处，逃不出那奇异的磁场，受不了自己的掌控。

曾雨湿成一缕一缕的额前发丝被她略带尴尬地拨至一边，腆腼的模样，让韩孟语觉得自己不知不觉地沉得更深。

早餐颇丰富，有用来败火的绿豆沙、一碗清淡的汤面，还有曾雨最爱的炒面。面炒得极漂亮，放了鸡蛋和青菜，颜色搭配得让人看了很有食欲。

曾雨觉得十分HAPPY，她常常觉得只要吃上自己爱吃的东西，这一天就过得很值得，韩孟语的这个早餐，让她觉得今天似乎还是挺不错的。

她吃炒面，韩孟语吃汤面，每人一碗绿豆沙，曾雨正吃得不亦乐乎，忽闻韩孟语道："我早餐最爱吃汤面。"

曾雨抬头瞄了他一眼，觉得他突然说这话，不知何谓，低头又努力吃起来，但是曾雨虽然向来反应不快，只要给她时间慢慢想，她总是会想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一会儿后，她便知道他如此那般说话，是为何了。

他是在告诉她他的喜好呢。

然后，那个小脸在瞬间又炸红了，嘴里嚼动的速度在那稍稍一顿后，马上又加快了，但之前口腔内那爱极了的味道却淡了，曾雨所有的思绪全被自己的发现打乱了，偷偷窥视他几眼，却见他一如往常慢条斯理地进食着。

曾雨觉得自己在心里刻意地去排斥他，嚼着面条的同时，心里总在嘀咕着：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关我什么事呢，我为什么要知道呢。

眼见一盘炒面要见底了，心里莫名又冒出另一层想法来，他爱吃汤面，这不为奇，他还知道她爱吃炒面，还可以把面炒得这么好吃，他将对她的那层意思，做在早餐里，本来隐晦得恰恰好，可是曾雨觉得一旦被自己觉悟后，这美味便突然如梗在喉，食难下咽了。

餐桌上一时异常沉默安静，又似乎在下一秒，会发生些什么事来。曾雨总觉得，跟韩孟语两个人独处时，最终总会有什么心惊肉跳

的事情来打破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所以每每安静时，她总觉得这份静谧很危险。

“你说，我们等会，要去哪？”曾雨小心试问。

“你说过，要陪我去买衣服。”韩孟语已经吃完，抽了面巾纸来轻拭唇角，曾雨闻言，放下筷子，手腕不自觉地就学他往唇角揩去，韩孟语又抽了张纸，递向她。

曾雨一愣，还未接，他却在她那一愣时，似是企图直接替她擦拭嘴角的油腻，曾雨回过神，便将头向后仰，退了开来。

胡乱地抽了张面纸，擦了两下，就在韩孟语的催促下，急匆匆地跟着出去了。

只是买衣服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只要他不逼她去跟一祺摊牌，只要他不再跟她说些奇奇怪怪的话，做啥都行，帮他挑衣服，跟那些比起来，多芝麻绿豆啊！

如此念叨着，跟着他一直进入了大商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直奔四楼男装部。

说真的，这是小雨第一次买男装，她对男装的品牌认知，多数是从单位里很爱现的小伍那里了解到的。商场里的品牌LOGO让人看花了眼，曾雨向来对品牌不是很热衷，就连买女装，都少有品牌的，总爱买些便宜些的，用她自己的理解是，女装变化太快，她不求耐穿，便宜的过时了也不心疼，等到年纪大了，不需要常置装时，才考虑买些贵些的、，出位的。

而男装就不一样了，小伍说，男人就应当买品牌，第一是面子与品位问题，第二是男装不如女装变化多，男人有几件好的就好了。

所以，她也认同，男人的衣服，应当要好，要贵，要出位。

最重要的是，她是来当参谋的，不是来出钱的。

想到这里，曾雨就觉心情好了起来。她觉得韩孟语一直是个财主，平时总没看到他花过什么钱，那存下来的工资，应该是不小一笔数额了，他那些年终节假的，还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奖金之类的，再

贵的衣服，他也应当穿得起。而她之所以会兴奋，是长久以来，她都没有尝试过努力花钱的滋味了。

花钱多容易啊，挥霍就行了，看到自己喜欢的，买了让他掏腰包便行，电视里那些拜金女带金主的机会，是多么的可遇不可求呐！

米黄色的、浅绿色的、天蓝色的、肉杏色的……，立领的、小翻领的、V领的……，T恤、衬衫、唐装……，纯棉的、亚麻的、真丝的……；韩孟语很配合地听她的指挥，一个上午几乎将男装部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衣服都试上了一遍，试到最后，不是韩孟语不耐烦了，也不是导购小姐不满了，而是曾雨她自己觉得懵了。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5）

不是觉得应该挺简单的吗？不是只需要替他花钱就可以了吗？

可是到如今，她与他的手上，仍是两手空空。

曾雨也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就连自己买衣服的时候，都没曾出现过如此挑剔的怪状，她向来看中了颜色与款式就直接付款，那些小线头啊，质料啊，她从来不予理会。可是，这一个上午下来，她不是觉得颜色不适合他，就是觉得款式与面料不搭，好不容易有一件不错的，她认为上面居然有一个小线头没剪，认为做工上有问题又不要了，最后，韩孟语从试衣间出来时，问："这件呢？"

她才兀自从愣神中醒过来，眼前的人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纯棉衬衣，新的衣裳线角笔蹬，灯光洒在他的肩头反射着的光芒，让她似乎又看见了那晚月色中他谪仙的模样，他啊，始终是最适合白色的，任何颜色衬他都会失色。

不等曾雨点头，韩孟语径自跟导购小姐说："就这件吧，这个型号拿三件。"

言毕，便进到试衣间去，曾雨立马步到试衣间外面，道："这件是不错，不过，也不用买三件啊，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颜色和款式，说不定有更好的，同样的衣服，买三件，你穿不腻，不嫌人家说你一年到头不换衣服啊？"

试衣间里的人道："不用再试了，就是这件了，我看中的东西，便不会腻的。"

曾雨闻言又能是一愣，心脏没来由地不知道涨个什么劲。想想不妥，又跑去导购小姐那看衣服的标牌价格。

一看就倒吸一口气，这啥牌子啊，贵得离谱。

"小姐，要三件，能打折不？"

"可以的，现在是夏季特卖时段，满两百元减二十。"

“意思是说，才九折？”曾雨马上算了一下，九折的话，才少一百块，于是又嘟囔道：“太少了太少了，你们按八折给的话我们就买三件，如果不打八折，便一件也不要。”

导购小姐露出明显为难的神色来，道：“这个我们没有自主权，老板不让，我们没有办法。”

“你们总是来这一套，肯定有一个保守价的，要不你现在就打电话跟你们老板说一声，说要三件呢，如要不少的话，真的一件都不要啊，你看满商场那么多衣服，我们可以再试的。”曾雨觉得反正她有的是时间，韩孟语穿很多衣服都十分地好看，只是熟知他的她，就觉得那些看上去不错的衣服，都不适合他的性格，在那些导购小姐咂嘴的同时，她总是挑剔地认为她还没有帮他选到最好最适合的。

韩孟语换好衣服出来时，就看到曾雨在那死皮赖脸地磨导购小姐，忍不住便将浅笑浮于面上，从钱包里抽出卡来，递给满脸为难的导购小姐，道：“麻烦你刷卡吧。”

导购小姐好似被解放了般，欢天喜地地双手接过卡，背身避过曾雨的嚎叫，熟练地开票刷卡。

曾雨十分地不满，尽管花的不是她自己的钱，尽管之前她想享受花钱的快感，可是真正如此花钱时，她觉得真的是钻心窝窝里的不舍。

韩孟语看到她一脸不满地鼓着颊瞪自己，开心地笑出声来，两指在她颊上一掐，道：“你要求的那一折，我再付现给你，当作你的辛苦费好了。”

曾雨忽略自己被掐得有些发疼的脸，疑惑地问：“你还补我一折，那你买的衣服，岂不是等于按标价购买了？这也太亏了吧！”

她如此这般说时，韩孟语的笑容便愈加明显了，导购小姐此时正好将开好的发票及单据递给韩孟语，并将三件衬衣用精美的包装袋装好，恭敬地递给韩孟语，轻声软语道：“谢谢惠顾，愿你们甜甜蜜蜜，幸福美满。”

曾雨直觉侧头就想去纠正那个导购小姐的误会，忽觉得身体被人轻轻一带，人便被带往店门之外，轻轻扣住她手肘的人，还不忘回头跟导购小姐道一声："谢谢！"

曾雨仰头看他，问："她什么意思？"

韩孟语低头看她，也问："什么什么意思？"

曾雨道："她当我们是……是那个什么关系！"

韩孟语显然故意装傻，问："什么什么关系。"

曾雨明显看出他在装，觉得有些恼怒，便又气鼓鼓地不说话。

电梯缓缓下至三楼，本来她打算拐个弯继续往下，却被他一拉，就拉往女装部去了。

"干嘛？"曾雨挣开他的手，闹别扭地瞅他。

"一折是一百块，你挑一件一百块钱以内的，超出部分自负。"韩孟语不去理会她不满的情绪，径自四顾。

"你刚说了直接付现的。"曾雨咕哝。

"可是我只带了卡，没带现金，觉得还是刷卡好。"说到这，韩孟语转头来，瞅着曾雨浅笑道："两个选择，一是你免我的单，二是现在挑件百元内的衣服我刷卡。"

曾雨闻言，觉得这个便宜是肯定要占的，怎么着也不能便宜了韩孟语，便撒开步子，往女装部去了。

韩孟语跟着她转了一家又一家的精品女装店，最终的结果，仍是曾雨备觉无力。

并不是?有选中，曾雨看中了很多，也觉得很好，避开了那些价格昂贵的衣服，她觉得很多都还不错，只是每每她试出来的结果，他都摇头，问其原因，他就二字："不好！"

哪不好了，哪不好了?

曾雨在试衣间觉得自己快要跳脚时，导购小姐在外面轻敲着门，在曾雨小开一缝时，递进来一条裙子，道："你先生让你试试这一条裙子。"

曾雨正想反驳，导购小姐十分贴心地帮她将门掩上，曾雨便继续跳脚，什么先生后生，他们是兄妹！

胡乱地将那条裙子套上，拉上拉链，便开了门出去。

彼时，韩孟语刚好转身，瞧见她从试衣间里出来，那身形就微微地一顿，曾雨抬头时，恰巧看见他眼中的那抹亮光，神情莫名地一滞，转回身看镜中的自己，顿时觉得镜中人与之前的自己，格调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

白色的雪纺长裙过膝，领口与袖子都是荷叶边，裙裾是不规则造型，腰身收放合适，整体看上去简约而不简单，这种风格让曾雨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品位向王一祺迈进了一大步。

如此想时，曾雨便低头细细地抚过腰间的刻意设计的压摺，心思翻腾。

这件衣服是他挑的，代表着他的品位与眼光，他的眼光，始终还是更接近于王一祺的风格，所以将她塑造的，也与一祺如此的相似，若他说他不喜欢王一祺，曾雨始终觉得那只是他与一祺接触还不够，又或者他对自己了解不够。而他向自己表露心迹，也许仅仅是因为与她相熟，他可以自始自终地选择白衬衫，应当是那种把习惯当自然的人，正因为他墨守成规的性格，让他懒得再去接触熟悉另外一个人，于是索性将兄妹情当作爱情，如此而已。

再仔细看看镜中的人，曾雨觉得自己换一种穿衣风格，其实也还不错，只是要是皮肤晒得不是这么黑，效果应该更好些。正在前后打量时，忽然听得韩孟语对导购小姐道：

“小姐，就这一件吧，麻烦你。”

听到声音时，曾雨才幡然醒悟，慌忙低头找寻标签，一看价格，咋舌不已，标签上堂而皇之地标着：人民币858元。

“我的那个天呐，宰人啊！”顾不上先换下衣服，曾雨跑至收银台，急道：“等一下，这个打折吗？”

导购小姐满面笑容地点头，道：“打折的，今天刚好店庆，是折扣最多的一天。”

闻言，曾雨才将急乱的情绪稍稍收拾，一脸期待地问：“几折？”

导购小姐非常有喜感地比个手势，笑得眼儿弯弯，道：“本店今天所有女装一律八折哦！”

曾雨一晕，八折！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6）

八折，她还那么洋洋得意，才八折！

换算下来，还是要七百块，韩孟语付一百，自己还要付六百。

六百块啊，她整个夏天的置装费加起来才这么多，这真是贪小头丢大头了。

再好看，也不能买！

“小姐，我不买了，这条裙子不适合我。”

导购小姐一顿，抬头看她，道：“不会啊，你先生很有眼光啊，您穿这条裙子真的是相当的好看，如果您觉得价格方面有问题，难得您先生这么大方替你买单，七百块钱的裙子真的不算贵。”

她左一个“您先生”，右一个“你先生”，曾雨觉得自己的头瞬间就大了起来，迟迟捱捱地抱怨道：“他不是我先生。”

导购小姐闻言，又是堆起满脸笑来，凑近曾雨小声的说：“那不是更好，男朋友肯舍得为女朋友花多少钱，就代表他对女朋友的真心有多少，在我看来，小姐你男朋友真的很不错，对你很好！”

曾雨更郁闷了，却敢怒不敢言，她总不能对人家导购小姐说，她看着觉得不错的男人，只会为她承担一百块钱的费用，她自己得倒贴六百块，六百块啊！

拎着衣服从店内出来时，曾雨觉得所有的好心情都被糟蹋坏了，一脸的哀怨明显地摆在脸上，导购小姐太会推销，而她又有苦难言，最终虽然划了韩孟语的卡，可是曾雨明白，超过自负，回家后，她得向他付六百块钱的差额！

曾雨拎着装了衣服的纸袋跟在韩孟语的身后，嘟着的嘴就没放下过，行到某处，韩孟语突然就拎过了那个纸袋，曾雨诧异一抬头，就听韩孟语道：“不用这么不开心，这个不是买给你的。”

咦？不是给她的？

“你不是说一百块钱内我负担，不是给我的，还要我负担不？”

韩孟语瞥她一眼，又道：“这条裙子不适合你。”

咦，他也觉得不适合她?

曾雨真觉得这条裙子十分漂亮，可是她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就觉得不适合自己，可是她初出试衣间时，她明显有看到他眼里那抹亮光，难道不是惊艳?

七百块钱的裙子，曾雨虽然觉得导购小姐会推销是她肯血本的重要原因，韩孟语肯付一百块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可是在她看来那么贵的价格呐，要是以往，即便导购小姐再会推销，她也不会如此轻易地狠心买下，这条裙子最终被她默认买了下来，究其根本，其根本……，不就是他初见她时眼里的那抹亮光么！

可是，现在他说这裙子不适合她，如果他认为不适合她，为什么要她去试穿？为什么一意孤行地去结账？为什么当初会有眼中亮光?

最重要的是……

“你是买给谁的？”

曾雨最终还是忍不住要问。

“王一祺。”

他头也不回地径直往前走。

曾雨脚步一顿，明白过来，难怪乎，她觉得那条裙子的风格跟一祺是如此相像，难怪乎，她觉得他的眼光在以一祺为标准，原来，根本就是买给一祺的。

曾雨一时间，觉得自己迷糊了。

他不是说他去跟一祺说不适合吗？他不是，蹲在她的面前一脸诚挚地告白了吗?

这会儿……

难道，他打算跟一祺继续下去了？这样挺好！她整颗心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在高声呐喊着这样挺好，只是那微弱的百分这一，却隐隐失落着。

“那你说给我一百块呢？”曾雨嘟起嘴继续咕哝。

韩孟语从钱包里抽出一百块来递向她，道：“付现。”

于是失落，愈加的失落……

那一百块似有温度，烫着曾雨的手心，他送王一祺的裙子七百块，却给她一百块，他说她买衣服他付钱她不满意，他说衣服送人他付现，她又失落得难受，她的那颗心，不知道坠到哪个地方去了，胸腔部位感觉一下子就空落落的，刚刚那百分之九十九，现在全摆在了脸上，脸上刻意强颜欢乐着，像是万般欣喜地接下那一百块钱来。

曾雨觉得自己的戏，演得真烂，自己都觉得虚假得可以，可却生怕韩孟语看破，即便演不下去，还是得演。

买了衣服回来的时候，进入小区就碰到了他们隔壁的赵阿姨，赵阿姨一见到他们，就笑容满面地打趣道：“哟，你们两兄妹感情什么时候好上了？还一起出去买衣服了啊，现在终于不像小时候谁也不搭理谁了啊。”

曾雨这是继上次多年后，第二次和韩孟语两人一起外出购物。她记得刚进这个家时，曾妈妈曾经让韩孟语骑单车载曾雨去买一条曾雨第二天运动会要穿的运动裤，并顺便买一瓶酱油回来。曾雨一路都在赌气，气妈妈为了照顾生病的继父，不肯陪自己去买裤子，更气妈妈将自己扔给向来她看不对盘的韩孟语。曾雨十分讨厌坐在韩孟语的单车后座，那副模样像班上早恋的那些坏同学，她们也是这样坐在男生的后座，一路招摇过市。曾雨坐在自行车后座时，十分小心谨慎地抓住座垫下的钢管，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并尽量不让自己磕上韩?语，她觉得那段路是那样的漫长，明明坐得极不舒服，她却不肯示弱跳下单车，骄傲得生怕他以为她怕他。

曾雨当时觉得他挥汗如雨地载着她在烈日下来回奔波后的身体，透着的那股子汗臭味是那样的难闻；觉得屁股下的铁架是那么的硌肉，坐得屁股生疼生疼的；又觉得那些她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看他们的眼光，是那样的暧昧。他们买好东西回到家时，又刚好碰到隔壁的一个阿姨看到她从他的自行车上下来，于是觉得好玩地调侃他们，说妹

妹和哥哥感情真好，长大后就嫁给哥哥之类的话。曾雨当时觉得委屈得不得了，心情本来极度不好，想着自己容忍了一下午，现在还要被人取笑，便又羞又窘，怨气蹭蹭蹭地就往心头冒。而此时，手中的酱油瓶突然滑离，砸落地上碎了，曾雨一惊，又不小心将手中的运动裤掉在了酱油上。曾雨觉得自己当时乱七八糟的模样定是太可笑了，竟可以让隔壁阿姨笑得直抹眼泪，于是心中窘迫到了极点，本来还忙乱地去拾裤子的她，索性什么也不管了，往地上一蹲，止不住就嚎啕大哭。

曾雨记得当时自己哭得惊天动地，周围的好几个阿姨叔叔来劝都没有劝住，曾妈妈出来将女儿又说了一大通，后来曾雨被曾妈妈从围着的一大帮人中强硬地拉起时，还不忘放眼四巡，看到仍然愣立在一旁的韩孟语，居然愤然地挣开了妈妈的手，趁他不备，狠踢了他一脚，就奔回了家里。

自那件事之后，邻里所有的大人们都知道曾雨与哥哥韩孟语交恶，便再也不敢随便拿他们戏说玩笑了。

曾雨知道，隔壁邻舍的阿姨大婶跟曾妈妈一样，极其喜欢八卦打趣，心里没有恶意，也没有歪想，可是现下听得赵阿姨这样打趣她们时，她就是觉得心脏部位一抽一抽的，尽管自己已经长大，已经明辨事非，可是某些东西就像一根岁月化不掉的刺，任何时候她都会让自己小心翼翼地不被触碰到。

于是，当下她就跟本来并肩而行的韩孟语拉开了好些距离。韩孟语显然留意到了她的行为，明白她的心思，曾雨见他微微一顿，瞅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加快步伐领先进了家门。

曾雨觉得自己不对，很多时候，她都会反思她自进入这个家后的种种劣迹，觉得应该放下自己的成见，和谐相处。一度，她也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但是自韩孟语表现出对自己的不一般后，她觉得自己又划了一条莫名的沟壑来，曾雨也不清楚自己划出这条沟壑来究竟是想把韩孟语隔在她的安全范围之外，还是想把自己困在自己的世界当

中。而自己的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可能就像当初她给韩孟语的那一脚一样，仍然在伤害着韩孟语。

但是曾雨并没有来得及罪责自己太多，这一些小小计较便因为韩孟语的行为不得不戛然而止，那个“受害者”，此刻正马不停蹄地赶赴与一祺的约会。

曾雨知道他是去赴一祺的约会去了。

因为他只拎着那个装有买给一祺裙子的袋子出去的。

他是要去说分手?

带着礼物说分手?

曾雨回忆起昨天晚上的情景来，他一身湿的回来置问她是不是还未向一祺说清楚，证明那之前，他应该是与一祺有过接触，而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他回来后迫不及待地对自己进行责问，曾雨愣是想破头也没想明白。

不管了，不管他是去说分手也好，是去取悦情人也好，她都不管了，她不要麻烦，只要他可以不让她去面对一祺，结果是怎样她都无所谓。

曾雨吃过中饭后就打算蒙上被子睡一下午的，可是这饭才吃完，电话就响了。

一看到电话上的名字，曾雨没来由地有些郁闷，她很想睡觉，可是她觉得她这个下午没觉可睡了。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7）

顶着个大太阳，曾雨转了两趟公交车，才在城西某商业街的游乐场外，看到颜南北的身影。他似是久候多时，老实巴交的模样与进出游乐场的少男少女格格不入。曾雨走到他面前时，他的一脸笑容让曾雨觉得这人其实还好，若是作为交往对象的话，他那个笑容可以替他加很多分，很朴实，很真诚。

“为什么要约在这里见呢？”曾雨伸着脖子往游乐场里张望，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机，什么跳舞机、赛车机、台球桌、娃娃机，还有很多曾雨都不知道是什么机器，她极少来这种地方玩，曾经只跟妹妹曾媛来过一次，她是个游戏白痴，游戏程度只限于网上的连连看、斗地主。

颜南北挠着头，一脸腼腆地道：“你上次说想要一个七仔，我昨天来这边办事时，看到很多小女生在这里夹七仔的娃娃，于是想着，你肯定也喜欢的。”

曾雨觉得自己的一句话，能让他记在心里，说明他对自己是很上心的，可是曾雨打心底认为，他的刻意讨好，她却并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不愿意像小男人哄小女孩的方式，跟很多韩剧里的狗血情节一样，两个成年男女，在一堆小P孩中间，夹娃娃……

夹娃娃，这是曾雨第一次玩这样的游戏，曾雨看颜南北，他也是一脸研究的模样，琢磨着从哪里投币，如何控制，两人试探着去操纵机器里的那个小铁钳，投了好几次币，却还没夹到一个。曾雨觉得自己越来越窘了，时不时地偷偷四下环顾，有一些90后小孩看他们的眼光，带了些鄙视嘲笑。颜南北仍在专心地研究那个娃娃机，他们的目标就是众多公仔中的那一只七仔，偏偏那只七仔在角落，曾雨觉得他们就算夹上一下午，也夹不到那个娃娃，但是很显然，颜南北有一种十分优秀的品质，便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曾雨已经不记得自己是第几次跑去换零钱了，她对夹娃娃的兴致已完全降至零，她甚至多次跟颜南北说她不想要那个七仔了，但是颜南北认为她只是怕他为难，仍是信心十足地往机器里投币。

有几个非主流打扮的小P孩围在他们这里看了很久，每次娃娃从铁钳上掉落，他们都发出“呲呲”的笑声来，这让曾雨愈加不快，等到颜南北再次掏钱出来要曾雨去换零钱的时候，曾雨不干了，扯了扯着他的袖子说想走了，那几个非主流不知道是想炫耀还是怎么着，挤开了他们，投了币，在机器上捯饬了一会，竟就把那个七仔稳稳当当地给夹了出来。

颜南北见此，挣开了曾雨扯他衣服袖子的手，看着已经没有七仔的游戏机，一脸愁苦的念叨着：“这下可好了，被人夹走了，没有了……。”

曾雨长长吁了一口气，幸好，被人夹走了……。

曾雨好说歹说，才把颜南北弄出了游乐场，颜南北一路抱怨颇多，不断地保证下次如果夹的话，他肯定可以夹到，最后，他转头看向曾雨，说了一句让曾雨浑身一颤的话。

曾雨记得当时他转向她，状似深情对视时，她还在想他的眼睛不如韩孟语的深遂，睫毛也不如韩孟语的长，他的唇过厚，上唇还有一点点的外翻，不如韩孟语的漂亮，然后，忽然就见那两片略厚的唇一翕合，耳朵听闻道：“为心爱的人做一件她想做的事，是十分有意义的。”

曾雨真的觉得他这句话，十分地有降温作用，降温过后，胳膊上便起满了小疙瘩。

自那句话开始，曾雨便不断在想着要找个什么借口好各自分开回家，因为颜同志还希望能跟曾雨同志进行更深一步的交流，他提议要去某条街的某家茶座泡上一壶茶，聊上一下午，然后再转去某条街的某家餐馆吃曾雨上次提到过的某道菜，晚上时就可以陪曾雨去逛附近

的夜市，曾雨看他转头又冲她笑得朴实真诚，突然就觉得头很大，很重。

“可是我出来的时候我没跟我父母打电话，他们会煮我的晚饭的。”要回要回，一定要回！

“这个好办，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要不，叫上伯父伯母和大哥，一起出来吃？我请客！”

曾雨一哆嗦，挠挠头又忙道：“不用不用，不用叫上他们，就我们两个吧……”

颜南北闻言，面露欣喜，点了好几下头，领着曾雨去站牌处等公交车，带她去他所说的某家茶座。

曾雨从登上公交车那一刻就在后悔，为什么一句拒绝的话那么难说，为什么找一个开溜的理由会那么的难，她从小就被曾妈妈教育不可以说谎，她禀持着这个准则到长大，就形成了不够圆滑的性格。她的坦白不说谎，成了她在工作中、生活中的病脚，小七她们常说：“小雨，你要有所保留，不要那么容易就让人一眼看穿。该说假话的时候就说假话，可以不说的时候别太坦诚。”

而曾雨形成的另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会说“不”。可能她长这么大，说“不”说得最坚决的，就是对韩孟语了，对妈妈有时候也说过不，很多时候，她对最亲近的人容易说不，对于外人，她反而不会。

不圆?加不懂拒绝，这两样加起来，曾让曾雨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即便吃了很多的苦头，她仍是不善于说不，不善于拒绝，不善于坦诚自己内心的感觉。

只是她已经学会了适当的沉默，在清凉幽雅的茶座里，曾雨就尽可能地沉默着，听坐在她对面的颜南北谈他当兵时的乐事。

他很怀念他当兵的时光，他说军营里很纯净，比现在象牙塔还纯净，战友的感情是最难忘的，军中的苦比乐多，所以乐得更加珍贵……

曾雨听着他的感叹，她赞同他的说法，她曾经也觉得军营是一个令她很向往的地方，当她觉得她对社会极不适应时，她就想要找一个纯净点的地方，譬如校园，譬如军营，譬如山野，但那只是她偶然的想法，她越来越明白，生活无法悠闲，很多时候挣扎着过生活，也是一种责任。

所以曾雨觉得其实颜南北对于过往过分的怀念，其实带有了一些厌世的味道，他在逃避生活和社会给他的压力，他还很年轻，他被生活打磨得还不够，等到能淡定从容时，至少要到韩孟语那个年纪。

曾雨眯了眯眼，饮了一大口茶，口腔里清香略涩的味道，不足以冲淡她时不时的胡思乱想，曾雨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莫名其妙地想起韩孟语来，似乎，韩孟语在她心里悄悄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分量，她已经记不起，这个下午，她是第几次莫名想起韩孟语了，她跟他，才分开几个小时啊。

一旦发觉自己的不对劲，曾雨的心情便愈加沉重了，支着下巴看着茶座玻璃窗外已是暮色的天空，曾雨止不住地在想，韩孟语跟一祺这会儿，是不是也找了一个清凉悠闲的地方，如她与颜南北般，闲适地聊着天。

“小雨，你的性格很文静，就是我一直对爱人设想的模样。”颜南北一个下午，来来回回地将曾雨夸了好几回，曾雨都是虚应地笑笑，却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聊天方式，很累。累到晚餐时，连她最爱的那道东安鸡，她都没有尝出个咸淡来，她抬头仔细记住了餐馆的名字，以后再也不来这一家吃东西了，菜一点也不好吃，索然无味。

曾雨终于拒绝了颜南北提出的关于饭后逛夜市的提议，她发现，拒绝他比继续陪伴他，其实要容易得多，她只要说她累了，想回家了，他就送她回家了。

这是他一天表现中，最让曾雨满意的地方。

越是接近家，曾雨就觉得自己的心情越来越放松，越来越高兴，她想，可能是和颜南北在一起太不自在了，以至于她前所未有的那么

想回到家。

颜南北不是不好，曾雨觉得，可能，只是他对于她来说，太陌生了。

从公交车站走至曾雨的家有一段路，颜南北好心情地说，正好可以慢慢散散步，可是曾雨却止不住脚步匆匆，昏黄的路灯下，散步的人很多，可是散步的都是一些老夫老妻啊，她为什么要和他，如同那些老夫老妻般，缓缓携行?

曾雨拒绝那样的情境出现，颜南北批评她饭后散步不宜过快，絮絮叨叨不止，她却不放缓步伐，她想早点摆脱开他，她想早一点到家。

“你一般是什么时候比较有空呢？”快到曾雨家时，颜南北快走几步追住曾雨问。

曾雨闻言，心里便是“咯噔”一响，猜测着他是否又想约她上哪玩时，不免便心有戚戚焉，于是多了一个心眼保守地问道：“有事？”

“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能经常见面的话，我可不可以在你空闲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呢？这样好更快地增进我们的交流与了解。”

于是，曾雨的思维又挣扎了，她是多想告诉他，她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啊，只是那样的拒绝，未免太不给情面了，转回头看前方，已能看见自家透出窗外的灯光，于是敷衍道：“我空闲的时间也不一定，有空的时候，我打给你吧。”

“晚上也没有时间吗？”颜南北似乎想争取他的主动权。

“我晚上，可能会写一些东西。”曾雨喜欢在晚上写东西或看小说，那个时候，是她觉得她一天最自在最放松的时候，有人打扰她，她会非常的不喜欢。

“你还会写东西啊？是关于什么呢？下次能给我看看吗？”颜南北揪着一个话题，又想聊上，曾雨再度看向自己家的地方，心里对颜南北的纠问，更加的不耐烦，尽管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不耐烦，可是她真的想尽快的将颜南北打发掉。

“我是写一些心情札记，不是很方便给别人看的，对不起啊。很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曾雨快走两步，拉开与颜南北的距离，身后的颜南北又道：“那明天你有……”

“拜拜，路上注意安全啊。”

曾雨是边往前走边回头抢白他的话的，明天，她不想再跟他待上一天，进行所谓的加深了解的交流。

第三章 不知不觉，渐渐爱情（8）

曾雨向停在原处的颜南北招了好几回手后，才看到路灯下的他转身离去，打开家门时，她真正觉得心情放松了，便轻轻长长吁了口气。一到客厅，眼前的情景让她觉得诡异万分。

首先韩爸曾妈这个时间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是不正常的，他们通常在卧室里看，此为其一；再就是韩孟语，他这个时候也在客厅里跟着韩爸曾妈一同看电视，也是不正常的，何况他跟着两个老人看的是XX大本营，显得尤其不正常，此为其二；最最最重要的是，曾雨看到韩孟语居然穿着宽松的白T恤，配着宽宽大大的裤衩！

曾雨第一次看见，他是如此的，随便！

曾雨愣在玄关处，鞋都忘了换了，客厅里的三个人齐刷刷地望着她，曾雨觉得肯定不对劲，然而她最先注意的，竟然是韩孟语。他一脸的漠然，看不出喜怒，可是曾雨就是觉得他不高兴了，他眼眸深沉得似有很多的情绪，只是他一敛，那些情绪又若有似无。

曾妈妈第一个坐不住，跑到曾雨面前来询问。

“姑娘，今天跟南北玩得开心吗？他带你上哪玩了？在哪里吃的晚饭？他有没有对你说些啥？你觉得南北怎么样？”

曾雨刚换好拖鞋，被曾妈妈拉着往沙发上走去，面对妈妈连珠炮似的询问，曾雨一脸的呆傻。她在晚餐前打了电话回家告诉妈妈说不回家吃饭，秉承不说谎不隐瞒的品质，曾妈妈一问，她便老实地告诉妈妈是在跟颜南北约会。她说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让一家人都在等着她回来问她情况，她庆幸回得尚早，若是跟颜南北游了夜市再回来，恐怕曾妈韩爸他们也会等到深夜。

而韩孟语呢？他也在等她？

她悄悄瞥了一眼韩孟语，却见他将视线已投于电视上，电视上在打广告，没啥可看的。

“来，好好跟我们说说，我们来帮你分析参考一下，看那个伢子适不适合。他有跟你谈到他家里吗？上次不好问，你们两个独处时，什么都可以了解，可以问问，他家有买房的打算吗？”

曾雨深吸一口气，她不太愿意在韩孟语面前回答妈妈的这些问题，却也没有办法回避掉，自家妈妈很彪悍，不问出个结果，总不罢休。

“我没问他家里有没有要买房，我觉得我跟他还没到那程度呢。”曾雨压根儿没想过要跟颜南北到谈那个程度，感觉自己要是揪着人家问这个话，定是会在对方心里形成一个认知，以为她已经将双方的关系提升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那这个以后再问，你们两个相处了一整个下午，玩到这么晚才回来，肯定说了很多事情，都说了什么？”

曾雨瞧着老妈一脸不正经暧昧的笑，头皮便发怵了，瞧了一眼韩爸爸，韩爸爸也一脸兴味地等着她的回答，越过韩爸，看韩孟语，韩孟语的视线定定地落在她的身上，不知道是在关注她的回答，还是在责备她的晚归。

“那你们怎么不问哥跟一祺的事情，他们也出去约会了，干吗只问我？”一方面，曾雨觉得被那样问很别扭，另一方面，曾雨想探听一下，韩孟语今天跟一祺约会的情形。

但是她这次企图转移话题的诡计没有得逞，曾妈妈头都没偏地道：“你哥中午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了，说就去给一祺送了些东西。我都问过了。”

他只是去送东西？她以为，他也会花上一下午的时光去约会，原来，他只是出去了一下子。

曾雨又不着痕迹地偷睨了韩孟语一眼，正好瞧见了他唇角那抹轻浅讥诮的笑一闪而逝，他始终是太聪明了，她的那些小心思小计较，可以糊弄一下老妈，可是在他面前，根本就是无所遁形。

于是懊恼，不理会曾妈妈态度多么的霸蛮，曾雨挣开曾妈妈八爪鱼式的拉扯，就要回房，身后韩爸爸拉着曾妈妈道：“人家是女孩子，谈恋爱的事情，怎么能一五一十地跟你交待呢，你这样会让她心里有压力的。”

“我是她妈，帮她出主意，有什么不好的，这第一次谈恋爱啊，一定要……”

曾雨上楼时还听到父母在争执着，在转角处她瞧见韩孟语站起了身，似乎打算也跟着上楼，于是快走几步，进了房间马上把门关上，关上后却又神神叨叨地将耳朵贴在门上静听，听到那趿着拖鞋发出的叭嗒声一步步地靠近，然后顿住。曾雨突然就觉得心跳如擂，连气都不敢喘，隔着一重门板，想从那细微的声响中，听出些什么来。可是静候良久后，“叭嗒”声再次响起，渐渐远去……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1）

蓦然回顾，乍现心底的，是由亲情置换成的爱意……

周一再见到一祺时，曾雨没有来得及跟一祺说些什么，就被领导派去跟上级部门汇报去了。之前的那件集体占地事件本来以为处理好且平息了，谁知道某户愣是不肯退掉一半的地，并且强行下了地基往上建了一层，前些天国土局的一些领导去了现场进行劝诫，却未见成效，于是其他好几户纷纷效仿，这周一一大早，本部门在请示了上级部门并联合政府及相关政法机关一齐到场后，对违法占地的用户的房屋进行拆除式的现场清理，不料这一行政行为，却引发了强烈的矛盾冲突，最终还发生了流血事件。屋主爬到自家楼上，从刚建好的一层砖体上跳了下去。

于是，曾雨她们被上级领导部门马上召去对整个事件进行汇报了。

曾雨对这起事件的整体情况都十分的了解，因为从最初的测量划地、到之后解决方案的实施，她都挨家挨户地征询过意见，进行过调解与劝诫，手里也有所有的用地面积数据，单位里，她对事件事情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她的直属领导，她那么多天日晒雨淋的，并不是站在边上玩的。因此，事情一发生，曾雨便成了局里领导第一个召唤的对象，局里那么多人，局长就带着她去汇报了，这一汇报，便去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别说见王一祺，就连回家都不可能。汇报从区国土局到市国土局再到省国土局，一级一级，逐级上报。曾雨跟着领导转了一道门坎又一道门坎，将连续三级的大小领导见了个遍，最后晃在她面前的脸，她已统统记不住，逢人只喊“领导”。而另一方面，伤者家属纠集了几百人，将整个省国土局的大门堵住了，无疑是给省局又设了一道门禁。那些围堵群众一边讨着说法一边对进出的人员进行盘查，叫嚣着要给区国土局的局长好看。当时曾雨他们正好就在省局跟接手

这件事情的某副职主管领导进行不知道第多少遍的重复汇报，于是他们就刚好被困在了省局里，出入不得。

省局的领导十分生气，将小雨的直属领导骂得焦头烂额，责怪事情不该闹到这种地步，太影响和谐的大局面了。曾雨很无奈地看着领导灰头土脸，虽然有理，却无法申辩，于是自己也灰不溜秋地在一旁装小透明。

曾雨也着急，出来三天，虽然有吃有喝，但是什么都不方便，省局领导给他们在局里招待所开了房，可是当时曾雨只以为是来汇报的，除了材料，什么也没带，衣服都是晚上洗澡后手洗干净，再用电吹风吹干，第二天又穿，手机的电池充电器也没带，早没电了，于是用招待所里的电话打回家，跟家里说了情况。虽然已经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曾妈妈还是着急了，说这都三天没回了，要是那些围堵的人再把事情闹大，纵火啊打人啊，可怎么办。

曾雨觉得自己妈妈担心多余了，笑道："怎么会呢，再怎么着，他们也不会在省局闹出那样的大事来的，省领导已经在跟那些人交涉了，而且听说如果那些人再闹的话，可能会请武警来进行维护，不会有事的。"

围堵的人，确实没有再闹大事情，却一拔换一拔地在省局门口进行静坐，那些横幅扯的到处都是，曾雨从房间的窗户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人群不退散，她便还要一直留在省局里。

这些年房价飞涨，地皮更是相当的热，曾雨非常明白，老百姓可以为了一块地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有一些人就是希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便可坐收渔利。而外面那些围堵的人，终究就是为了一个"利"字，利益摆在那，没有利益交换，围堵的人群，是不可能散去的。

省局的领导与围堵人群的代表进行了协商，曾雨旁听了一下午，不但听得头昏眼花，也被满室的二手烟呛得呼吸困难。谈判的整个场面充斥着随时可能爆发的火药味，平时在自己面前威风八面的局领

导，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光鲜，有些灰头土脸，谈判时甚至不容他置喙，蔫蔫地与曾雨并排坐在一块儿。

群众方的代表突然一言不和拍了桌子便破口大骂，曾雨心惊肉跳地退至某个角落时，恰巧此时有人走进了偌大的会议室，来人并不引人注意，谈判双方都有些发毛了，谁也没管他，连曾雨也因为不认识来人，只瞥了一眼，便仍关注着吵得不可开交的矛盾中心。

来人跟省局的某领导耳语了几句，曾雨瞧那个领导向自己的方向看了一眼，似是点头认可了什么，来人便直直向自己走了来。

“小曾，跟我出来。”来人知道她是谁，直接唤她。

曾雨疑惑了，她不认识这个人啊，这个时候，谁知道这人想干什么啊，于是回头看自己的直属领导，领导居然点头示意她可以出去。

走就走吧，既然领导认识，应该就没有问题。

曾雨跟着来人，走出了此刻闹翻了天的会议室，疑惑不已。

“领导，找我有事吗？”行至一安静处时，曾雨问道。

来人听她如此称呼，一笑道?“我不是领导，也不是我找你，是高级法院的领导找你。”

高级法院?

曾雨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会议室里的情形吓傻了，抑或是这几天心神不宁的脑筋短路了，高级法院啊，人家如此说时，她一味地以为是高级法院介入调查这起案件，找她问话来了，她完全将某个在高级法院的家属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在一楼的省局办公室里看到他，她才幡然了悟。

他啊，高级法院的啊，领导啊！多少年了，他们住同一屋檐下，她却似乎完全忽略了他的身份，他之于她，只是同住家属啊！她看省局的人十分礼貌恭敬的模样，她才想起来，他原来还有那样一种身份啊，加在他身上的光环，竟已超逾了自己的直属领导。

她想起了那天晚上他穿白T恤大裤衩的模样来，他本来就应该像今天这样，衣角整齐，气度非凡的模样，可是他却因为她信口胡诌的

一些话，改变成那副模样。曾雨一时间觉得自己心里落差得厉害，于是只呆呆愣愣地看着韩孟语跟省局的一些领导虚与委蛇地讲些官话客套话，之后他便领着她出了她待了近三天的省局，进了他的车子。

车子行至省局门口时，门口仍围了不少人，他们都在等里面谈判的结果，人群见到他们的车子要驶出去，让开了一条道给他们，也没有像之前群情激愤地不予放行。曾雨看着外面的人群，心有余悸，这几百个人啊，让她在里面禁足了三天，自己的领导，恐怕是一时还脱不了身。而外面的这些人，再闹下去的话，其实也是无益的，曾雨很明白，有些例是不能破的，省局的让步，也是有个限度的。

曾雨看着外面的人群，轻轻地叹息一声，心情沉重无比。

韩孟语侧头睨了她一眼，缓缓地将车驶出了省国土局，驶上了宽阔的街道，将那些纷争远远地抛开。

曾雨转过头去，浮上些笑来问韩孟语："是我妈要你来'救'我的吗？"

韩孟语状似不经意地看着车外路状，轻声"嗯"了一声，然后又不说话了。

曾雨突然觉得人家好心来把自己"救"回去，这样沉默，太不够意思，于是努力地想找些话题来说。

"我妈这几天有没有帮我的花花草草浇水？特别是那株紫罗兰，那个之前被我养得好脆弱了。"

"浇了。"

"我晾阳台上的衣服，我妈有没有帮我收？"曾雨想起了阳台上自己晾的小内衣小内裤，这个只能让曾妈妈收。

"收了。"韩孟语的视线专注地投在前方的公路上。

"韩爸爸周一时要我下班回去给他顺便买把好点的剃须刀，我后来没有办法回去，又忘了打电话了，他买了没有？"

"买了。"

“我有个网友要给我寄书来，那个收到了吗？我一直担心邮递员打不通我的电话，不给送了。”

“收到了。”

“你后来有跟一祺见面通话吗？我来不及跟她说些什么，就被叫出去汇报了。”

韩孟语这时才转头看她，问：“你要跟她说些什么？”

曾雨一噎，是啊，自己要跟她说什么呢？她在招待所里百无聊赖时，就在想，她以后见到一祺，要怎样呢。

她愣了好一会儿，才悻悻道：“没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到此时，曾雨才看到一直阴郁着脸的韩孟语，脸庞似是放松地露出些笑意来，她却不明白，有什么地方让他觉得好笑了。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2）

回到家，曾妈妈正在地里给菜浇水，看到曾雨回来，丢了壶子马上跑了过来，拉着曾雨嚷嚷道：“姑娘，他们终于肯放你回来了？可担心死我了，我一直问你韩叔叔，你是不是被双规了，瞒着我们呢。”

曾雨一脸笑嘻嘻的模样，轻松地跟妈妈调笑了好一番，回头看锁好车门的韩孟语正朝她们而来，于是拉着妈妈一边进家门，一边说话，表面的轻松，却掩盖不了心中的波澜。

不是曾妈妈要求他去“救”她的，不是曾妈妈要求他去“救”她的，不是不是不是！

曾雨忽然意识到，十年来，她能与继父继兄解开心结，并不是他们两两沉默至今造成的局面，像韩孟语这样的帮她，不是第一次，他与继父从始至终都宽容地包容她，默默不语地帮助她，不计回报地给予她，才使得她能像今天这样与他们和谐相处，换一个人，换一种方式，她定是越走越偏激，说不定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晚上又登陆QQ时，发现群里少了她，一如既往地热闹着，看到她出现了，群友都在抱怨她的消失。于是，曾雨这才开闸般，将不敢对妈妈说的，将不好对韩孟语说的话，一股脑儿地倒给群里的朋友们。

说自己被困的时候，虽然对于她来说没啥事，可是仍然是那么的张惶；面对的全部都是领导时，说话是那么的小心翼翼；看自己顶头上司被更大的领导骂得狗血淋头时，又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卑微与无力；说禽兽哥哥来“救”自己出来时，突然才意识到原来禽兽哥哥其实跟自己的认知很有距离，她觉得那个时候的禽兽哥哥，其实很帅！

于是群里一下就安静了。

淅淅沥沥：怎么了？听我感慨听得都睡着了？

小鸟：（截图：淅淅沥沥（19：28：28）：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禽兽哥哥，其实很帅！）

往南续北：（截图：淅淅沥沥（19：28：28）：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禽兽哥哥，其实很帅！）

只爱小鲁：（截图……）

蓝色沸点：（截图……）

曾雨奇怪地看着满屏的截图，不明所以。

淅淅沥沥：你们为什么截我的图?

然后收到的就是所有人或奸笑，或大笑，或偷笑的表情，曾雨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被关了三天，跟她们脱群了还是怎么的，有些不理解她们的想法了，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在群里丢个炸弹，就屏掉群消息，逛论坛去了。

晚上十点时，正在充电的手机响了起来，曾雨拿起来看，发现是颜南北，一看到这个名字，曾雨一呆，自己把这个人，忘得可真够彻底的，她想到了自己家的花花草草，晒的衣衣裤裤，继父的叮嘱妈妈的唠叨，就是没有想起过颜南北来。

“喂，曾雨吗？”

“嗯。”

“终于能打通你的电话了，你这几天干吗一直关机？”

“出了点事……你找我，有事？”曾雨知道不会有什么事，可是她却知道这样说，能拉出距离感来。

“哦，没事，你说有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一直没有等到，所以就打过来了，看你最近好不好。”

不得不说，其实颜南北，真不笨，脸皮也没有曾雨想象的薄，他的姿态，已经露出了明显的追求之意了。

电话打了半个小时，颜南北抽丝剥茧地将曾雨这几天的事情，盘问了一清二楚，不断地在电话里道要是他早知道就好了，就可以在她无聊的时候，打电话陪她聊天，又说他国土局是有认识的人的，若早知道，还可以进去看看她。

说到这的时候，曾雨突然觉得，他的想法竟是那样的简单，因为她被困在里面三天，并不是领导的原因，而是群众的原因，进出，已不是里面有没有熟人可以解决的了。她不知道韩孟语是怎样进去，又怎样能看似毫不费劲地将她弄出来的，她只是觉得，颜南北没有办法像韩孟语一样，将她轻易地弄出来，他所说的陪她聊天、进去看她，并不是她所需要的。

电话一直聊到十一点多，曾雨瞄了一眼钟，电话里颜南北还在不断地问着一些有的没的，曾雨不知道为什么颜南北会有那么多的话可说，好几次欲打断他，却终觉得不太礼貌而又忍了下去，曾雨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偏内向，甚至有些闷骚，跟熟悉的人可以吱吱喳喳地聊半天，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跟陌生人进行过深的交流。

听到有人敲门，曾雨夹着电话去开门，门外站着韩孟语，曾雨似是抓到好借口了急急跟电话里的人说："我哥找我有事了，我们以后再说吧。"

匆匆挂了电话，扒扒额前的乱发，仰头问道："啥事？"

韩孟语拧了拧眉头，看她乱七八糟的头发，忍住没去替她拂好，问："跟谁打电话打那么久？你们领导找你，说打你电话一直打不进。"

曾雨一惊，哭丧着脸问："领导找我？不是吧，不是又让我去吧？"

趿着拖鞋，叭嗒叭嗒地下楼去接电话，身后的韩孟语道："不用着急，我让他过五分钟打来的，只是问你一些数据。"

曾雨当然不是因为接电话才表现得那么急的，她是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他，她接的是谁的电话，她在他面前，老是莫名的慌，然后就老做一些自己都觉得很蠢的事情或表情，她觉得跑得开开的，离得远远的，她才比较正常。

曾雨接完领导电话后，韩孟语正在楼下倒水喝，眼神淡定地道：“没事吧？”

曾雨看他即便穿着大T恤大裤衩的模样，也十分的挺拔，突然就觉得自己的心是不是动了，于是觊了一眼，又一眼，胡乱地点点头，又飞快地朝楼上跑去，转角时，忍不住地，又觊了一眼，楼下淡淡的灯光下，他举着杯子仰头喝水的模样，十分的好看。

当晚，曾雨失眠了。

曾雨不知道自己翻来覆去地在想什么，很多很乱很零碎的片断在脑海里充斥着，一会儿是十三岁的自己与妈妈堵气，离家出走去找曾媛的回忆，一会儿是今天下午在省局里初见韩孟语时他淡定从容的模样；一会儿又想起了下午到家时他单手插袋低头跟在她身后的气质，她甚至想起了小鸟问他的内裤晒在哪里的问题。

乱七八糟的想法，让她愈来愈烦躁不安。数绵羊数着，就会想起他刚刚喝水的模样来。曾雨觉得自己要疯了，一想着与她一墙之隔的某人，此刻正呼吸轻浅地沉入睡眠，就愈加觉得抓心挠肺，于是，她自我折腾，不断地坐起，又躺下，又坐起，什么时候睡着的，她不记得了，第二天醒来时，自我庆幸，终于是睡着了。

上班时，终于见到了王一祺，当时莱宝与小七她们正围着一祺，讨论着哪里正打折了，哪里的哪个店子到新货了，曾雨看到一祺身上穿的是那天韩孟语让自己试的那条白裙子，突然就觉得眼像是被蜇了一下，心里翻滚着连自己都讨厌的卑劣情绪。

莱宝与小七一看到曾雨回来，便中断了与一祺的聊天，跑过来探听曾雨在省局时的见闻与消息，小七甚至羡慕地说可以见到那么多领导，什么都不用做还能免费住三天宾馆，空调吹得定是十分的惬意。

曾雨在说话的空档，偷偷的瞧了眼一祺，她仍坐在位置上没过来，埋头做她的事情，不受这边的打扰，似乎也不想知道什么。

韩孟语跟她说了吗？分手了？

不可能！

曾雨虽然不是十分的了解一祺，但是她却知道，如若韩孟语已经跟一祺说明白了，凭一祺的骄傲，她定是不会穿他送的裙子的。所以，她并不是对自己有成见了，她只是不想探听八卦消息而已，仅是这样而已，曾雨自我解释着。

上午，领导又打了很多个电话找曾雨核实数据，省领导都打电话来，问她一些占地用户的基本情况，直属领导在电话里抱怨了好一会儿，说自己已经焦头烂额了，隐晦的意思曾雨也听出来了，就是责备她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独善其身，一个人丢下他跑回来了，当然，领导也只是小小的抱怨，却还没有严重到对她发飙，曾雨想，或许是顾忌到了什么。

相安无事到下班，曾雨跟家里说晚上不回去了，买了些曾媛，也就是她常念叨的妹妹曾媛，爱吃的水果零食，去自己亲生父亲那里，看望放假回来的曾媛去了。

曾媛见到曾雨的第一句话就是："姐，听妈说你找男朋友了。"

曾雨愕然，不知道该不该点头，斟酌一会儿用词后，不自然地道："是相亲。"

曾媛显然对姐姐找男朋友的事情相当感兴趣，嚷嚷着要求姐姐带男朋友给她鉴定，那边，曾爸爸与赵阿姨做了曾雨爱吃的菜，喊着边吃边聊。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3）

赵阿姨是曾爸爸娶的后妻，可以说，曾爸爸与曾妈妈离婚，赵阿姨多多少少是一个因素。曾雨与曾媛当初极厌恶曾爸爸，更怨恨赵阿姨，曾雨觉得自己比曾媛幸运些，没有跟爸爸及赵阿姨住在一起，而是跟了妈妈，韩叔叔比起赵阿姨来，能让她更容易接受。但是曾媛就可怜了，在曾爸爸跟赵阿姨结婚初期，曾媛变得十分的极端，甚至叛逆地逃学，曾爸爸常常让曾雨去帮忙找离家出走的曾媛，曾雨每每找到躲在姨娘家或者舅舅家的曾媛时，两姐妹就抱在一起大哭一场。曾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跟曾媛同仇敌忾地一起怨恨着赵阿姨，但她毕竟与赵阿姨相处得少，才没有像曾媛那般与赵阿姨针锋相对，但同理而论，因为相处的时间少，所以她比起曾媛来没有那么容易接受赵阿姨。年龄大了些后，也明白了亲生父母这一世算是木已成舟，于是对于父母婚姻破裂的事实看得淡了，但即便如此，她也绝对不会对赵阿姨表现出亲昵来。

曾媛上大学后，假期也极少回家，所以每每回来，曾雨总是跑来陪她，顺便与不常联系的父亲相处一段时间。赵阿姨替父亲生了一个儿子，已经八岁了。曾雨犹记得以前曾媛常常趁大人不在时，欺负小弟弟，那个时候曾雨也会劝劝曾媛，要她看开些，毕竟他跟她们有一半的血缘关系。可是现在在餐桌上看到曾媛替小弟挟鸡腿时，曾雨的心又莫名地空落落的。

并不是她不希望如此，曾媛肯渐渐接受事实，不再极端叛逆，都是她所希望见到的，她希望妹妹可以过得开心快乐，甚至她越来越希望曾媛与继母可以相处得像她跟韩叔叔一样，可是，曾雨觉得难过的是，她们终究变成了两家人，事实强过人所愿，她们曾互相拥抱哭泣着鼓励对方，承诺等到一长大，她们就脱离父母，姐妹俩要永远生活在一起，到了现在，她们真正长大了，那样的愿望，却已经变得无所谓了。

曾爸爸对于没有能亲自抚养大女儿，不是不愧疚，但是因为两个女儿都不肯原谅自己，所以这十多年来，父女三人过得并不亲昵，曾爸爸总是一味地讨好着姐妹俩，饭桌上听到曾媛说曾雨相亲谈男朋友了，殷切地表达了希望见一见曾雨男朋友的愿望。

曾雨缓缓顿下碗筷，为难地看着自己的父亲，道："其实，我跟他还没有正式发展，还没有到见家长的地步。"

曾爸爸一愣，夹了个鸡翅给曾雨，涩涩地道："没关系没关系，等哪天确定了，给爸爸看一眼就好。"

曾雨低头戳戳碗里的米饭，艰涩地点点头，父亲的小心翼翼，有的时候又让她觉得他很可怜。

"姐，这个周末，你叫上他，我们带着小宝一起去世界之窗玩吧。"曾媛提议。

曾雨排斥了，那个要求在他们看来其实并不过分，可是曾雨就是排斥了。看着曾媛跟小宝全部一副期待的目光瞅着她，她却无法拒绝。她转头看曾爸爸，曾爸爸讨好地拍拍胸膛，道："去去，你们好好的玩上一天，费用爸爸我全包了。"

曾雨没有当场应承，却经不起曾媛与小宝接下来的软磨硬泡，终于万分不愿地拨了颜南北的电话。

颜南北对于曾雨的邀约，非常的欣喜，一听到曾雨还会携家眷，欣喜之上又多了些语无伦次，曾雨听他在电话里语速极快地说要带她们去玩什么什么时，懊恼无比！

因为，她已经明显地听出了颜南北的重视，她明白，她的行为，颜南北已经理解为她的一种认可，莫名其妙地，她就在她与颜南北的道路上，自己心不甘情不愿，却又不可理喻地，狠狠将自己推上了一把。

电话里颜南北难掩欣喜地道："小雨，你上次介绍了哥哥给我认识，这次又让我见你的妹妹弟弟，可是我还没有带你见过我的朋友亲

戚呢，哪天，你也来我家见见我的其他亲友吧，他们也一直很想见你呢。”

就是这一句话，让曾雨悔得肠子都青了，为什么，自己竟把自己弄到了与人见家长的地步了，事情的发展，跟她所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曾雨不再只是失眠，而是整晚整晚地做噩梦，什么都梦，梦到考试迟到，梦到被蛇追得满世界跑，梦到爸爸跟妈妈说再也不回来了，每每被急醒后，坐在床上发呆良久，就觉得满肩满背的都是压力，却不能与任何人说，她不能说她不想交男朋友，不能说不想跟颜南北一起，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说，现在，颜南北就是她的一个壳，罩住自己给父母看，罩住自己给韩孟语看，还有，罩住自己给自己看。

凌晨时分，曾雨轻悄悄地打开了曾媛的电脑，上了QQ，看到QQ群里安静万分，平时欢腾的那些人此刻应该都在沉睡中，右边的群友名单中，只有一个人在线，曾雨敲出一个表情上去，然后就盯着万籁俱寂的QQ群持续沉默着。

“你怎么了？”突然，Q群的聊天窗口有人应她。

曾雨看看时间，已经是两点了，这个时候，还有和她一样无法入眠的人，曾雨突然就有了倾诉的欲?。

“我做噩梦了，睡不着了。”显示器亮出来的光，萤萤地照亮了曾雨的脸庞，聊天窗口的对话缓慢地跳动，两个人在拥有群员四十五人的公众之地，进行着类似心灵探讨的交流。

“我有压力时才会做噩梦，考试时，工作忙碌时，与父母吵架时，会做噩梦，但是这次做的噩梦，让我觉得太痛苦了，像是陷进了泥沼，周围软乎乎的，没有着力点。”

“那就伸手求救吧！”

“我不能让人发现我在泥沼里，他们会对我失望。”

“谁让你陷进泥沼的呢？”

“我自己不小心掉进去的，又不小心地让自己越沉越深，有一只手本来想拉我，可是我却拒绝了，我常常懊悔，又难过，但是我不得不拒绝那只想拉我的手，因为我知道，那只手，将我拉进的，可能是另一个更加稠腻的沼泽。”

“可是你仍然有着美好的期盼，你期盼那个结果不是另一个沼泽，否则你不会难过和懊悔。反正最坏的结果，也同样是泥沼，何不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曾雨觉得他说得对，她确实在很多时候都在偷偷地冀盼着，却又瑟瑟地不敢不顾一切，她觉得可怕的不是掉进更深的泥沼，而是怕那种有了希望又绝望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她宁愿不去努力。

“你为什么叫君问？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君问归期未有期，我在等人。”

“我知道这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诗人在思念他的妻子，你等待的是你的妻子吗？奇怪，你是男的吗？”曾雨很奇怪，这个群里混进了一个异性，以前，群里为了可以让群友聊得肆无忌惮，是拒绝加入任何一名男性的。

“（微笑），嗯，我在等她。”

“真好，你妻子有你这样一个人心心念念地等她，很幸福。”

“她觉得我不够好，我还达不到她的要求。”

“虽然我今天才认识你，不过我觉得你的妻子未必就嫌弃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睿智的人，你的妻子肯定也会发现的。”

“（微笑）”

曾雨觉得真好，和一个陌生人，很安静地聊天，各有各的小烦恼，又互相安慰鼓励，那些喧嚣不安的情绪，在一来一往的聊天中，渐渐地平复，愈夜心态愈平和，终于，她察觉到自己平静了，安逸了，跟君问说了拜拜，关了机，爬上床不久，便沉沉睡去，一夜无梦。

隔天，曾雨再登QQ群时，君问的头像一直是灰的，群里一如往常地活跃，看到她也是嬉笑亲昵地叫上一片，没有人提起那个新进人员，那天晚上她与君问的聊天，似乎也没有人看到，无人论及。曾雨恍惚觉得前一天的深夜交谈，像是南柯一梦。

之后好几日，那个头像一直是灰的，曾雨渐渐地便忘却了，毕竟只是一面之缘，只是偶尔想起他和他的妻子来，总是希望他能如愿以偿。

有一件事让曾雨真正地谢天谢地了，周末，一场瓢泼大雨将整个城市浇了个透心凉，除了降温给曾雨的身体带来了愉悦感外，无法游玩，更是让曾雨觉得打心底的快乐着。曾雨好心情好地的收拾着东西，用肩夹着电话听着颜南北十分懊丧地的跟她抱怨天气，一边安慰他说以后还有一起出去的机会。

曾媛进来不乐意地看着自己姐姐心情甚好地挂了电话，继续往包里塞衣物，不满地说："其实玩不玩是一码事，重要的是我想帮你看看那个人啊，我们找一个地方吃个东西就可以了啊，没有必要推掉约会，更过分的是你还打算走人。"

当然得走人啊！曾雨觉得自己如果不走的话，肯定会被曾媛再磨着去约颜南北，她好不容易觉得老天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她不希望再往沼泽地里钻。所以，干脆的，她打包逃跑比较省事。

一想到回去，一个星期前她带着些逃避的心态早已荡然无存，她又天不怕地不怕，甚至期待着回去。即便自己还是会防不胜防地沦陷，可是曾雨觉得，与其陷在颜南北那让她彷徨失措的泥沼里，她似乎更愿意溺死在那个爬满蔷薇的深渊里。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4）

中午过后，她回到家中时，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打湿了，进屋关上门，她甚至在这样的夏天里冷得哆嗦了一下，家里十分的安静，想是父母肯是外出打小麻将去了。曾雨拎了自己的东西直接去卧室，打算换身衣服。上了楼，不自觉地瞥了眼韩孟语的房间，他的房间门关着，不知道他在不在里面。

拿了干净的衣服，洗了澡出来，觉得一身轻松。曾雨拭着头发打算去书房里拿本书回卧室里看，将书房的门一开，就看到了坐在书桌前的人，绷直着背脊在奋笔疾书。

桌前的人儿似乎将整副心思都沉在书写的事情上，对于有人进来，头都没有偏一下。于是曾雨便轻手轻脚地走向书架，踮着脚去抽自己想要的那本书。

“你回来了？”

声音突然响起，曾雨被这声音吓得手一抖，刚抽出来的书就掉落下来，书角砸在脑袋上又掉地上去了，曾雨抚着疼痛的额角，呲着牙回头看韩孟语，含糊地“嗯”了一声。

躬身拣起掉落的书，站起身时，曾雨便看到韩孟语已离开书桌步至她面前，他掌心轻轻揉上她的额角时，她感觉到了一片温暖，他有一双温厚的手，曾雨敛下眼来，额上温柔的抚触让她舒服得一时忘了应该要避开。

“外面下那么大的雨，你怎么就回来了？”揉完额角后，他又主动拿起搭在她肩上的毛巾，替她揉着还滴水的头发。

“哦，本来今天说带曾媛跟小宝去游乐场玩的，却下大雨了，就索性回来看书了。”从城北到城南，下雨路滑，坐公交车坐了一个小时，下了车走至家里时，雨已经很小了，只是曾雨觉得自己也被淋了个淋漓尽致。

“下次遇上下大雨，就打我电话，让我去接你。”他说这话时，曾雨神思一恍，就想到了十四岁上初三的她，在某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晚自习散学后，在校门口看见拿着伞来接她的韩孟语。

他那时十九岁，身材瘦长，站在乳臭未干泼皮撒野的初中学生堆里，显得鹤立鸡群，她出校门一眼就瞧见了他，他仔细地盯着每一位出校门的学生，在群拥而出的人堆里，终于也看见了她，避开人群，艰难地朝她而来。

曾雨本来是打算冒雨冲回家的，却在他的叫唤声中顿住了脚步，同行的女同学朝她笑得暧昧，她恼怒不已，愣是不管不顾地朝雨里奔去，她听得他在身后叫唤了两声，那时她却巴不得他马上消失。

从那之后，每每下雨遇到忘了带伞，总是曾妈妈或韩爸爸去接她，韩孟语再没有接过她。

她现在想，他那时定是十分生气的，他好心给她送伞，她却践踏了他的好意，所以后来他就不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而他现在又对她这样说，是好了伤痕忘了疼，还是他本身就不适合去计较这些小鼻子小眼的事情?

“我大伯病了，爸妈他们去乡里看大伯去了，本来不知道你会回来，所以没通知你，我昨天才赶回来的，他们可能要过两天才回。”

曾雨觉得他说的话哪里不对劲，正琢磨着，突然觉得鼻子一痒，一个喷嚏避无可避地对着他就打了出来。曾雨慌忙一捂鼻子，也不知道有没有将鼻涕喷到他身上去，扯过他手中的毛巾就捂住鼻子，困窘地道：“我自己来，你忙吧。”

说完，就落荒而逃。

到了卧室将门一阖时，她才想起他的话中哪里不对劲了，他在她面前，称呼家长总是“爸爸和阿姨”，很久以前，久到曾雨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曾一时语快地说“爸妈”时，她像个刺猬一样恶狠狠地斩断他的话，道：“她是我妈妈，不是你妈妈。”

于是，他总是很小心地不忘在任何时候，总是称呼曾妈妈为“阿姨”。

曾雨越来越多地想起自己以前的蛮横来，她曾那么的天不怕地不怕啊，她敢踢他，敢冲他吼，敢向他张牙舞爪，她以前在他面前是多么的彪悍啊，可是从什么时候起，她开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她收起了她的爪牙，她开始回避他的眼神，她对他有所保留地欲言又止了呢?

头发半干地躺在床上，拿来的书一页未翻，曾雨的视线不知道落在哪一点，想着想着，便觉得有些晕晕沉沉的，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等到门板被大力拍响时，曾雨才惊醒过来，起初以为是打雷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有人在拍门，于是急匆匆地下床来，可是一站起来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她这才发现浑身都莫名其妙疼痛着，动了动特别酸疼的背颈，不知道肌肉为什么会像被火灼过一样，嗓子眼更是干得难受。

打开门，看到韩孟语站在门外，看着外面的灯光已亮起，曾雨一时间不知道今夕何夕，正想出声询问，发现嗓子干涩得几乎发不出声音来。

还未及她询问，韩孟语的手就捂上了她的额头，那上面一片滚烫，曾雨不明白韩孟语的手为何会那般冰凉，韩孟语眉头却已郁结成川。他二话不说拉着曾雨往楼梯走去，下至楼梯转角时，曾雨闻到了一屋子的菜香，猜想已是晚饭时间，本应胃口大开的时分，此刻却觉得全然没有食欲，于是哑着声音问：“是要吃晚饭了吗？我不是很想吃，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韩孟语一直拉着她，她觉得应该挣开，却一点力气也没有，心里有股小火，煨得她烦乱不已，便随他拉着，一步一步地像踩在云里，每一步都累得全身酸疼。

韩孟语将她安放在沙发上，就又去忙活，曾雨坐不住地往沙发上一歪，趴在那上面，又想睡。

感觉到身上覆了什么，曾雨才又睁开了眼，看到韩孟语给她披了一件他的外套，又将她扶了起来，半抱地拥着她往外走。

曾雨有些迷糊，不知道这是要去哪儿，一切都有些不真实，门啊，地板啊，鞋架啊，帮她换鞋子的韩孟语啊，都不真实。门一开，外面的空气夹着些水汽扑面而来，曾雨又是一哆嗦，于是将身上的衣服裹得更紧些。鼻间淡淡的味道，让她想起了久远前的某天，她坐在他单车后，间或嗅到的那种味道，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变，一种像极了书卷油墨却又淳和舒服、清新淡雅的味道，她从没从其他人身上闻到过这种味道，似乎只有他才有。

“走，我们去医院。”耳边的声音轻哄着，曾雨闻言，侧头看近在咫尺的韩孟语，他正低头注意着脚下的路况，他们间的距离近得让她可以看到他发鬓处浅浅的发根。曾雨复又低下头去，看他拥住她的那只手，扣在他黑色外套上，显得特别的白，胳膊传来的感觉，让人觉得那只手十分有力，即便她晕倒，他也不会让她滑到地上去的。

曾雨觉得自己索性晕倒好了，随便怎样都好，腻在他怀里，闻着他的气息，听他温柔的耳语，这一切，都让她觉得沉溺，没有关系，虽然她常常用以自我告诫的信条告诉她这样的沉溺是错误的，可是这会儿没有关系，她生病了，她现在想怎样都没有关系，生病的人可以被原谅，她不用去拒绝他，不用抗拒他，即便是贪恋、是沉溺，都可以被原谅。

医院的人很多，医生给曾雨量了体温，问了些情况，就给曾雨打试验针，那一针下去，一直混混沌沌的曾雨就清醒了不少，真疼啊！她多久没打这种针了？

没有可供躺着休息的病床，曾雨就在注射室的椅子上，蔫蔫地坐着。注射室里有好几个哭闹不止的孩子，让曾雨觉得心里更加的烦噪不安。韩孟语交完费用，看到她那副混沌无力的模样，眉头就未松过，在她身旁坐下不久，医生就过来查看手腕，让护士给曾雨进行静脉注射。

曾雨感觉随着冰凉的药水进入身体，整条胳膊一点一点地像被冻住了一样，酥痛难忍，加之身体的不适，一想到还要在这里一直坐着吊完水，就烦躁难受得想要哭了。

然后，她感觉到肩上一沉，看到韩孟语的手拢住了她的肩，对她轻道："靠着我躺一会儿吧。"

曾雨没作声，也没动，她还在犹豫，他却施力，已将她的头轻按到他肩上，曾雨想，幸好是肩上，总归不是太过分，靠着便靠着吧，有个肩膀靠靠，至少不会那么的难受。

曾雨觉得自己睡得极不安稳，耳边总有人走来走去的声音，还有小孩哭声，吵得她的神经敏感脆弱极了。后来调换了好几个睡姿，觉得舒服了，才恍惚睡去。中间有一段时间睡得还好，后来又被什么声音吵醒了，似乎还听到韩孟语在跟谁说话，说在医院什么什么的。

曾雨再次醒来时，觉得自己似乎被捂出了一身汗，有小护士在给她换瓶，曾雨惊觉自己不知道怎么地竟滑到韩孟语怀里去了，身上被他的衣服盖得好好的，他僵着身子一动不动，曾雨撑着手想要坐起来，他急急拥住，道："那只手不能用力，会跑针，就这样躺着，我们只剩这一小瓶了，坚持一会儿，吊完就可以回家了。"

她突然就觉得很安心，先前难受的感觉似乎缓解了不少，于是便依言继续躺着，可是这一醒来，便又不想再睡了，抬眼看韩孟语，他正低头看她，两人眼光一相触，曾雨便慌忙把眼闭上，可是又隐隐觉得他肯定还在看自己，想睁眼，又怕被他逮个现形，于是眼皮就那样抖啊抖啊，直到她听到他发自胸腔的笑来，她才又睁开了眼，一睁眼，便又瞧见了他果然含笑盯着她在看。

"我还是坐起来吧。"曾雨不安地动了动。

他也不说什么，小心地避开她扎着针的手，轻轻地扶着她坐正了，伸手试了一下她的额头，眉头不再郁结。

"我觉得我好了，我们不吊了，回家吧。"曾雨带着些哀求地道，她真想回家。

韩孟语看了一眼吊瓶的药水，揉了揉曾雨的头顶，像哄小孩一样道：“不多了，我们吊完它，这样明天来打个小针就行了。”

“明天还要打针啊？我觉得我真的好了……”只是声音还有些有气无力，想想自己没有吃晚饭，那定是饿的。

“哥，你饿了吧？”他也没有吃。

她叫他哥，是一时感慨，觉得他对自己很好，她觉得对他说“谢谢”是一件很生分很别扭的事情，所以叫他哥，其实是想讨好他，又或许，是在给他或自己一个暗示，尽管她没长大时，曾对他吼过，说他才不是她的哥哥。

“不饿。”他的唇抿着，眼睛就盯着药管里药水一滴一滴地滴落，一时间，两人又无语了。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5）

从医院回来，已经夜里十二点了，韩孟语让曾雨靠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便去厨房里热饭菜了。

饭菜热好时，曾雨也闻到了一股让她食指大动的香味，她关掉电视走到餐桌旁，桌上摆了一桌子的菜，却只热了一两个。韩孟语还在厨房忙活着，曾雨面对着那一桌子的菜，垂涎不已。

那感冒来得急，去得也快，一旦曾雨觉得舒服了，便觉得应当已经痊愈了，看到什么都想吃了，何况那一桌子的菜，都是她爱吃的。

他因为她回家，下午为她做了一桌子她爱吃的菜啊，却没想到，白忙活了一下午。

“来，吃这个，那些你现在不能吃。”正盯着那些菜出神，就见韩孟语系着围裙，微躬着身子，小心翼翼地从厨房端来一碗素粥，厨房桔色的灯光洒在他的身后，晕出一片温暖的氛围，他将粥摆在曾雨面前，又替她找好了勺子。

白粥的热气一冲，曾雨觉得自己的眼眶就湿了，用勺子舀了两勺吞下去，那热度烫过喉咙直达心里，眼眶的那股湿意便泛了又泛，她只得将头低了又低，不让他看见她的不自在。

她为什么要抗拒呢，她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足够包容，也足够细心，他还肯为她洗手做素粥。

她看到他因为被她睡麻了手臂，用左手去掏右边裤袋里的车钥匙，在医院那么久，他一直僵着也没让她知道。

可能，他为她做的，很多都没有让她看到、知道，但是他却一一为她做了。

第二天是周日，曾雨什么也不用做的在家休息，一切的家务活，都由韩孟语包了。下午韩孟语开车带她去医院打了一针，曾雨觉得自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只是有些小咳而已，但是韩孟语还是要她周一再请上一天假，在家休息。

傍晚时分，曾雨百无聊赖地在站在二楼卧室的窗前，刚好看到韩孟语拎着垃圾去丢，隔壁的邻居问了他些什么，他彬彬有礼地回应着，曾雨看他将垃圾丢进了垃圾桶，往回走时，抬头看了一眼，曾雨一闪，躲到窗帘后，又悄悄探一点点头，看他已近至家门，消失在视线所及范围内。

曾雨放下窗帘，拍着自己的脑袋懊恼不已，觉得自己是不是魔障了，竟然偷偷地看他。

颜南北打电话来，说问候一声，问她的身体是否好些了。

曾雨愣了好一会儿，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她生病了。他说前一天晚上打电话给她时，她在医院里，是韩大哥接的。

颜南北在电话里道："听到你生病，我真着急，你得快点好起来，否则我会心疼的。"

曾雨觉得自己被雷焦了，以他们的交往程度，他怎么能说得出这样肉麻兮兮的话呢。他要是少说一些，她或许会喜欢他一些；他要是少做些，她也或许会喜欢他一些。想到这，她突然就想起了亦舒的一句话来：你若不爱他，他静默是错，哭闹是错，活着呼吸是错，连死了都是错。

没错，错误不在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即使不说不做，她仍然会嫌他，原因就在于，她根本不爱他。

曾雨一发觉，便觉得再也受不了与颜南北虚与委蛇了，鼓了鼓勇气，打断了颜南北的话道："南北，对不起，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好了。"

对方似乎一下子语噎了，长久才又喃喃地问道："小雨，你的意思是，我们不适合吗？"

曾雨听着他小心翼翼的声音，顿时就觉得被巨大的罪恶感淹没了，可是言已至此，她已不想出言补救，只得沉默半晌，最后，对方终于在她的沉默中，挂了电话。

吃晚饭时，韩孟语看曾雨一直郁郁寡欢，又抚上她的额头，曾雨飞快地躲开了，吃了一半的饭也不吃了，匆匆丢了碗筷，又躲回了自己的卧室。

她不仅因为拒绝了颜南北而感觉到有罪恶感，她甚至在看到韩孟语时，将这罪恶感翻番了，她多坏呐，因为自己心里的邪恶思想，她拒绝了颜南北，还那样地嫌恶人家，她多坏呐！

她在群里跟众姐妹这样说时，群里的人都惊奇万分，被她噎得半天没人说话。

“真分手了？”有人问。

“嗯，省得误人误己。”

“那正好啊，摒除一切外在干扰，可以跟哥哥好好处处啊。”

“不好，我哥他有女朋友的，还是我的同事，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我牵线介绍的。”

此话一出，所有的人都囧趴了。曾雨又道：“我哥前不久还替他女朋友买裙子了，我既然先前拒绝了我哥，我现在又去破坏他们，会很无耻。”

“自作孽，不可活啊！”往南续北又趴地上感叹。

“那可不一定，哥哥肯定不是这样想的。你想一下，你替你哥介绍女朋友后，他才跟你表白的。”小鸟乐观地说。

可是他在她拒绝他之后，才去给王一祺买裙子的啊。

这个问题，在接近凌晨时分，突然就被答复了。

曾雨的房门被敲响时，她还混在某论坛看一些乱七八糟的帖子，知道这个时候敲门的，只可能是韩孟语，便把那些网页统统关掉后，才去开门。

可是，门一开，曾雨就被眼前有些狂乱的人吓得呆住了。

他脸上的表情，是喜，还是怒啊？

“一祺不是问题，我给她买裙子，是因为前一天她掉进了泥坑，那条裙子除了作为让她不小心掉泥坑里的赔礼外，也是我拒绝她的赔

礼。”

曾雨倒吸一口气，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这大半夜的，来这么惊悚的一段，唱的是哪出？

曾雨掐了自己大腿一把，证实这不是自己生病生出来的幻觉。

“我当时没有说明，是我生气，我气你对我有太多的顾忌，可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若是顾虑那个问题，现在它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已经跟一祺说清楚了。”

曾雨觉得自己的血液在耳朵鼓膜处呼啸着，若是现在测试她的面部温度，她想定是又达到了昨天发烧时的体温，他的眼光灼灼，盛满了期待，曾雨却愣在当场，不知道要如何回应。

“之前我的行为太过急躁了，所以会吓到你，你躲得远远的也没有关系，我都不为自己的鲁莽懊悔，我可以等你，等多久都可以，但是，前提是我得让你知道我在等你。”

他的这些话，为什么听在她的耳中，明明觉得如雷滚过，却又感觉字字披荆带棘？在震撼到了她的同时，可又确确实实地吓到了她，像是充满诱惑的罂粟，一边吸引着她，一边蛰扎着她。曾雨觉得电视里男女主人公的对白，旁观时往往那么唯美，一旦身临其境，听出来的情意显然不如旁观时来得心倾神往，她常常责怪女主角不知好歹，现下，自己是不是也正不知好歹着？

不行不行，她习惯他是那个温文尔雅的韩孟语，她得冷静，冷静了，才能好好地想想，她总是需要好好想想，才会权衡轻重，才会理清始末。

“我要想想。”两两相望良久的结果，是曾雨如此嚅嗫的回复。

“好！”韩孟语不多说话，转身离开。

曾雨游魂似的回到室内，坐在床上，开始努力地想他的话，其实在他的逼视下，她差一点就点头了，可是最终忍着没点头，就是因为觉得有个地方不对劲。

然后，通了。

她稀里哗啦地敲打键盘，将本来和乐融融的QQ群里炸了个七零八落。

淅淅沥沥：你们谁，加我哥了？出卖我了？

淅淅沥沥：你们谁，加我哥了？出卖我了？

淅淅沥沥：你们谁，加我哥了？出卖我了？

（……）

在一顿狂轰烂炸的同时，她拖动鼠标，一个一个地查阅群友栏，试图查出一些蛛丝马迹，最后鼠标的光标停在了“君问”的头像上，一双击，弹出他的对话框来，原本“君问”的名字，突然就变成了“子于皿上”，这个昵称，她好像在哪里见过。

电光火石间，她想起了，他是之前加过她，却被她拉到黑名单的人，子于皿上，子于皿上，不就是孟孟吗？

曾雨觉得自己风中凌乱了，自己可真笨啊，这脑子长头上，咋就不是用来想问题的呢？

这之后，很多她以前忽略掉的问题，此刻都统统想了起来，往南续北的倒戈，她在群里说过的一些话，她那些担心犹疑，她偶尔的口无遮拦，她们别有心机的截图、她跟他深夜的交谈……

天呐，她不想活了。

她在跟她们聊天时，他看着；

她在跟他聊天时，可能她们在看着……

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将她设计了。

跑到群里，又泄愤地发了一大通话，QQ对话框又出现满屏的刷屏式发言。

淅淅沥沥：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淅淅沥沥：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淅淅沥沥：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淅淅沥沥：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

然后曾雨点了群设置，退群。

做完这些，她就把自己往床上一扔，蒙住头嚎叫不已，太丢脸了，丢脸到她再也不要跟群里的任何一个人联络，包括韩孟语，特别是韩孟语，这个罪魁祸首。

于是，对韩孟语原本已经培养出来的那一点儿好感，在这次露馅事故中，又被曾雨完全摒弃掉，现在别说给他一个结果，就她连看他的眼神，都是怨中带恨。

韩孟语显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周一早上韩孟语十分讨好地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曾雨却极不赏脸，拎了包包就准备饿着肚子去上班，走到玄关处被韩孟语拉住了。

“你病才好呢，别不吃早餐，还要吃药呢。”

曾雨就想折腾折腾他，他让她懊悔了一个晚上，每每忆及她在群里的一言一行，她都想死去活来的，她知道他现在想要什么，她觉得自己正好可以利用他对她的期待，趁机也折磨折磨他，他想要怎样，她偏偏要逆其道而行。

“‘君问’同志你自己一个人吃去吧。”她气鼓鼓地冲他道，他却在闻言后，“扑哧”一笑，笑得眼弯牙白，曾雨突然想起了那晚她问他是不是在等他的妻子的话来，面上腾地火烧了一样红了起来，急急地挣脱了他拉她的手，慌不择路地撞上了门板，也无暇顾及，抚抚疼痛处，拉开门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在单位见到一祺时，曾雨才觉得不对，如果韩孟语是送裙子时说的分手，为什么王一祺会在之后还穿那条裙子呢?

实在是匪夷所思，也不知道韩孟语是怎样跟一祺说的，曾雨就怕他说话太直接，伤害了人家，可是又不好意思去问一祺，甚至曾雨觉得见到一祺都会尴尬，虽然一祺没对她表现出怎样，可是曾雨就是觉得一祺不待见自己了。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6）

上午快十点时，办公室有人喊曾雨，曾雨从一推报表中抬起头来，茫然四顾，小伍大声吆喝道："小雨小雨，你哥找你。"

她哥？

曾雨回过神来，第一反应竟是，马上扭头往一祺的方向看去，便瞧见一祺正引颈张望着。似是感应到她的注视，一祺回视她一眼，复又埋头去写写抄抄。

韩孟语从没有到曾雨单位来过，曾雨不觉得他会来找的是她，她一度以为他是来找一祺的。可是小伍现在喊的是她，即便她现在跟韩孟语怄着气，却总不能让同事们知道笑话吧。

曾雨出了办公室，韩孟语就在走廊上等她，曾雨走近他，狠瞪他一眼，他也不以为意。

"上午耽搁了一会儿，这儿是灌汤饺子，你小心些吃，还有，这个是药，饭后服用，别空腹吃啊，会伤胃。"他紊紊叨叨的像个小老头。

"庭里还有事，我得马上走了，你别因为赌气就不吃啊，不然就得去打针了，我先走了。"

"咦？就走？"曾雨拿着那些东西，愣头愣脑地看他。

韩孟语一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顶，转身离开。

"一祺……"在里面呢。不是找她的？光是来送早餐的？曾雨又想起了一祺引颈张望的期待来，这叫人家，情何以堪啊！

她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三两下将水饺全塞嘴里了，擦好了嘴才回到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就与一祺的眼光对上了，她挠挠头，冲一祺笑笑，一祺没什么表情地低下头去，曾雨似是看到了她沉下眼睑前的眸光中，盛满了失望。

王一祺这里，便成了曾雨的一个外忧。

内患相随而至，曾妈妈和韩爸爸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曾雨回到家见到他们时，还奇怪地问他们说不是还要待上几天才回，怎么突然

就回来了。

曾妈妈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絮絮叨叨地就念上了："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你咋能说不要就不要呢？南北哪里不好了呢？他妈妈还跟我说过，如果你嫁到他们家，就给你们买房子，什么都是他们家包办了，人家多看得起你啊，你咋能一声不吭地就给推了呢？甚至还不跟你妈我说一声，你晓得该怎样做人不？"

曾雨听得很郁闷，坐在沙发上任老妈发泄怒火，一声不吭。

"女孩子不能太挑，你上哪儿去找与你这么登对的人才与家庭啊？太好的人家，咱们家也高攀不上，长得太好的人，就算看上你日后也难免受不了其他的诱惑，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你没见你妈我吃过的亏啊，你还想走我的老路吗？人家南北一点都没做错，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就看不上人家呢？"

说这话时，韩孟语正好回来，在玄关处换鞋的他，疑惑地看着坐在客厅中火药味浓的母女俩，不明所以地静静听着，听了一会儿，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眼光便时不时地飘向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的曾雨。

"介绍的阿姨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一头雾水，明明先前还听媛媛说你们要一起去玩，我还以为相处得很好，突然间你就把人给推了，你说，你这是中了哪门子的邪？你让我怎么答复人家啊？"

曾雨知道韩孟语回来了，妈妈骂人正骂得过火，现下的情形让她越来越郁闷，于是在沙发上抱着膝盖不满地鼓着颊，心里琢磨着这会儿韩孟语是不是在看好戏。

直到曾妈妈的手指戳上了曾雨的脑袋，曾雨才受不了地愤然站起来，在妈妈高一声浅一声的责怪中，扭身上楼，不再待在客厅里任妈妈发泄，任韩孟语参观。

曾雨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再出去，谁敲门也不开，她能听到妈妈在外面，还在叨念，韩爸爸一个劲地在劝谏，她打开电脑上网，不想理会，偏偏妈妈的任何一句话，她又都听了进去。

妈妈说得难听的时候，曾雨突然委屈地就想哭了，她也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这么希望把她嫁了。现在是她嫁人，她不喜欢颜南北，难道因为对方条件与自己匹配，就一定要嫁吗?

晚上吃晚饭时，韩爸爸来叫曾雨出去吃饭，曾雨也不开门，接着便听得曾妈妈又恼火上了，嚷道："她不吃就不吃，少吃一顿，饿不死她。"

曾雨一听，忍不住就哭起来了，坐在椅子上抽抽嗒嗒的，越想越觉得委屈，自己生病了，妈妈都不知道，一回来就骂她，逼她嫁人，她现在又不是嫁不出去了，为什么要这样逼呢?

电话响起时，曾雨正哭得欢，它响了三遍，她才忍住抽噎去接，电话通了后，一听是韩孟语的声音，她莫名地又抽噎上了。

里面是一声叹息，道："先开开门。"

"不……开。"她就是要犟到底。

"我去跟阿姨解释吧，说是我让你推掉的，让她责备我就好了。"他如此说。

曾雨飞快地抹了把哭得一塌糊涂的脸，三步并作两步地开门，韩孟语一手举着电话，一手端着碗饭菜，立在她的房间门口。

她开了门，他闪身跟了进去，曾雨揩着脸，瓮声瓮气地说："不准乱说话。"

他将碗放在桌上，抽了面巾纸给她，安慰道："阿姨是生气，怪你没有早些告诉她，让她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件事，过一会儿就会消气的。"

"她才不是，她一点也不为我着想，就想着把我嫁了，她就省事了，而不管我是嫁给什么样的人。"

"行行行，怎样想都行，先洗把脸，把饭吃了，吃了饭好吃药。"

曾雨脑袋一偏，犟道："不吃。"

忽见韩孟语嘴角含笑，曾雨又愤愤道："你就看戏吧，你就得意吧，我就不吃。"

“我没有看戏，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他止不住地将笑容扩大。

很好？不吃饭很好？冲他发脾气很好？曾雨觉得自己又浆糊了。

“啥好了？”曾雨抽抽鼻子，抱怨地盯着他。

“你在我面前，这个样子，很好。”他说这话时，难得地，眼神突然开始躲闪。曾雨低着头想了一会儿，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然后再看向他时，似是看见了他面上有抹红晕，天哪，他居然在不好意思。

郁闷之气突然就少了很多，要不是刚刚还委屈大哭过，曾雨这会儿肯定要笑笑他。他昨天晚上跑来跟她说那些话的时候，他怎么不害羞，今天说句这么隐晦的话，居然就害羞了。

天哪，韩法官害羞啊！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呃，他不会是以为刚刚她在他面前撒娇吧？！

曾雨马上收住差点破涕的笑来，脸腾地红了。她刚刚那是，在撒娇？！

曾雨慌忙端了饭，扒了几口，一边胡乱地说：“你先出去吧，我先吃饭。”

韩孟语顿了顿，才举步离开她的房间，到了门口又转回头说：“别忘了吃药。”

韩家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都有些低气压，曾雨跟自己妈妈怄气，两人谁也不搭理谁，韩爸爸尽量哄两人开心，可是气氛却一直僵持，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韩孟语，他常常在曾雨不经意望向他时，笑得轻快。

曾媛从曾妈妈那里得知曾雨这么快就与颜南北分手了，马上打了电话给曾雨，追问原因。

“他很好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喜欢啊，他说的话都没错，可是我就是一会儿觉得这句话说得不恰当，一会觉得那句话没有顾及到距离感，跟他在一起时，我希望他坐那个离我最远的位置，他

要是不小心碰到我，我会觉得他是故意的，觉得他那个人很坏心眼，很不喜欢。”曾雨如此跟妹妹说了一大通。

“姐！”曾媛最后作总结性的陈词，道：“如果你不是同性恋，那么就是有了喜欢的人了。”

曾雨一噎，她对那些情情爱爱的道理不是很明白，可是显然曾媛非常懂这一套，竟能一语中的。然而，曾媛接下来的提问，曾雨便招架不住了，曾媛问：“你喜欢的是谁？”

她怎么能说她喜欢的是谁呢？

她宁愿告诉曾媛她是同性恋，也不能告诉她自己喜欢的是谁啊！

“我没有喜欢谁。”曾雨飞快回答。

“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告诉我没有关系，我会知道的。我正在收拾东西，明天去你那儿。”曾媛如是说。

从这句话起，曾雨开始进入了全副备战状态。傍晚时分，她偷偷跟在出去丢垃圾的韩孟语后面，企图找个机会，对他叮嘱一番。走到某个转角处，韩孟语突然转身，曾雨被他的转身吓得一顿，在脑海中斟酌良久的话，被打乱了个七零八落。

“有话要跟我说？”他出门不久就发现她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了，转过身看到她傻乎乎的模样，止不住地就浮上笑来，心情飞扬，眉梢眼角愈显英气，他期待着她会跟他说些什么。

曾雨重新组织了一下说辞，才道：“明天我妹妹要来住上一段时间，你……”挠挠头，又道，“不能让她发现了。”

他缓缓地收起笑来，眼眸中的亮光转为深沉，质问道：“你这是变相地告诉我，我们之间现在确立了一种隐秘、不可告人的情侣关系吗？”

曾雨觉得自己差点就要上去直接捂他的唇了，情侣关系？这要是被哪个隔壁邻舍听去了，多要命啊！

“反正不能让我妹妹知道，也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等我妹妹离开后，我才明确地答复你。”曾雨恶狠狠地警

告，不去理会韩孟语绷得僵硬的面孔，头也不回地跑了回去。

曾媛来，一方面是作调解工作的，另一方面，就是跟曾妈妈沆瀣一气，来查曾雨的底的。曾妈妈还在生曾雨的气，曾媛一来，就明显对曾媛好得不得了，把厚此薄彼的姿态摆得十分的明显。

第四章 蓦然回顾，情感乍现（7）

曾雨对自己妈妈的性格了解得很，顾不上去计较她的心思，反而时不时注意着韩孟语的一举一动，衡量他的行为是否超过了一般兄妹的标准，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进行斩杀扑灭，她甚至在心里抱怨韩孟语看她的次数多了，晚餐时坐的位置离得她近了，甚至……

他在餐桌下，脱了拖鞋，一只脚踩上了她的脚背……

当时，妈妈跟曾媛正谈得热络，韩爸爸也热情地替曾媛布菜，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曾雨憋红了的脸，曾雨一动也不敢动，将头差点就埋进碗里了，趁其他人不注意，扭头去瞪韩孟语，那家伙慢条斯理地进食着，任谁也看不出他居然……居然如此的恶劣！

好在其他人都知道曾雨在跟妈妈冷战，所以对她一言不发的态度，也不觉得怪异，只有曾雨担心死了，她企图抽出脚来，他却压得死死的，她不敢有大幅度的动作，生怕就被其他人发现了，几次暗暗使劲未得逞后，只好忍受了下来。

曾媛说了句什么，然后扭头问曾雨，道："是吧？姐！"

曾雨掩饰慌乱地猛点头，"嗯嗯嗯！"

然后就听曾媛对曾妈妈说："你看吧，姐早就知道自己错了，只是不好意思跟你道歉而已，你还生什么气？！"

曾雨一愣，刚曾媛说什么了？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她在低头认错了？

脚背上的力量施加，踩得曾雨眉头都拧了起来，她小心地转过头去看韩孟语，便瞧见了他淡淡的笑意，不由得恶从心生，另一只脚也学他脱掉拖鞋，夹上韩孟语踩他的那只脚，用脚狠拧了一把。

曾妈妈虽然脸色未霁，却也未再多说什么，瞟了一眼曾雨，把最后一只鸡腿挟到她碗里，仍旧冷着脸道："生了病也不知道多吃点。"

曾雨看着碗里的鸡腿，突然眼眶一涩，差点就要落下泪来，于是低下头来，又猛扒了几口饭。感觉到脚背上一松，然后还被轻轻地抚

了几下，压她脚上的那只脚，终于移开了。

曾媛在韩家待了两天，都没有发现什么猫腻来，曾雨上网，她看着，有短信来，她精灵着，电话一响，她就绕在曾雨身边想要探听是男是女，最终她只发现，什么猫腻也没有。

于是她跟曾妈妈如此汇报道："老姐肯定是在暗恋！"

"暗恋？"曾妈妈就不解了，这要是暗恋，那就难办了，不知道对方是谁，无从了解，也没办法撮合，这姑娘家的青春拖上一拖，很快就变成老姑娘的。

曾媛接受了老娘继续试探的任务，天天跟曾雨腻在一块儿，贴身地毯式地搜寻着蛛丝马迹。

对曾雨的"暗恋对象"还未查出个所以然来，曾媛在韩家就捅了一个大问题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曾媛觉得曾雨的暗恋对象若不是大学同学，就应当是在现在的同事，通过她的观察，是大学同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曾雨仅跟大学时期的几个要好的女同学有联系，她们的聊天，曾媛是看到的，毫无破绽。所以，曾媛坚信，那个神秘人物在曾雨的单位。

那天，她揣着她的小心机，死磨硬泡地跟着曾雨去了曾雨单位，美其名曰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可一进曾雨单位，一双眼睛就盯着每一个年轻的异性不放。

小伍打趣地跟曾雨说："你妹妹可比你强多了，对我们这些男士，多上心呐！"

曾雨闻言头就疼了，招呼了自己妹妹过去，让她安生地坐一边看书看报，可她看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拉了小七跟莱宝她们就唠上了，曾雨不用听也知道，她肯定在打探谁是自己的"可疑人物"。

于是，爆料的引线被曾雨自己导了出来。

曾媛兴致冲冲地问自己姐姐，问那个王一祺小姐是不是韩大哥的女朋友，她打算去跟人家热乎热乎。

曾雨生怕曾媛真的去跟王一祺说些冒失的话，现在韩孟语是王一祺的禁忌话题，自她摆桌上的那缸鱼消失后，小七和莱宝也只敢私底下议论，谁都不敢当面向一祺询问，生怕冒犯了一祺的骄傲。所以，曾雨悄悄地告诉了曾媛，韩孟语跟王一祺分手的事。

于是，中午回家吃饭时，韩家又炸锅了。

曾妈妈不便像骂曾雨一样去说韩孟语，却是惊诧莫名地追问韩孟语原因。

韩孟语一本正经地道："一祺各方面都很出色，家世背景也很好，条件十分的优越，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她。"

"这，好还要放弃？"曾妈妈恨不得他能找到最好的那一个。

"嗯，一祺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倍受宠爱，虽然性格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我要娶的最好是懂得并且愿意做一些家务的女人，否则日后阿姨跟爸爸会过得很辛苦，我不希望那样。"

曾雨看自己妈妈一脸感动的模样，突然就对韩孟语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自己为了那事，让妈妈骂了一下午，还冷战了那么久，他三言两语，就让曾妈妈觉得他简直就是贴心小棉袄，难道这就是她与他体现在智慧上的差距？

曾媛也觉得韩孟语是个人才，当她私底下如此跟曾雨评价韩孟语时，曾雨的心突突地就多跳了几拍。

"我以前看到他就怕，现在突然觉得他其实并不可怕，相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连王一祺那样的，他都不要，你说，他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啊？"

曾雨胡乱地应道："应该是挺高的吧！"

"这样的男人，肯定会大男子主义，觉得自己太优秀了，少有女人能配上自己，就算有很好的女人跟他结婚，婚后也是他当家作主，要求老婆在家里养老人，带小孩，包揽一切家务，还要伺候他，啧啧，做他的老婆，肯定辛苦！"

曾雨歪着头，思考着曾媛的那一番话。

会么？韩孟语会是那样的一个人？她开始想象自己被他奴役的模样来，于是一阵恶寒。

“姐啊，我觉得嫁人还是不要嫁韩孟语这样的人，要是颜南北跟韩孟语摆在一块让我选，尽管我没见过颜南北，尽管老娘说颜南北长得普通，可是我一定会选颜南北！”曾媛如此信誓旦旦，曾雨突然就觉得背脊发紧，这曾媛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发现了什么？

曾媛向来特别机灵，保不准她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是试探她的，曾雨担心极了，曾媛的一番话让曾雨在她面前如坐针毡，生怕自己答得让她起疑，又怕自己表情过于夸张让她看出猫腻，就附和道：“韩孟语和颜南北比较起来，当然是颜南北这类型的适合做老公，韩孟语那样的肯定很多女人惦记，要轮也轮不到我们这样的去挑他。”要是没有韩孟语在那里干扰，曾雨觉得自己指不定真的就跟颜南北发展下去了，颜南北那样的男人，看着比韩孟语要踏实得多啊。

“曾媛。”背后带些冷意的叫唤让曾雨不自觉地就缩了一下脖子，他什么时候在她的身后的？曾雨看曾媛掩着嘴偷笑不已，无声地做个“死丫头”的口型，悻悻地不敢回头去望来人。

“曾叔叔来电话，说你们学校寄通知单来了。”

曾媛闻言脸就黑了，再也不复刚刚的好心情，哭丧着脸道：“这个时候给我寄通知，不是挂科了吧？”

曾雨白她一眼，道：“让你不好好学！看到时候能不能毕业。”

“不行不行，我得收拾东西，姐你别跟妈说啊，韩大哥也别跟我妈说啊，我得先逃了。”一边说着，曾媛就一边收拾东西，准备落跑，她回去老爸顶多说上一两句，可是要是被老妈知道了，她这个暑假就会被禁足了，她得在老妈知道前，先逃回家去。

曾雨揪着韩孟语问：“我妹妹真的来通知书了？”

韩孟语淡淡地瞄了眼她扯着自己袖子的手，点点头，道：“来通知书了，她到这里的第二天，曾叔叔就打电话来说她的通知书来了。”

只是他懂得要在适当的时机，才予以通知罢了。

对于曾媛的离开，曾雨前所未有地感觉到松了一口气，她也不想假惺惺地多作挽留，省得真留下了，继续被监督，可是曾媛一离开，曾雨又愁了，她跟某人说过，等她妹妹离开，就给他答复，但是，她还是没有想好啊！

未及韩孟语逼她，韩家就因为一件事，打乱了所有人的阵脚。韩孟语的大伯，过世了。